

我是猫，还没有名字呢！

我在哪里出生的，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只记得那是个又黑又潮湿的地方，很不舒服。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叫做人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书生，他们穷凶极恶，听说这些书生常常捉住我们，煮着吃。

有一天，那个书生逮住我，霍得一下就把我举起来了，吓得我心跳个不停。不过，我慢慢地在书生的手掌里定下心来，怀着好奇的心情，朝他的脸望了一眼。真是可笑，那张脸比我们猫脸丑陋多了，光溜溜的，简直像个开水壶，而且脸的中央地带凸得老高，那里的两个窟窿还不时地喷出烟雾。呛得我实在难受！

我在书生的手掌上很惬意地坐了一会儿。但好景不长，只听见“咚”的一声，当时我眼睛直冒火星，立刻昏厥过去。

醒来一看，原来我已被狠心的书生从家里的稻草上扔到竹林里来了。看不见妈妈，看不见我的许多兄弟，我成了一只野猫。

竹林里静得可怕，我饿极了，于是我拚命朝外爬呀爬。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才好不容易爬出了竹林，只见四周空无一人，看来那个书生是不会来接我了。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暗下决心：管它呢！就朝着有食物的地方走吧。

当我忍着苦痛爬到一个竹篱旁边时，瞧见竹篱上有个破洞，就从洞里窜进了一家院子。机遇真是个难以置信的东西，要没有这个破洞，恐怕我早已饿死在路旁了。院子我倒是溜进来了，以后该怎么办呢，我还是没有把握。这时，天已黑了，还下起了雨，我又饥又寒。事不宜迟，我只好抖擞起精神，壮胆闯进了一座房子。

我在房子里最先碰到的是阿三。她比先前那个书生还要粗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多，刚一看见我，她就立刻抓住我的颈根，把我扔出门外。没过一会儿，禁受不住饥饿和寒冷的煎熬，又偷偷溜进厨房里，很快又被阿三扔了出来。这样，爬进扔出总有四五次，我真恨透了阿三。终于，这家的主人从书房走出来了，他用手捻着鼻下的黑毛，朝我看了看，大概觉得并不比阿三的脸更讨厌，便随口说了一句：把它放在家里吧。说完就又回书房去了。

总算在这家住下来了。这一天的经历可真够惊心动魄的。

我觉得我的主人似乎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他很少和我见面，据说是个教师。一从学校回来，他就钻进书房，轻易不出来，好像非常用功。其实，他很爱睡懒觉，口水还常常流到摊在面前的书本上，书每次读上两三页人就呼呼大睡了。他还患有严重的胃病，皮肤是淡淡的黄色，看上去精神不振，有气无力似的。可是，他的饭量却不小。每次大吃一顿之后，就喝胃药；然后摊开书；照例读上几页就睡着了，口水流在书上。这就是他每天晚上的日程。我觉得这样当老师真是再舒服不过了，可按照主人的看法，好像世界上最辛苦的都是教师。每当朋友们来访，他总是乱七八糟地发一顿牢骚，为教师鸣不平。

我在这家生活，最初并不满意。主人对我倒不坏，有时还允许我同他亲近一番，尤其当他白天睡懒觉的时候，我一定爬到他的背脊上。主人的两个女儿可不这样，她们一个五岁，一个三岁，都喜欢大惊小怪的，我经常为了跟她们挤在一起睡觉而遭到主人的打骂。

和人类住在一起，时间越长，观察得越仔细，我就越是觉得他们是任性放肆的。尤其主人的两个女儿，她们总是变着法儿拿我开心，有一次甚至把我硬塞进了炉灶里。女主人也不例外，前几天，我只在垫席上轻轻磨了几下爪子，她就大发雷霆，从此不准我进客厅。后来我也认识了我们的猫族的几个成员，几次下来，觉得我们猫类比人类要通情达理得多。

我 是 猫

谈到任性，我的主人就有因为任性而失败的事情。原来这位主人什么都爱搞它一手，但由于他没什么过人的本领，干什么都半途而废了。他时而写些俳句，或者胡乱拼凑一两首新诗；时而又写写错误百出的英文；有时学唱歌；有时甚至操起小提琴吱、吱、吱地拉起来。但他这些没有一行做得像样。有意思的是，他最喜欢在厕所里唱歌，于是邻居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厕所先生”。可他毫不在意，照样我行我素，在那里“我乃平宗盛是也”唱个没完，简直让人笑痛肚皮。

我住进这家已经一个月左右。突然有一天，我的主人心血来潮，用刚发的薪水买了一大包东西，匆匆跑回家。我正猜想买了些什么，一看，原来是画水彩画的用具，什么毛笔啦、瓦特曼纸啦等等。看主人的劲头，他不想再作诗和俳句，而改为画画了。果然不错，从第二天起，他连懒觉都不睡，每天都在书房里一心一意地画他的画。

就这样过了几天，主人家来了一位研究美学的朋友，两人是老相识，一见面就聊开了。

“画来画去，总画不好。”主人难为情地说。

“对呀，万事开头难。画画是不能靠在室内闭门造车就能画好的。意大利的画家安得莱·德尔·沙尔特曾经说过：画画要画自然。自然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巨画，想画画，就出门去写生吧，你看怎么样？”主人的朋友戴着金边眼镜，果然出口不凡。

“嘿，我怎么就不知道呢！的的确确是很有道理，实在是很有道理。”主人对他的朋友感激不已。再一看那位金边眼镜先生，似乎有一丝嘲笑的意味。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走廊边上睡懒觉。这时主人破例走出了书房，在我背后凝神静气地不知干什么，最后还是把我吵醒了，我眯着眼一看，原来他在聚精会神地学安得莱·德尔·沙尔特呢。看到主人这副模样，我实在忍不住笑了。他上了朋友的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正拿我做模特儿，在那里写生什么的。

坦白地讲，我并不是一只漂亮得体的猫。不过，主人画的猫比我的长相可还要糟糕，涂的颜色也说不清是哪一种，反正不是我身上毛的色彩。本来我想尽量呆着不动，以免打扰主人的兴趣，可我已经睡够了，小便也胀得慌，就情不自禁地把两只脚向前长长地一伸，真是对不起，还“呵呵”地打了一个大哈欠。我想这下可闯了大祸，破坏了主人的好兴致，索性到里面去解了小便再说吧。我刚一爬起来，主人因为又失望又愤怒，朝我大吼一声：“混蛋！”

我的主人一开口骂人就准是混蛋，真是没办法。这次我为他当了那么久的模特儿，仅仅为了小便就破口大骂，真是岂有此理！可见，人类放肆任性到了什么地步。不但如此，我还听说过人类有更为可悲的缺点。

我家屋后，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茶树园。白天，我常常到这儿晒晒太阳。有时心情郁闷，我就来这儿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晚秋的一天，风和日暖，天气明丽。已是下午两点左右，我吃完午饭，就向茶树园走来，到了西侧的篱笆旁边，只见菊花已枯黄，倒在地上，枯菊上沉沉地睡着一只大猫。那是一只纯黑的猫。刚刚偏西的太阳把透明的光线射在它的身上，它那亮闪闪的柔毛之中，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火焰。它体格魁梧，比我要整整大一倍，活像个大猫王。我怀着敬仰之心，伫立在它面前。大王猛然睁开它那比琥珀还要美的眼睛，咄咄逼人地盯着我，说了一声：“你是啥呀？”口气很粗俗。“我是猫，名字还没有呢。”我战战兢兢地回答。“啥，猫？你这也算猫。你住哪儿呀？”大王说起话来真是旁若无人。“我就住在这个教师家里。”我说。“难怪，看你瘦成什么德行了。”毕竟是大王，好大的口气。

“那，那，你又是谁呀？”我忍不住也问了它一句。

“老子是车夫家的老黑嘛！”大王傲慢地回答。车夫家的老黑

是附近无人不知的恶猫。因为生在车夫家里，所以仅仅是长得比较强壮，却毫无教养，因此谁也不和它交往。

“车夫和教师哪一个好？”为了试试它无知的程度，我问。

“当然是车夫强啦！你没看见你家的主人吗？简直是皮包骨头。”老黑蛮横地说。

“可我家主人的房子好像比车夫家的宽敞。”我反击它一句。

“笨蛋！房子大，能当东西吃吗？”老黑一副生气的样子，说完气势汹汹地走了。

从这天起，我和车夫家的老黑就成了知己。

一天，我和老黑像往常一样躺在暖和的茶树园里闲谈。突然，它用它一惯的嚣张口气问我：“到现在为止，你捉过几只老鼠？”说到知识和智慧，我自认为要比老黑发达得多，可体力和勇气我就差远了。

“老实说，我老是要捉要捉的，可我还没动过手呢。”我难为情地说，随后又柔顺地问道，“老兄是前辈，大概捉过不少吧？”

“算不了什么，大约也有三四十只吧。”老黑得意地回答，“一两百只老鼠咱自个儿都对付得了，可黄鼠狼那家伙就不好办了。”

“哦，是吗？”我顺着它说。

“有一次，我遇到一只黄鼠狼。我心想，不就比老鼠大那么点儿吗，只要我一使劲，非把这王八羔子追到阴沟里去不可。”老黑转动着大眼睛说。

“干得好呀！”我喝了一声彩。

“谁知道这家伙不怀好意，放了个马后屁，臭呀，臭死人了！从那以后，我一看到这家伙就想吐。”老黑眉头一皱，接着又叹了一口气，说：“想一想也真没意思。再拚命捉老鼠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拚死拚活捉的老鼠，还不是让主人抢去卖钱了。嘿，人呀，就是体面的强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来连这个没有学问的老黑也有自己的一套道理。

车夫家的老黑后来成了跛子，它那闪闪发亮的也逐渐黯淡了。尤其是，它精神萎靡不振了，体格也在恶化，比琥珀还美的眼睛布满了眼屎。当我最后一次在茶树园碰见它时，我问它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它无可奈何地说：“让黄鼠狼的屁和鱼贩子的扁担给整垮了。”

我有些伤心，打定主意不再去想捉老鼠了，也不想去猎取别的好食物吃。我整天睡大头觉。后来，住在教师家里，就连猫儿也染上了教师的坏习惯。

谈到教师，我又想起了我的主人。最近，他大概也明白自己在水彩画上不会有什么前途了。这在十二月四日的日记里可以察觉到，他是这样写的：

昨夜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都认为画得不成样子的东西，已经扔在一边的水彩画，却有人给它配上一个漂亮的画框挂在格板上。看上去，突然间觉得还很不错，非常高兴！当我正独自欣赏那幅画时，天却亮了。一梦醒来，朝阳正在升起，阳光照在画面上，那幅画又明明白白地显得难看了，简直拙劣不堪。

看来，我的主人也承认自己没有画画的本事。

就在主人梦见水彩画的第二天，那位戴金边眼镜的美学家又来拜访了。他一坐下来就直截了当地问主人：“画得怎样啦？”

“我按照你的建议，我把力气都花在写生上咧。果然，过去从未注意到的物的形体啦，颜色的细微变化啦等等，好像都十分明确了。安得莱·德尔·沙尔特真伟大！”主人若无其事地回答，只字不提他那难看的画。

“说实话，老兄，那是我随口胡扯的。”美学家笑着说。

“什么是胡扯的？”主人痴痴地问。

“就是那位安得莱·德尔·沙尔特呗！这个人信口拈来的。”

没想到你这么老老实实就相信了，哈哈……”金边眼镜露出得意的神情。

我的主人像是胃病复犯似的，哑然失色地呆坐在那里，抽他经常抽的那种“日出”牌香烟。这时，美学家又一本正经地说：“胡扯归胡扯，不过，画画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达·芬奇曾经叫他的学生画教堂墙壁上的污迹。假如你在厕所里专心观察被雨渗透的墙壁，就会发现那些雨迹确实有非常巧妙的图案。老兄，你不妨去写生试试，一定有收获。”

“你又在骗人吧。”主人小心翼翼地说。

“这次说的可是真话。达·芬奇说得还不精辟吗？”美学家盛气凌人地回答。

“精辟倒是精辟。”主人用投降的口气说。不过，他好像并没有到厕所里去写生。

秋天即将过去，黄松树的叶片已经呈现红色，红白山茶花一瓣一瓣地飘落，最后完全凋谢了。我在这家一晃呆了将近半年。

主人每天上学校，回家后还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人来访时，还是大叫当教师难，当教师当腻了。他已很少画水彩画。胃药说是无效，也就不吃了。两个小女孩倒不错，天天上幼儿园，回家来就唱歌，踢皮球，有时抓起我的尾巴把我倒提起来玩。

因为没好东西吃，我并没有长肥长胖，不过，也没有什么病，没有像老黑那样变成跛脚。老鼠是打定主意不去捉了。我还是没有名字，没名字就没名字吧，这教师的家我还是要一直呆下去的。

二

新年以来，我的生活多少起了一些变化。

元旦一大早，主人就收到一张明信片，这是他的一位画家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友寄来的贺年卡。画片上面涂的是红色，下面涂的是绿色，正中间是一个蹲着的动物，是用水彩笔画的。主人坐在书房里，我躺在他的膝盖上睡觉，见他把这张画片一会儿横过来看，一会儿竖起来看，嘴里还不停地夸奖其色彩之好。这样欣赏了好一会儿，主人小声地自言自语道：“到底画的是什么呀！”看样子，主人虽然很欣赏这张明信片的色彩，但是认不出上面画的是什么动物。

这张画片真得这么难认吗？我心里想，慢慢地睁开眼睛，从容不迫地一瞧，原来画的正是我的肖像，画得真是太像了。到底是个画家，我的主人根本比不上，他连画的是只猫都没看出来。我不能不觉得，人这个东西也太可怜了。我的肖像明明放在主人的眼前，他不但没有认出来，还说什么：“今年是我们日本跟俄国人打仗的第二年，大概画的是一只北极熊吧。”

这时，女仆阿三又送来了第二张明信片。画片上印着四五只洋猫，站成一排，有的拿着钢笔，有的在看书，其中还有一只跳猫步舞。画片上端有“我是猫”三个字，是用毛笔写的，右边还写着一首十七字诗：“念着书儿跳着舞，猫儿生活在可爱的春天。”这张画片是主人过去的一位学生寄来的，任何人看了都能立刻明白它的意思，可我的主人太迟钝了，他歪着头，呆头呆脑地嘟哝说：“那么，今年是猫年吗？”

我已经这样出名了，看样子我的主人还一点都不知道哩。接着女仆又拿来第三张贺年卡，这一次不是画片，上面写着“恭贺新年”四个大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写道：“烦您代为问候尊猫健康。”主人再笨，这次终于还是明白过来，嘴里“唔”了一声，用稍微有些尊敬的目光，看了看我的脸。从来不受社会注目的主人，忽然得到了这么多的问候，这都是因为有我这只猫的缘故，他当然应当对我表示点敬意了。

正当这时，门铃叮铃叮铃地响了起来，女仆回报说是寒月先生来了。这位寒月先生是主人以前的学生，现在已经毕业，在社

会上打拼，比主人出色得多了。每次来访，他总不外乎谈起他在恋爱了，又好像并没有人爱他；谈起人生很有味道，又好像很没趣，人生好像很阴森可怕，又好像很值得留恋等等一大套，然后尽兴而归。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特地找我的主人这样萎靡不振的人，大谈特谈呢。

“好长时间没有您的消息了。从去年年底以来，老是忙得厉害。”寒月先生假装谦恭地说。

“你的牙齿怎么了？”主人看寒月先生缺了一颗门牙，马上问道。

“吃蘑菇吃的。”

“吃了什么？”

“吃了点蘑菇。我正要用门牙咬蘑菇伞的时候，牙齿就吧得掉下来了。”

“这种事写进诗里倒还可以，谈恋爱可就不行啦。”主人说，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脑袋，“最近还干了些什么事呢？”

“前天晚上又开了一个合奏会呢。”寒月先生兴致勃勃地答道。

“在哪儿开的？”

“这就不必问啦。有三把小提琴演奏，两个是女的，我夹在中间，还有钢琴伴奏。”

主人一幅艳羡的表情。寒月先生津津有味地夹起一块鱼糕点心，用门牙咬了一半，又很冷淡地对主人说：“那两位女的，都是人家的小姐呢，你不认识。”

“原来——”主人拉长了语调，欲言又止。

“天气真好，要有空，一道出去散散步吧！”寒月先生觉得话说得差不多了，于是怂恿主人说。

主人想了好一阵，才像坚定了决心，说：“那就出去走走吧。”说完，就站起身来。他仍旧穿着那件染有他们家族徽记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青布大褂，再加上一件旧棉袍，据说这都是他哥哥留下的遗物，已经穿过二十多年了。

他们两人刚一出门，我就毫不客气地把寒月先生吃剩的鱼糕吞下了肚。近来，我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猫了，车夫家的老黑之类早已不在我眼里了。难道偷吃一点鱼糕，还会有人说三道四吗？！况且，偷东西吃，这种习惯并不只我们猫族有，人也有呢。阿三就常常趁女主人不在家偷点心吃，就连女主人常夸口受着良好教育的两个小女孩有时也这么干。

主人同寒月先生出去，不知去哪儿散步了，很晚才回家，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才起床吃早点。我照例蹲在饭桶上看，发现主人在不声不响地吃着煮年糕，一连吃了六七块，直到碗里只剩一块时，才放下筷子。女主人从壁橱里取出胃药，放在桌子上。

“这药没用，不吃了。”主人一见，没好气地说。

“前些日子，你不是说这药很好很好，每天都吃的吗？你也真没有恒心。”女主人温顺地责怪了一句。

“不管怎样，不喝就是不喝。女人家懂什么，不要多嘴多舌的！”主人说完，气呼呼地钻进了书房。

女主人和站在一边的阿三互相看了一眼，嘻嘻笑了起来。我虽然是猫，却什么都吃，住在教师家里，要是挑嘴就得饿肚皮了。现在，我也想尝尝年糕的滋味，倒不是说我想一饱口福，而是想什么都吃吃尝尝味道。前不久，我还嚼过两块腌萝卜呢。

我走近厨房，看到主人早晨吃剩的那块年糕，牢牢粘在碗底上，样子有点可怕，可看上去似乎很好吃。凑近闻了一闻，果然香味还很浓。我一边朝四周张望，一边心里盘算着吃还是不吃。阿三在院子里打板球，孩子们在后边屋子里唱着“兔先生，你说什么呀？”要吃，就要现在吃。犹豫了好一会儿，看还没有人进厨房，我终于经不起年糕的诱惑，使劲地咬开了。真糟糕，年糕死死地粘住了我的牙齿，像拔牙一样疼痛。我使出各种招术想把

牙齿从年糕上拔下来，但都没有奏效，急得我绕着年糕团团乱转。心想，要是这当儿有人进来，那就更糟了。我急着要把我的牙齿和年糕分开，在厨房里乱跑起来，噼啪地乱响。终于被孩子们发现了。

“哎呀，猫儿在吃年糕，还跳舞呢！”她们大声喊着，吓得我浑身哆嗦。

第一个听到喊声的是阿三。她从侧门窜了进来，嘴里咿咿呀呀地乱叫着。接着女主人穿着染上了家徽的绸衣走过来，嚷道：“这猫真该死！”就连主人也从书房跑出来了，破口大骂：“混帐的东西！”真要命，我虽然怒火中烧，却有一肚子委屈，却还不能不乱跳。这时，孩子们嘴里直喊好玩好玩，那个五岁的女孩还说：“妈妈，这猫真淘气！”这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今天，我对缺乏同情心的人类，感到更加憎恨了。

遭到这样的挫折，呆在家里真没意思。我走出门，来到新路二弦琴师家，想找新认识的三毛姐玩玩，散散心。只见三毛姐端坐在走廊上，颈上戴着一副崭新的项圈，项圈上还系着铃儿。她的背脊圆圆的，真美呵！我心神不定地望了她好一会，才招着前腿，低声喊道：“三毛姐，三毛姐！”

三毛姐跳下走廊，说：“哎呀，先生来了！”我还没有名字，只有三毛姐为了尊敬我，才先生先生地叫我。

“哦，恭喜恭喜。你打扮得真漂亮呀！”我听到先生这个称呼，高兴得连声向她道新年好。

“去年年底琴师给我买的。”说着，她还铿锵铿锵地摇响铃儿给我听。

“看起来，琴师先生是真心喜欢你呀！”我想了一下自己的心事，不觉有些伤心。

“可不是吗，简直把我当她的孩子看待。”三毛姐天真地回答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家主人，就是那个琴师先生，她以前一定很高贵吧！”我羡慕地问。

“是呀。她自己也常常讲，她出身在一个高贵人家。”三毛姐认真地说。

“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呢？”

“听说她是天璋王爷的秘书官的妹妹的丈夫的母亲的外甥的女儿呢。”

“真把我说糊涂了，能再说一遍吗？”

“就是天璋王爷的秘书官的妹妹的丈夫的母亲的外甥的女儿呀！”

我仍然不明白，可还是礼貌地点了点头，说：“总算明白啦！”

不过，说起来真奇怪，只要跟三毛姐说上这么几句话，我的心情就奇迹般地变得舒畅起来，而且把吃年糕留下的不愉快地记忆都消失了。

由于近来我跟车夫家的老黑吵了一架，我再也不想同它打交道。看见它，我就躲得远远的。这样，离开三毛姐之后，我并没有去找老黑玩儿，就直接回家了。

刚到家，就听见客厅里一反过去的沉闷，喜气洋洋的，连主人的笑声也很爽朗。我从开着门的走廊跳了上去，走到客厅里一看，原来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这位年轻的客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看模样是个青年学生。主人的手炉旁放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兹介绍越智东风君拜访，望接见！”下署“水岛寒月”这个名字。这位来客，看来是寒月先生的朋友了。我是中途回来的，不知道主客二人刚才都说了些什么，似乎是关于那位爱捉弄人的美学家迷亭先生的事。

“嗯，他对我说，咱们吃点什么特别的东西吧……”东风先生不慌不忙地说。

“到底吃了什么呢？”主人打断客人的话，急切地问他。

“迷亭先生和我先看菜单子，把每种菜都评论了一番。后来他歪着头，朝饭馆侍者说：‘怎么没有新鲜菜呀？’饭馆侍者不服气似的问：‘烤鸭，牛排，合适吗？’迷亭先生说我们到西餐馆来，可不是来吃这种陈调菜的。那个侍者根本听不懂‘陈调’是什么意思，只是呆立一旁。”东风先生一副神秘的样子说。

“可不是吗，那种人怎么会懂呢？！”主人随声附和道。

“后来迷亭先生冲着我说，你要到法国或英国去过，保准能吃上肉蛆汤、青蛙汤之类。说得活灵活现的。”东风先生继续说。

“可他好像没有去过法国、英国呀。”主人不客气地说。

“哎呀，听他那副口气，真像是去过。”客人望着白瓷瓶里的水仙花，似乎有些遗憾。

“那末，他所说的好玩的花样，就这些了？”主人想问个明白。

“哪里的话，正文还在下面呢，这只不过开了个头。”客人回答，“后来迷亭先生说了：‘肉蛆汤和煮青蛙之类，恐怕想吃也吃不着了，咱们凑合一点，就吃薯铃马肉牛好不好？’我没有多想，就随口答了一句：‘也可以。’”

“嘿，薯铃马肉牛这个名字倒有些稀奇。”主人含含糊糊地说，“后来又怎么样了？”

“后来他吩咐那个侍者就来两份薯铃马肉牛吧。侍者问是不是炸牛肉马铃薯呢？迷亭先生马上严肃起来，纠正道：‘是薯铃马肉牛！’”东风先生笑着说。

“那个侍者什么反应？”主人又发问。

“想起来真是滑稽。侍者思索了一番，然后说道：‘实在对不起，碰巧今天薯铃马肉牛做不出来，要是炸牛肉马铃薯饼，可以立刻做出两份。’迷亭先生叫侍者去与厨师商量一下，等一会儿吃也行，反正是正月，时间有得是。过了不久，那个侍者又回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碰巧最近做薯铃马肉牛的材料缺货，到龟屋和横滨十五号两家铺子去买，也没有买到。两位改天再来吧。’迷亭先生一听，马上叹口气说：‘真是糟糕，真是糟糕透了。’”东风先生说得有声有色。

“对，对！”主人造成道。

“接着迷亭先生追问了一句：‘材料大概是日本派的俳人吧？’侍者连忙回答：‘不错，不错，就是那个材料。所以目前到横滨去买都买不到手，实在对不起。’”客人继续说道。

“呵哈哈，太有趣了，太有趣了！”主人赞不绝口，快活得大笑起来。

这件趣事总算谈完了。东风先生把冷茶一饮而尽，换了一副脸色说：“今天来拜访，实在是因为有事相求。”

“有何贵干呢？”主人也不甘示弱地一本正经地答道。

“先生也知道，我一直爱好文学艺术。前些日子，组织了一个朗诵会，计划每月开一次会，打算先朗诵古人的作品，以后再诵读自己的作品。去年年底已经举行过第一次集会了，读的是近松的一出情死剧。”东风先生态度诚恳地对主人说，“从第二次起，我们想大范围地搞一下。今天专门来访，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希望先生也加入本会，多多给予指导。”

主人想推托，这时，东风先生却郑重其事地从紫色皮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说：“这是赞助人名册。请先生也在上面签个名吧。”说着，把本子摊开，放在主人膝前。主人看了看，发现当前知名的文学博士、文学士之流都威严地列在上面了。

“赞助人倒是可以做，只是不知道有些什么义务呢？”主人还是不放心地问。

“义务倒没有什么，只要写上您的大名，以示赞助就成了。”东风先生善解人意地回答。

“既然如此，我就加入吧！”主人一听没有什么义务，马上就

放松了。从他的神色看，只要不负什么责任，哪怕是造反的宣言书也可以签名。不仅如此，在知名的学者名字之间，填上自己的名字，这对于默默无闻的主人来说，真是无上的光荣，因此，他落笔签名的时候，声音很响亮，动作也很干脆。

东风先生来访后的四五天，日子都过得平平淡淡。我觉得老是看着白瓷瓶里的水仙花儿渐渐凋谢，也太没意思，就出去访问三毛姐。结果去了几次，都没有见到她。我感到很纳闷。终于，我探听到三毛姐是生病了，卧病在床。这天，我躲在三毛姐家洗手水钵旁的紫罗兰丛中，正听到那位琴师先生和女仆在纸隔子后面说话：

“三毛吃饭了吗？”“没有呀。今天早晨起来，还是什么都不吃。我已经叫她睡了，给她生了一只脚炉，想让她暖和些。”听了这几句话，我真羡慕三毛姐，她好像不是一只猫，简直是被当作人来看待的。

“她平时不大出门，怎么会得伤风呢？”琴师又问女仆。

“不啊，您不知道，她近来交上一个坏朋友啦。”女仆像是在报告国家大事一样，扬扬得意。

“坏朋友？”

“是呀，就是住在大街上那教师家的一只猫，还是一只又脏又丑的公猫呢！”

“你说的教师，是不是每天早晨吱呀乱叫的那个人？”

“正是。正是那个每天早晨洗脸时，发出怪声怪调的人，像鹅上吊似的。”

“那种怪叫，也不知道是什么咒语。在明治维新之前，哪怕是个听差的，也都有他们的规矩，在公馆街里，哪有那么洗脸刷牙的！”

“可不是吗？那样的主人养的猫，不是野猫子才怪呢。下次再来，我非得揍它一顿不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然要揍它啰。三毛的病看来也是那只猫传染的。”

他们主仆二人谈得兴起，也未免太刻薄了，太冤枉人了。我想今后还是少来为妙，终于没有见到三毛姐，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主人在书房里，口中念念有词，拿着笔，坐在那里像个神圣的诗人一样。俗话说得好：“耳不听，心不烦”，我考虑再三，没有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主人，免得像他这样爱发脾气的人又动怒。

正在此时，迷亭先生飘然降临，他张口就问主人：“在做新诗吗？有好的给我看看。”

“唔，觉得这段文章还不错，正想把它翻译出来。”主人很严肃地回答。

“文章？谁的文章？”

“不知道是谁写的。”

“别开玩笑！”

“我可不像你，尽胡说八道。”主人悠然自得地捻着胡子说。

迷亭先生摆出一副美学专家的派头说：“传说从前有人问江戸时代末期的正阳先生：‘先生，近来写了什么好文章？’正阳拿马夫写的一封逼债信给他看，说道：‘近来的好文章，恐怕要算这一篇了。’那么你现在说的究竟是哪一段文章？读给我听听吧，就来评论一下。”

“巨人，引力。”主人像和尚念经那样朗读起来。

“巨人引力是什么呀？”

“是文章的题目。意思是有个叫做‘引力’的巨人。”

“有点儿勉强，好在是个题目。快往下念正文吧。你的声调很动听，挺有意思的。”

“我读的时候，你可不许再插嘴了。”主人先叮嘱了一句，然后又读起来。

凯特眺望窗外。小孩子们在抛球玩。他们把球高高

地抛向空中，球越升越高。过了一会儿，球落下来了。他们把球又高高地抛上去，又落下来了。凯特问妈妈：“球为什么要落下来呢？为什么不一直往上升？”妈妈回答他说：“因为地底下有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引力’。他力气很大，能把万物引向自己。他把房子吸在地上。房子如果不被吸住就飞走了，小孩子们也会飞走。你看见过树叶是怎么落下的吧，那是巨人引力在呼唤它们。球升到半空中，巨人引力向它召唤，一召唤球就落下来了。”

“就这么一点儿？”迷亭先生迫不急待地问。

“嗯，不是很好吗？”主人反问道。

“啊呀，我投降投降，你是在为薯铃马肉牛的事报复我吧。”迷亭先生问。

“哪里的话，只是觉得文章好，就翻译出来了，你难道不这么想吗？”主人说完，朝金边眼镜那里望了一眼。

“这次你给我开了个玩笑，佩服，佩服！”迷亭先生自个儿在那里下结论，主人却不明其意。

“近来，我不画水彩画，想写点文章了！”主人洋洋得意地说。

正说到这里，寒月先生嘴里说着前天真是对不起，走了进来。“呀，有失远迎了。我正在洗耳恭听苦沙弥兄的名文，镇压薯铃马肉牛的鬼魂呢！”迷亭先生没头没脑地说。

“哦，是吗？”寒月先生也没头没脑地回答。

“前两天，你介绍的那位越智东风先生来过了。”主人改变了话题。

“哦，来过了！越智东风是个极其正直的人，但是有些怪癖，我真担心他会给你添麻烦。”寒月先生客气地说了一句。

“倒也没什么麻烦。他谈到了朗诵会的事。”主人认认真真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又顺便对迷亭先生报复了一番，“那人处处都诚实，一点也不轻薄，哪像迷亭这种人。”

“好好好，我算是个坏蛋一级的家伙。”迷亭先生自我解嘲地说，“可说起去年年底，我可是遇到了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哩！”

“什么事情，说出来听听。”主人松了一口气。

于是，迷亭先生讲了下面他所经历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记得是去年年底二十七日的那一天。那位东风先生来了一封信，说要到我府上来，讨教一些艺术高论，务请我稍候。因此我一早起来，一心一意地等候他，可怎么也不见人来。倒是吃过午饭，家母从家乡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实在是个幸运儿，同俄国作战以来，青年们都在辛辛苦苦地为国家效力，你却整天无忧无虑的快乐。再往下读，母亲把我小学时代的朋友们在这次战争中战死或负了伤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念着一个个熟悉的人名，我感到这世界实在是无聊之至，做一个人又有什么意思呢。末尾，母亲还写道：我老了，今年还能吃年糕庆贺新春，恐怕明年就吃不上了……。写得这么伤感，更叫我惘然若失，心里巴不得东风早些来，可他老兄怎么也不来。等到晚饭都吃完了，我想起给家母写封回信，就提起笔来草草写了十二三行，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东风还没有来，我就出门寄信，顺便散散心。往常寄信，我总是到富士见街，这次不知为什么，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堤上三番街来了。碰巧那天晚上乌云密布，寒风习习，一片凄凉景象。常常听说有人在这里吊死，我想大概就是在这种天气吧。抬头向堤上一看，我不知不觉恰好走到那棵松树底下来了。”

“哪棵松树？”主人插嘴道。

“就是吊颈的松树呀！”迷亭先生缩了缩脖子说。

“吊颈松不是在鸿台街吗？”寒月先生掀起新的波澜说。

“鸿台街的是吊钟的松树，堤上三番街的才是吊颈松呢。那天晚上，我本来决定要吊它一下试试，但想到如果东风已经在家

等着我，未免太对不起人家，还是应该先和东风见上一面，谈完约定的问题，然后再来上吊吧。这样一想，就又回家了。”

“这就完了？”主人问。

“有趣，真有趣！”寒月先生笑嘻嘻地说。

“回家一看，东风没有来，却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因事缠身不能外出，只好改日再来拜访云云。看了明信片才安下心来，这样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地去吊颈了，心里非常高兴。我赶紧穿上木屐，三步并作两步回到那棵松下，一看……”迷亭先生突然打住了。

“一看怎么样了？”主人焦急地问。

“看来有好戏看啦！”寒月先生用手捻着大褂子上的带子说。

“一看，已经有一个人先吊在那里了。迟了一步，使我十分遗憾。难道这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吗？”迷亭先生泰然自若地问。

主人觉得又受到了愚弄，一言不发。

寒月先生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火盆里的灰，低头笑着。不久，他开口说：“最近，我也有一个类似的经历。”

“哎呀，你也想吊颈啦！”

“我可不是想吊颈。说起来已经是去年年底的事了。而且，和迷亭先生的事件几乎同时发生，所以更是不可思议。”

“这倒有意思。”迷亭先生满嘴都是点心，挺感兴趣地说。

主人一句话不说，可寒月先生还是说开了：

“那天在一个友人家里，举行了一个辞旧迎新会兼合奏会，场面搞得很大，有十五六位夫人小姐参加，我也带着小提琴去了。晚餐吃过以后，合奏会就算结束了，接着大伙儿说了许多闲话，时间已相当晚。正当我想告辞的时候，一位博士夫人走到我面前，小声问我：某某小姐生病了，你知道吗？我非常吃惊，问了一下详细的情况，据说她是从和我见面的那天晚上起，就突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发烧，嘴里不停地说胡话，奇怪的是，她在说胡话时竟常喊我的名字。医生什么也检查不出来。那么美丽的、活泼的，那么健康的某某小姐居然……”

“对不起，请等一等。”迷亭先生说，“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位某某小姐叫什么名字。”

“这恐怕对她本人不便，还是不说的好。总之，一想到那位女士忽然得了那么重的病，我顿时浑身酸软，踉踉跄跄地走出门，来到了吾妻桥上。我倚着栏杆往河水里看，只见黑茫茫的一片水挤在一块儿滚动。正在我伤心的时候，忽然听到河水上游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这么夜深，怎么会有人在水中叫我呢？真是奇怪！当我听到第三次呼声时，我抓住桥栏杆，吓得全身发抖。那声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又好像是从河底发出来的，而且，分明是那位某某小姐的声音。某某小姐的声音，好像很痛苦，求救似地扎进我的耳朵里。我纵身爬到桥的栏杆上，并且下定决心，如果再听到某某小姐呼唤我，我就毫不犹豫地跳到水里去。果然，在我凝视着河水的时候，那可怜的声音又像游丝一般地浮上了水面。跳吧，还等什么呢？”

“到底还是跳了？”主人睁大眼睛问。

“想不到你居然跳了！”迷亭先生捏了一下自己的鼻子说。

“跳下去以后，好像是在梦中，可摸摸衣服，却一点也没有湿，我嘴里也没有喝上水。真是不可思议，这也太奇怪了。我朝四下一看，不禁吃了一惊：本来打算要跳到水里去的，结果搞错了方向，我竟然从栏杆上跳到桥的正中间来了！”

“哈哈，真有趣，太有趣了！”迷亭先生大笑不止。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失时机地问寒月先生：“那位小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

“两三天前，我去问新年好时，看见她在院子里和女仆打球，大概是好得差不多了。”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主人，这时却开口说：“我也有！”

“也有什么？”迷亭先生问，他一向不把主人放在眼里。

“也有你们类似的经历。我说的也是去年年底的事。”

“太巧了！”寒月先生笑着说，他脱落掉的门牙空隙里塞满了点心屑。

“一日，妻子跟我说她今年不要压岁钱，请她去看场戏就成了。我再三拖延，这样过去了好几天。又一天，妻子跟我说，这么拖来拖去，也太狠心了，她说话的声音像快要哭出来似的。我只好让步，去吧，吃过晚饭就坐电车去。她一听我这么说，马上精神起来，说要去就非在四点钟以前走到不可，这么磨蹭可不行。可也真怪，就在这当儿，突然发起寒热病来！”

“是师母吗？”寒月问。

“哪里，内人倒是健壮健壮的，发寒热的是我。我的眼睛一下子就发黑，动弹不了啦。”

“那可是一种急病！”迷亭先生借题发挥地说。

“真叫我为难了。这是内人一年才有的一次要求，无论如何得满足她。平日总是责骂她，她也太辛苦了。我心想真对不起她。这么一着急，寒热病更厉害了，眼睛也更黑得厉害了。早点请医生来看看吧，也许能赶在下午四点之前把病治好，就和内人商量，赶紧去请甘木医学士。女仆回来报告，甘木先生碰巧昨天晚上值班，睡在大学里还没有回家，要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才能回来。照说，喝些杏仁水之类，在四点钟之前无论如何是可以好的。但人一倒霉，就倒霉到底了。直到三点半钟，甘木先生好不容易来了，他看看我的舌头，握握我的手，敲敲我的胸，揉揉我的背，翻翻我的眼皮，最后摸了摸我的头盖骨，沉思起来。我对他说：‘我自己觉得很危险呢。’他却坦然地对我说：‘不，不，不要紧。’内人问他：‘到外面去走走不打紧吧。’甘木先生答道：‘这，要是他不觉得难受的话……’我马上说：‘我觉得很难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甘木先生说：‘那好吧，开点内服药和药水给你吃吧。’我叫女仆跟甘木先生去拿药，内人命令她快去快回。就是这样，也只差一刻钟就要到四点了。没想到，我忽然想呕吐起来，内人把药水倒在茶碗里，催促说：‘快喝下去不好吗？’我决定抓紧时间，想一口气把药水喝光，刚把茶碗端放在唇边，发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还“咯”地一声打了个嗝。像这样要喝又放下，要喝又放下，餐厅里的挂钟咣咣咣咣地敲了四下。哎呀，已经四点了。说来也怪，真是不可思议，刚刚敲完四点，我就不想吐了，毫不费力地把药水喝下了肚。”

“后来是不是一起去剧院了？”迷亭对主人的话不得要领地问。

“我是想一道去的，可内人说，过了四点钟就进不去，没办法，就拉倒了。真是遗憾！”

“实在是件憾事！”寒月先生露着缺牙齿笑着说。

“有你这样体贴的丈夫，你妻子可真幸福呀！”迷亭先生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感叹地说。

“哼！”这时，从纸屏风后面传来了女主人不满的咳声。

我一字不漏地听完了他们三人的谈话，既不觉得可笑，也不觉得可悲，只感到人类再也没别的能耐，只会卖弄嘴皮子消磨时间。我的主人、寒月和迷亭，都是太平盛世的小民，他们像丝瓜一样，随风吹摆，自以为超凡脱俗，实际上却和他们经常痛骂的那类功名心、好斗心强的人一样可怜。

这样一想，顿时觉得他们三人的谈话索然无味，倒不如去探望一下三毛姐。于是，我绕道到了琴师先生家的大门口。

新年已经过了十天，悬在大门上表示吉庆的稻结和门松等装饰都已撤去。琴师家的纸门紧闭着，也许是去洗澡了。不过，我并不想知道琴师去哪儿了，三毛姐的病情才是我最关心的。四周一片寂静，连人的呼吸声都能听见。忽然，我听到纸屏里面有人

在说话。

“辛苦你啦，是做好了么？”是琴师先生在和女仆谈话，可见他并没有出门。

“到佛像和灵牌店去的时候，刚好做完。”女仆回答说。

“是吗？给我看看。呀，做得真好，有这么好的灵牌，三毛可以超生了。上面的贴金不会掉吧？”

“我还特别问过，说是用了上等材料，比人的还结实耐用呢！”

“我们赶快供上佛坛，烧一炷香吧！”

三毛姐怎么啦？我觉得情况有点儿不妙。这时，又听到琴师先生的声音：“南无三毛猫信女，南无三毛猫信女，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也来烧一炷香吧！”

接着是女仆在说话：“南无三毛猫信女，南无三毛猫信女，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我突然觉得有大祸降临在三毛姐身上了，我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只木雕的猫。

“真是太可惜了，开始只是有点伤风而已。”

“要是甘木先生肯开些药给她吃，也许会好的。”

“这世道真是不合人意。像三毛这样漂亮的猫倒要早死，那些丑陋的野猫，像教师家的那只脏猫却健壮地活着，到处害人……”

“要是办得到，真想让我们三毛活着，让那只野猫代它去死。”

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还没有体验过，所以说不上是喜欢还是讨厌。不过，要是我的身体能换回三毛姐的生命，那我也是愿意的。

“可是，已经给三毛念了经，起了法名，总算是对她不错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呀，三毛真是好福气。不过，要说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和尚们念的经似乎还少了点儿。”

“经文短是短了点儿，可月桂寺的和尚说，已经念到有效已经到达有效的程度了一只猫念了那么多，足够她超生。”

“哦！……可是像那种野猫……”

我虽然一再声明我还没有名字，可这个女仆老叫我“野猫、野猫”的，也太无礼了。

我不知道她们后来重复了多少遍野猫野猫的。三毛姐也许得到超生了，可我还是浑身不舒服，就离开了琴师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二弦琴师家那一片地方。

三毛姐死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近来一点儿也不想出门，总觉得这个世界十分乏味。我几乎像主人一样懒惰了。

我至今还未捉过一只老鼠，因为这个，阿三有一天甚至提议要撵走我。然而，主人知道我并不是一只平凡的猫，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能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地在这家生活。

三

今天是星期天，天气特别好。主人摇摇摆摆踱出书房，把笔和稿纸放在我身旁，然后，嘴里念念有词，怪里怪气的，大概是要撰写文章什么的。

我留神望了主人一会儿，只见他大笔一挥在纸上写了“香一炷”三个粗字。刚写完，又见他另起一行，落笔写道：“早就想写一点天然居士的事。”写到这里，主人握着笔，觉得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就在句尾画了个圆圈，接着在圆圈里加了两点，做成眼睛，正中又画上一个开着两个孔的鼻子，再笔直地画了一个“一”字形的嘴。这样一来，既不是文章，也不是诗了。

又过了一会儿，主人很气恼地把前面写的都涂掉，又另起一

行，用一种古怪的文体写了下面这篇文章：“天然居士者，乃研究空间，读论语，吃烤芋，流鼻涕之人也。”接着他放声地朗读起来，又哈哈大笑了一会儿。突然，他又止住笑，说：“流鼻涕一句太挖苦人了，还是删了吧。”说着就在这一句上画了一条线，主人觉得一条线不够，又画上第二条，第三条，一直画了八条线，后面的句子还没有想出来，于是扔掉笔，捻起胡须来。

正在这时，女主人从饭厅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主人面前，叫道：“我说！”

“干吗？”主人闷声闷气地问。

“我说！”女主人闷闷不乐地重复道。

“怎么啦？”主人边问边腮地拔下一根鼻毛。

“这个月的开支有些不够用了……”

“怎么可能呢？不是把欠账都还清了吗？”主人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欣赏拔下来的鼻毛。

“可是，因为你不吃米饭，尽吃面包，还吃果子酱……”

“吃了多少罐果子酱呢？”

“这个月吃了八罐。”

“八罐？不会吧。”主人拼命地拔他的鼻毛，拔了十多根，在红的、黑的鼻毛中，有一根是纯白色的。主人似乎非常吃惊，把这根白毛夹在指头里，一直伸到女主人面前，“你看，都有白鼻毛了！”

“啊唷，真讨厌！”女主人皱着眉头推开主人的手，一边笑着回饭厅了。

用鼻毛撵走老婆之后，主人想这下可以安心写作了吧，于是又拔着鼻毛，继续往下写，可怎么也下不了笔。主人想了一阵，说道：“喂，真麻烦，不写什么文章了，干脆只写一篇铭吧。”他把稿纸翻过来，重新开写。“生于空间，研究空间，死于空间。空也，间也，呜呼，天然居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正当主人写着不知所云的句子时，迷亭先生又像往常一样闯了进来，那样子，就像进自己的家似的。

“还是什么巨人引力吗？”迷亭先生站着问主人。

“我正在撰述天然居士的墓志铭呢！”主人自吹自擂道。

“你说的天然居士，也和偶然童子之类一样，是个戒名吧？”迷亭先生仍然信口雌黄地说。

“有叫偶然童子的吗？”

“哪里。不过，依我看可能有那样的名字。”

“可天然居士这个人是你都知道的。”

“那，究竟是谁呢？”

“就是那个曾吕崎罗。”

“哦，把你写的墓志铭给我看看。”迷亭先生笑着说，拿起原稿，大声诵读出来。读完之后又说：“确实不错！很适合天然居士。”

“不错吧！”主人高兴地说。

“不妨把这篇墓志铭刻在压腌萝卜的石头上面，再把它抛到寺院的正殿后面。那么雅气呢！”迷亭先生恶作剧地说。

“我也打算这么办呢。”主人极其认真地回答，又说：“对不起，我有点事出去一下，马上回来，你和这只猫儿玩一会吧。”

没想到我竟被派来招待迷亭先生。心想这下可不能板着面孔，就咪呀咪呀地表示亲热，跳到他的膝上。谁知迷亭先生毫不讲理地抓住我的颈毛，提起来，说道：“哟，长胖了！”接着又说：“后脚这么吊着，还能捉老鼠吗？……大嫂！这猫捉老鼠吗？”迷亭先生和隔壁屋子里的女主人扯起话来。“那里会捉老鼠，倒是会偷吃年糕跳舞呢！”女主人出其不意地揭我的短，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不错，这面相看起来就像会跳舞的。大嫂，可不能大意呀，它很像旧小说里面写的猫怪。……”迷亭先生滔滔不绝地说了一

大遍，女主人只好放下针线活儿，走到客厅里来。

“实在是怠慢了，他也该回来了吧。”女主人说，重新倒了一杯茶，放在迷亭先生面前。

“他去哪儿了？”

“他吗，去哪儿也不打一声招呼，所以我也弄不清楚，大概是到医生那儿去了吧。”

“是甘木先生吗？甘木先生也真倒霉，碰上这种病人。”

“嗯！”女主人不知如何回答，就简单地应了一声。

接着，他们又一起把主人狠狠地数落了一通。

主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坐在迷亭先生身旁说：“你还没走呀？”

“真是太不礼貌了。你不是叫我等一等吗？”迷亭先生厚着脸皮说，“寒月也该到了。”

“怎么，寒月也要来吗？”主人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

“说是下午一点钟以前来。这次可是寒月要求来的，他老兄要在理学协会演说，想预先练习一下，叫我来听听。我想，这倒不错，叫苦沙弥也听听吧。于是就到你家来了。”迷亭先生又补充了一句说：“听听倒不会有什么坏处。”

“物理学方面的演说我可听不懂。”主人似乎不高兴。

“可他讲演的题目毫不枯燥，的确是个值得听的题目，叫‘吊颈的力学’，超凡脱俗吧。”迷亭先生辨解说。

“你是想过吊颈的人，自然应该听听，我可……”主人想推辞掉。

“那也不能说，看戏得寒热病的人就不能听吧。”迷亭先生又说起了俏皮话。

女主人呵呵地笑了起来，回头看看主人，退到隔壁去了。主人则一声不响，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

大约一点过七分钟，寒月先生到了，因为今天晚上要上台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讲，他穿了一件漂亮的大衣。寒月先生从容地说：“我来晚了。”迷亭先生说：“我们俩等了好半天啦，快点开始吧。你看怎么样？”说完望着主人。主人不得已只好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寒月先生从口袋里掏出草稿，慢慢地说道：“这是练习，敬请指教。”这样，演讲预习开始了。

“对罪犯判处绞刑，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施行的。追溯到古代，吊死主要是一种自杀的方法。据说犹太人通常是用石块砸死罪犯。按希罗多德的说法，犹太人离开埃及以前，最忌讳夜间曝露尸体；而埃及人则喜欢砍下罪犯的脑袋，然后把躯体钉在十字架上，在夜间曝露着。波斯人……”

“寒月君，是不是扯得太远了？”迷亭先生插了一嘴。

“马上就要进入正题了。说到波斯人，他们好像也采用极刑。不过，究竟是把活人直接钉到十字架上去呢，还是弄死之后再钉，就不太清楚了……”

“这类事情搞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主人打了个哈欠说。

“那么现在就进入正题，请听我一一说来……”“什么‘听我道来’，那是说书人用的词，演说家还是用文雅一点的字好。”迷亭先生故意捣乱道。

“请问怎么说才算合适？”寒月先生似乎有点生气，但在主人的催促下继续说，“根据我研究的结果，正式把绞刑作为一种刑法，出于《奥德赛》第二十二卷。本来想把那一节的希腊原文朗读一下，不过那有些炫耀的嫌疑，所以我就不读了，请诸位回去参看原书第四百六十五行到四百七十三行。”

“等一等，这句话我看还是省去好了。因为这么一说，好像你懂希腊文似的。苦沙弥兄，你看怎样？”迷亭先生又在打岔儿。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删去更显得大方。”主人破例为迷亭帮了腔，这是因为他和迷亭先生都不懂希腊文的缘故。

“那么，今晚一定把它删去。听我道……不，听我讲下去吧。”

……”寒月先生有些紧张。

“底下你要讲到吊颈的方程式了吧？”主人担心地问。

“当然，方程式才是这次演讲的主题呢！”寒月先生认真地说。

“主要部分还是改天再讲给我们听吧！”迷亭先生俏皮地说。

“要是略去这些公式，我提出的力学研究课题就全完蛋了……。”寒月先生觉得非常遗憾，无可奈何地继续说，“就英国的情况而言，在《贝武夫》这部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绞首架这个词，叫‘嘎尔嘎’。在使用绞刑方面有许多很有趣的事情，比方说，人一上吊，就能够把身体拉长一寸左右。这是医生经过实地验证的，不会有错。”寒月先生博学地说。

“这倒是一种新发明，像苦沙弥这类人不妨试着吊一下，吊完后，也许就和我们一般高了。”迷亭先生笑眯眯地看着主人。

“寒月君，身体拉长一寸之后，人还能活吗？”主人生平意料地认真道。

“那可不行。上吊后脊椎拉长，直截了当地说吧，不是身体拉长，而是拉垮了！”寒月先生回答。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吧。”主人怅然若失地说。

由于迷亭先生胡乱打趣，主人又一再不客气地打哈欠，寒月先生终于中途停止演说，回家了。

以后两三天，大家都相安无事地过去了。可是这天下午两点钟左右，迷亭先生又照例飘到了主人家里。

正在他们热热闹闹地谈着一桩趣闻时，主人家大门上的门铃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接着一个女人尖声尖气地说：“劳驾！”迷亭先生和主人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女客人来呢，就都不说话了。

我一看那个女人，穿着真是俗气，年龄大约有四十岁，一对吊梢眼，鼻子却大得出奇，是人们常说的那种鹰钩鼻。因为鼻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特别显眼，所以当这个女人说话的时候，使人觉得她不是用嘴巴而是在用鼻子说话。因为她有这么大个鼻子，从今以后，就叫这位女人“鼻子夫人”吧。

“有一点小事要请教，所以来拜访了。”鼻子夫人扫视了一遍客厅，硬梆梆地说。

“哦！”主人很冷淡地应了一声。

鼻子夫人心想这可不成，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于是说：“我就住在附近，就是前面那个小巷路角的公馆。”

“就是那个有大洋房和仓库的屋子吗？怪不得门口挂着‘金田’的牌子呢。”主人仍旧毫不尊敬地说道。

“按理应该是由我丈夫来领教的，可他公司很忙，脱不开身。说起公司，也不只一个，他兼着两三个公司的事，而且都是董事。……大概你也知道。”鼻子夫人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好像在说：这下你该知道我的身份了吧，看你还不表示敬畏。

可是主人一点也没有畏惧的意思，反而觉得这个女人太没礼貌了。原来，我家主人对于博士、大学教授之类，倒是非常尊敬的，资本家却根本不入他的眼。他深信中学教师要比资本家伟大得多。不管资本家再有钱有势，他都认定对他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于是，对这类人他一直是漠不关心的。而金田夫人连做梦也没想到，竟还有这种怪人生活在社会的一角，对她的身份“金田夫人”这块牌子居然不屑一顾。

“你知道金田是谁吗？”主人随随便便地问迷亭先生。

“当然知道。金田先生是我伯父的朋友。”迷亭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咦，你的伯父是谁呀？”“牧山男爵嘛！”迷亭先生愈发地一本正经了。鼻子夫人马上转过脸望着迷亭先生，“哎呀，您就是牧山先生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太失礼了。”鼻子夫人十分客气，还忙着鞠了一躬，又说，“为了小女的婚事，也曾拜托过牧山先生，让他老人家费心了……”“嘿，是吗？”迷亭先

生有点吃惊，他对这件事感到有些意外。

“说实话，不少人家都托人来攀亲，可是我们也是有身份的，不能随便就答应……”鼻子夫人又朝向主人，用不客气的语调说：“为这件事，今天想来找你谈谈。听说有个叫水岛寒月的，常到你家来，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么说，你打算把女儿嫁给寒月？”主人讨厌地说。

“不是想给他。想攀亲的人多着呢。”鼻子夫人狠狠驳斥主人。

“那么，何必再问寒月的事情呢。”主人反唇相讥道。

这时，迷亭先生坐在双方中间，把银烟嘴像指挥三军的鹅毛扇一样握在手里，看着主人和鼻子夫人你一炮我一炮地乱轰。终于耐不住寂寞，他向前欠了欠身：“寒月给您女儿写过情书，是吗？”

“不是情书，可比情书还要热烈。你们两位不是都知道吗？要是两位都忘了的话，让我来讲吧。”鼻子夫人洋洋得意地说，“去年年底，阿部先生家开了一个演奏会，寒月先生不是也去了吗？那天晚上，他回家时，在吾妻桥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鼻子夫人说罢，把戴着钻石戒指的手指，平放在膝头上，端正了一下坐姿。那只伟大的鼻子更是大放光彩，在她眼里迷亭先生和主人就像隐形人一样。迷亭先生和主人愣了一会儿，然后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哈哈哈哈哈”地狂笑起来。这一来，倒有点出乎鼻子夫人的意外。

“哦，原来那位小姐就是您的女儿呀！”迷亭先生开了口。

“照你的说法，好像是寒月追求你的女儿似的，但是根据我们听说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主人又挑起纷争，“迷亭，你说是不是？”

“嗯，据寒月说，好像是金田小姐先得了什么病……说了些胡话呢。”迷亭先生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那种事！”金田夫人直截了当地反驳道。

“可是，寒月确实从某某博士夫人那里听到这种事了。”

“那是我们用的手段，去试试寒月先生的心。”

迷亭先生似乎也不高兴了，直率地问鼻子夫人：“你今天是不是铁了心，不把寒月的事情问个一清二楚就不回去了？这样吧，请你按顺序一桩一桩地问吧，别乱了套。”

鼻子夫人终于同意了这个意见，马上从一个泼妇变成了一个温顺的人。她问道：“听说寒月先生是理学士，他是搞什么专业的呀？”

“他在研究院研究地球的磁气问题。”主人认真地回答。

“那么，研究那个什么气能成为博士吗？”鼻子夫人脸上现出惊讶的神色。

“你的意思是说，要不是博士，就不把女儿嫁给他？”主人不高兴地问。

“是呀，如果只是个学士，那有什么稀奇的。”鼻子夫人坦然地回答。

主人望了望迷亭先生，对鼻子夫人的势利作风更感到憎恶了。迷亭先生也不大高兴：“能不能成为博士，我们也无法保证。”

接下来鼻子夫人问了一大堆无聊的问题，比如，寒月他还研究什么容易懂的东西吗？他的两颗门牙是怎么掉下来的呀？能把寒月先生的信件拿来看看吗？等等，主人和迷亭先生都一一作了回复，不过，语气和动作都好像是在捉弄鼻子夫人。

鼻子夫人做完了对寒月先生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最后一个无礼的要求：“真对不起，打扰你们啦。请你们不要告诉寒月先生我来过这儿。”

迷亭先生和主人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

鼻子夫人刚一走，迷亭先生就不屑一顾地说：“什么东西！”

主人也接着说：“什么东西呀！”在里屋的女主人这时也忍俊不禁，嘿嘿地笑了起来。

“她那张脸就让人看不顺眼。”主人恨恨地说。

“鼻子霸占在脸的中央，好像威风凛凛的！”迷亭先生接过话头。

“而且还弯着。”主人又余恨未消地说，“分明是一张克夫的脸嘛！”

“那个面相简直是十九世纪卖不出去，留到二十世纪来卖的陈年老货。”迷亭先生以挖苦的口吻发表着高见。

直到今天，我还没到前面的巷子去过。巷角那家的金田先生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在主人家里，我们从来不谈资本家的事情，不但如此，对资本家一类的人物也一样很冷淡。可是，没想到鼻子夫人今天来访，我在一旁听到了她的谈话，由此想象起金田小姐的美貌，想象起她家的富贵和权势。尽管我只是一只猫儿，却也忍不住想去看看了。

我决心一定，马上就准备出发。虽然生而为猫，没有三寸之舌和寒月、迷亭、苦沙弥诸先生互相交换思想的本领，但是讲到飞檐走壁，我又比诸位先生高明多了。虽然我不能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告诉别人，但让金田之辈知道他自己的事已为人所知，这难道不是件愉快的事吗？

走到前面的横巷一看，金田家的公馆霸占了路角的地面，和它的主人一样傲慢的伫立着。我穿过花园，绕道到了金田家的厨房。厨房可真大，比我的主人苦沙弥先生的厨房要足足大上十倍。我看见金田家的厨子、车夫和车夫的老婆几个人正在说话，唠唠叨叨的。我觉得给他们看见了很危险，就躲到木桶后面。

“那个教师没有听说过我家老爷的名讳吗？”厨子说。

“住在这一带的人，要是不知道金田公馆，那他一定是没长眼睛没长耳朵的残废！”包车夫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没办法。那个教师是个除了书本之外什么也不懂的怪物哩。他连自己孩子的岁数都不知道！”车夫的老婆说。

“我们去吓唬吓唬他一下，怎么样？”

“那太好了。他还说什么太太的鼻子太大啦，什么她的面孔看不顺眼啦。他自己是个什么模样呀，活像今户窑烧出来的狐狸。”

“这么着，我们一齐到他家的墙边去，把他结结实实地臭吗一顿。”

我知道他们一伙要去臭骂我的主人，就悄悄穿过他们身旁，往里面走去。刚走到纸子外面时，就听见鼻子夫人尖声尖气地说：

“好死不死的穷教师，那么狂妄！”

“嗯，的确狂妄。咱们得给他点苦头吃吃。他的学生里也有我们的同乡嘛。”金田老爷回答说。

“是谁呀？”

“津木针助和福地细螺都在那里，叫他们去奚落他一下，咱们得让他尝点苦头。”

接着，他们又把主人连同迷亭先生的长相恨恨地污辱了一通。奇怪的是，他们却一次也没有提到寒月先生，是不是在我来之前，他们已经批评过了，或者寒月先生落选了，根本就不想再提他了？我很为这件事担心，但也没办法了。

过了一会儿，听见走廊对面的客厅里响起了一阵铃声，啊呀，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赶紧朝有铃声的方向走过去。

走到那里一看，一个女子在大声地自言自语。从她的声音很像鼻子夫人这一点来推测，她大概就是金田家的小姐，可惜隔着一扇纸门，不能目睹她的美貌，她是不是也有一个伟大的鼻子，也就不得而知了。只听她唠里唠叨地说个没完，却听不见对方的说话声，大概她是在打人们常说的所谓电话。这时，我听到有人

在走廊里走动，接着纸门打开了。我只好躲在走廊的地板下面，伸长耳朵听着。

“小姐，老爷和太太叫您去呢。”好像是丫鬟的声音。

“不知道！”劈头盖脸地发了一通脾气。

“……听说是为了水岛寒月先生的事，要和你商量呢。”丫鬟讨好似地说。

“寒月也好，水月也好，我不知道……我恨死了他那副要死不活的模样，好像一条找不到家的狗。”小姐又一次发作。

我正在仔细听着下一步将发生什么的时候，金田老爷在对面屋子里大声喊着：“富子呀，富子呀！”小姐没办法，只好应了一声“喂！”走出电话室，后面跟着一只比我稍大一点的哈巴狗。我放慢了脚步，穿过厨房，离开了金田家。这次探险，完全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我急急忙忙地回到家里，因为是从富丽堂皇的公馆突然回到污秽的住所，觉得仿佛是从阳光充足的山巅钻进了黑暗的洞穴一样。

走进客厅一看，迷亭先生竟然还没有回去，他盘膝而坐，还在继续他的高谈阔论。寒月先生不知什么时候也跑来了。主人把头枕在胳膊上，一心一意地欣赏着天花板上漏雨留下的痕迹。

“寒月君，那位说胡话时喊你名字的女人，你当时秘密地不肯说，现在招出来吧。”迷亭先生打趣说。

“不方便吧！”寒月先生还想守住秘密。

“前面巷子里的那位大鼻子，刚才突然跑来了，老实说，把我们两个吓坏了，是不是，苦沙弥兄？”

“嗯！”主人躺在那和啜一口茶。

“大鼻子是谁？”寒月先生问，还一边用手习惯性地捻弄着褂子上的带子。

“就是你那位亲爱的永久的女性的母亲大人呀！”迷亭先生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张地说。

“嘿！”寒月先生感到很吃惊。

“一个说是金田老婆的女人跑到这儿来打听你的事情来了。”主人一本正经地给他解释。

我窥了一眼寒月先生的表情，看他是惊，是喜，还是羞愧，可是他并没有什么表情，照样用从容的语调说：“是不是来要求我娶她的女儿？”说完，又捻弄着他褂子上那条紫色的带子。

迷亭先生说：“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那位母亲有一个伟大的鼻子……”刚说到这里，主人插了一嘴：“喂，听我说，我刚才就想为那个鼻子做一首俳句诗。”女主人在隔壁房里又啾啾得笑出声来。

“看来你真有闲情逸致。做好了吗？”迷亭先生问。

“第一句是：脸上开鼻会。”

“下面呢？”

“下面是：结彩又张灯。”

“还有呢？”

“还没想好第二首呢。”

“有趣，有趣！”寒月先生笑嘻嘻地说。

迷亭先生马上想出了一句：“窟窿添幽趣。怎么样？”

寒月先生也抢着接上一句：“毛隐洞藏深。还不错吧？”

正当三个人谈得兴起的时候，突然从街上靠近墙脚的地方传来了一声：“今户窑烧的狐狸！”好像有四、五个人在一齐喊。主人和迷亭先生都吃了一惊，从墙缝向外一看，只听见一群人“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地笑着，他们的足音逐渐消失在远方。

“今户窑烧的狐狸是什么意思？”迷亭先生觉得有点奇怪，就问主人。

“谁知道是什么意思！”主人回答。

“好像声势还很浩大呢！”寒月先生又评论道。

这时，迷亭先生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寒月君，你到底还太年轻，也许并没有观察出金田小姐的鼻子有什么奇特之处。依我看，她既然有那么一位大鼻子母亲，而这种遗传的潜伏期又是很长的，说不定在什么时候，随着气候的突变，金田小姐的鼻子也突然膨胀起来，发展到她母亲大人的那样的程度。我想，你这段姻缘还是趁早放弃了，这才安全一些。”

“那还用说吗。像那种女人养出来的姑娘，谁还愿讨她做老婆。寒月君，你可讨不得呀！”主人这时才从床上翻身坐起来，激烈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这时也喵喵地叫了两声，表示赞成。

寒月先生并不慌张，只是说：“诸位先生既然都主张我放弃，我倒是可以放弃的。不过，如果对方放不下这件事情，还害起这病那病来，那我不是罪孽深重了，所以……”

“哈哈，哈哈，那就成了所谓‘艳罪’了吧！”迷亭先生吊起书袋来。

主人好像真地动怒了，忿忿不平地说道：“人哪能这么糊涂呢！那个婆娘养出来的女儿肯定不是好货！”

正在这时，外面西墙根那儿又发出了三、四个人“啊哈哈……”的喧闹声。其中有一个骂道：“骄傲的笨蛋！”另一个喊道：“快搬到大一点的风子里去住吧！”还有一个叫嚷：“可怜虫，再怎么耍威风也不过是个假李逵罢了！”声音尖锐刺耳。

主人气呼呼地跑出走廊，用同样大的声音吼道：“跑到人家墙脚来，乱叫乱嚷个什么！”

“啊哈哈……今户窑烧的狐狸呀！笨蛋呀！”那群人七嘴八舌地胡乱嚷嚷起来。

主人怒不可遏，急忙抓了根手杖，飞奔到大街上去。

迷亭先生拍着手说：“有趣，有趣！追呵，追呵！”

寒月先生捻弄着褂子上的带子，只是笑嘻嘻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也跟着跑到大街上，主人站在街道正中间，手里拿着手杖无用武之地，只好拿着它呆呆地站着。街上没有一个人，我觉得好像也被狐狸迷住了似的。

四

这些日子，我经常潜入到金田家的豪华房子里去，一次，二次，三次...，都习惯了。要是我隔几天不去，甚至就觉得难受，不自在，这好像那些抽烟上了瘾的人一样，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呀抽，毫不害羞地吞云吐雾。我在金田家进进出出，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金田家的房子，就是我的香烟。

说到“潜入”这个词，听起来不太文雅，叫人觉得那好像是小偷们的行径。可我到金田家里去，虽然没有受到邀请，但也决不是为了去偷吃他家的干鱼片，这是车夫家的老黑干的事，我是一只有教养的猫，许多所谓的猫都比不上我，我怎么会干那种卑劣的勾当呢？但可悲的是，我们猫儿的力量实在不能和人类同日而语，为了不无缘无故地挨打受骂，我就不得不“潜”；因为踏进人家的房子并没有什么妨碍，那我干嘛不“入”呢？就这样，我就经常“潜入”到金田家去。

潜入的次数一多起来，虽然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但金田先生一家的情况，自然而然地知道了许多，而且在脑海中留下了许多很深的印象，这也是件不得已的事情。我看到的事情数也数不清，有些事情也真可笑。比方说：鼻子夫人每当洗脸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地擦洗她的大鼻子；富子小姐大口大口地吃年糕，一点都不懂得节制；更可笑的是那位金田老爷，他的鼻子扁平扁平的，正好和金田夫人的大鼻子形成对照，而且，金田老爷的整个脸庞也很扁平，扁平得令人产生疑心：他大概在小时候喜欢和别的孩子打架，被一个顽皮的小孩抓住头发，用力地把他的

脸往墙上撞，撞出了这副扁鼻子扁脸模样。还是这位金田老爷，他在吃生鱼片的时候，总喜欢劈劈啪啪地敲他自己的秃头；他不但脸扁，而且身材也很矮小，因此不管什么时候都戴着高顶帽子，穿着高底的木履，这件事甚至他家的车夫都觉得好笑，没事就当作笑料跟别人说。

近来我到金田家里去溜达的时候，总是从他家的后门进去。哎，其实我并没做什么坏事，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可人类是无法无天的，遇上他们就不是闹着玩儿的了，我可不想冒这种莫名其妙的危险。

为了了解今天的情况，我把下巴贴在金田家院子里的草地上，躲在假山背后，朝客厅里望去。正是初春时节，金田家的宽大客厅敞开着，只见金田夫妇和一位客人坐在铺席上高谈阔论。事有凑巧，鼻子夫人的大鼻子正好朝着我这个方向，好像在盯着我的额头看。金田老爷和客人对坐着，我只能看到那张扁脸的一半，于是我顺便胡思乱想：要是春风吹在金田老爷这张平坦的脸上，春风也一定觉得快乐吧。至于那位客人，相貌再普通不过了，带着这么一副平庸面相的命运出生到世界上来，我真为他感到可怜，这位客人到底是谁呢？我得到廊道的地板下去听听他们的谈话，才能明白。

“……因此夫人特地到他家去打听打听……”金田老爷说，语调还是那么傲慢，但又是那么平板，和他的扁脸一样。

“不错不错，那人曾经是水岛先生的老师。——不错不错！”那位客人连声说。

“可是，什么也没有打听到。”

“嗨，向苦沙弥去打听，那会打听到什么——不错不错，那家伙从前和我住在一个公寓，做人不太干净。——您一定受委屈了。”客人脸朝鼻子夫人说。

“还说什么委屈不委屈，您哪，我活到这么大岁数，还没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过那种冷淡呢！”鼻子夫人耍着大牌的威风说。

“不错不错。那家伙就是不讲礼貌，又顽固透顶。”客人得体地顺着主人的意思说，“真是岂有此理。人一有那么点儿学问，就狂妄起来；再加上又是个穷鬼，就越是要逞强了。哈、哈、哈……”

“是呀，实在是胡闹透顶，那种没见过世面的家伙，又穷得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还能当教师呢？”金田老爷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可不，还是个当教师的呢！”客人说。

突然谈话停了一会儿。这时又听金田老爷在说话。

“铃木先生，今天是特地请你来的。像那种蠢才虽说在暗中捉弄一下也就够了，不过也出了一点麻烦事……”说到这里，金田老爷像吃生鱼片时那样，又劈劈啪啪地敲起了他的秃头，像尼姑敲木鱼似的，“所以想拜托您点儿事……”

“只要我办得到，就请不客气地吩咐好了。——这次我能够到东京来工作，全靠您的栽培。”客人爽快地满口答应了金田老爷的请求。

这样一来，事情倒是越来越有趣了。我在走廊底下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着，金田老爷到底要拜托客人办什么事呢？

“那个叫苦沙弥的怪物，竟然挑唆水岛先生，据说他暗示水岛不要娶金田家的女儿，是不是，鼻子？”“那还用说，车夫的老婆都听见了，那个该死的家伙还说：寒月要娶金田的女儿是绝对不可能的。”

“铃木君，你都听见了，真麻烦哩！”

“确实糟糕。苦沙弥真是多管闲事的家伙。”

“我想请你去他家，给他分析一下利害关系，到时别怪我们对他不客气。”

“不错不错，愚蠢的顽抗，只是自讨苦吃。我一定要好好提

醒他一下。”

“还有，来给小女提亲的人本来很多，不一定非得嫁给水岛。不过，据说这个水岛人品和学问都还不错，如果他用功上进，在最近得个博士学位，说不定还可以成全这一段姻缘，你可以婉转地暗示一下。”

“不错不错，这样对他一说，水岛本人一定会更加奋发努力，用功向上。好，我尊命马上去办就是。”

我得趁铃木先生光临之前赶回家去。我于是沿着老路三步并做两步回到那个屋顶上长着青草的家里，而且若无其事地绕着爬上了客厅的走廊。

主人这时已把一床白毛毡铺在走廊里，俯卧着，正在美丽的春光里晒脊梁。太阳光线真是意想不到的公平，虽然主人家的房子陈旧不堪，屋顶上都长了青草，但却和金田老爷的客厅一样充满着温暖的阳光。不过，那床白毛毡毯也太寒伧，都快磨出洞来了，主人根本不管这些，只管俯卧在上面，两手托着腮帮，右手还夹着一根纸烟。主人神情专注地凝视着烟头上冒出来的一缕青烟，烟缕在春风里荡漾着，划了无数个圆圈后，飘到女主人刚洗过的深紫色头发梢上，主人仿佛进入了梦境。

而女主人这时却把屁股朝着主人。——怎么，女主人这么没规矩吗？——原来，这位把屁股对着主人的女主人，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利用今天的好天气，用鹿角菜和生鸡蛋把一尺多长的乌黑头发泡洗了一通。此时此刻，她正在给孩子缝坎肩，她的长发从两肩披散到脊背上，好像是在炫耀她头发有多秀美，就恭恭敬敬地把屁股对准主人坐下，好风干头发。

主人追逐那缕青烟，一直到女主人那头披散着的发丝上，突然，主人不觉大吃一惊，眼睛直直地盯着女主人头顶上看，原来女主人头顶心里有个亮疤，圆圆的，在温暖的阳光照射下，非常刺眼。主人不顾强烈的反光，只管睁大眼睛注视着。他的脑海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猛然浮现出一盏神灯，那是他家的祖传之物。主人至今还记得，他幼小的时候，不知看了多少遍，在黑暗中，只有这盏不灭的神灯发出亮光。接着，他又想起了观音菩萨的神鸽，他小时候每次到庙里去时，都要给神鸽买些豆子吃。豆子每盆两文钱，红色的陶器，那个陶器的颜色和大小，就和女主人的这个秃顶十分相象。

“可真像呵！”主人发生一声感慨。

“什么呀？”女主人头也不回地问。

“还问呢？你头上有一大块秃斑，知道吗？”

“嗯！”女主人随便地应了一声。

“是你出嫁的时候就有的呢，还是结婚以后才有的？”主人又问，好像受了女主人的骗似的。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秃起来的。有什么关系呢？”女主人倒像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

“没关系？不是你自己的头吗？”主人生气地说。

“就因为是自己的头，所以秃不秃没关系呀。”她说，但似乎有点不安，就抬起左手，摸了摸那个秃块。“哎呀，都长这么大啦！”

“这一定是病，说不定还会传染。你趁早找甘木医生看看吧。”主人说着，一边还不停地摸着自己的头。

“胡说八道！”

主人正要借机会发表他的奇谈怪论，这时，门铃乱响起来，有人在高声喊着：“借光！借光！”大概是铃木先生找上门来了。

女主人抱起针线包和坎肩，也顾不得跟主人争吵，匆忙跑到饭厅里去了。主人把毡子卷成一团，一抬手扔进书房。不一会儿，女仆送来一张名片，主人拿起来一看，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吩咐女仆请客人进来，自己却握着名片径直到便所里去了。我真弄不懂主人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到便所里去，更不知道他为

什么要带着铃木先生的名片去那儿。

女仆把花洋布的座垫在壁柜前铺正，说声“请坐！”就退下去了。铃木先用眼睛扫视了一番室内的陈设：壁柜里面挂着一幅“花开万国春”的立轴，不像是地道货色，京都制造的廉价青磁瓶里插着春分前后的樱花……察看了一番之后，铃木想起了女仆铺的座垫，正想坐上去，却看见一只猫儿毫不客气、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面。不用说，这只猫就是我了！铃木先生看起来有点不高兴，但还是做到了不露声色。但是，我坐在座垫上的模样，好像是在问铃木先生：“你是个什么人物呀？”

铃木先生似乎愤怒了，但他为了保持作为一个人的体面，并没有一手把我揪下来。他装着没看见座垫，皱着眉头，一脸的苦相，我觉得这可太有趣了。

正当我和铃木先生演着这一幕哑剧时，主人提着裤子从便所里出来了，“哦！”地打了声招呼，坐了下来。刚才提在手里的名片，已经无影无踪了，大概铃木藤十郎先生的名片早就在那个臭地方判处了死刑。我正为这事感到可笑时，就听见主人大骂了一声“这个王八蛋”，提起我的颈根，使劲把我扔到走廊里。

“请用垫子呀！真是稀客。你什么时候到东京来的？”

铃木先生把垫子翻了一个面，然后才坐上去。

“实在是忙得很，没有来得及通知你，我是最近调到东京的总公司来工作的……”

“那很好。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是呀，大约有十年了吧。”

“十年来，你的变化可真太大了。”主人上上下下打量着铃木先生。铃木先生的头发梳得油光光的，穿着英国制的毛呢西装，系着华丽的领带，胸前还挂着一条昂贵的金链。一点也不像苦沙弥的老朋友。

“是呀，在公司干活和你的职业可不一样，非得弄条戴戴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铃木先生顺便炫耀了一下他的金链。

“真金的吧？”一点也不礼貌。

“是十八K金的。”铃木先生脸带笑容地回答。“你看上去也老多了。该有孩子了吧，一个孩子？”

“不对！”

“两个？”

“不对！”

“还要多吗？那就是三个了？”

“是的，现在是三个，谁知道将来有多少。”

“还是老脾气，谁晓得将来还会不会再生！老大几岁了？不小了吧？”

“嗯，我也搞不清楚，也许是六岁，或者是七岁吧。”

“哈哈，你们当教师的可真悠闲，太好了。当初我要是也当教师就好了！”

“你当当试试，保证你三天就想打退堂鼓了。”

“是吗？我觉得当教师又清高，又舒服，还有闲时间，爱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做个资本家当然也不坏，但像我这种人可不行。”

“别提了，‘商人’嘛，我可是从来就讨厌这种人，只要赚钱，就什么都肯干。”主人当着和尚骂起秃驴来。

“也不全是这样。不过，金钱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东西。刚才我还在一个资本家那里听他说，要想赚钱，就得精通三缺，要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不是很有趣吗？哈哈……”

“这是哪个糊涂虫说的？”

“说这话的人一点也不糊涂，而且非常精明，称得上是个有名气、有威望的资本家呢。也许你也知道吧，就是住在前面横巷里的那位。”

“是金田吗？那家伙算个什么东西！”

“干吗生这么大的气？不过是打打比方，可不能那么认真。”

“谈谈开开心还行，可是那家女人的鼻子简直不像话！”

“你是说金田太太吗？她是一个很爽快的人呢！”“我可是说鼻子，大鼻子。”主人的闲情逸致又上来了，“铃木老兄，你知道查理曼大帝的鼻子是什么形状吗？”

“哈哈，你可真有闲情逸致！我不知道。”

“你知道惠灵顿的部下给他起了一个‘鼻子’的绰号吗？”

“你这么关心鼻子是怎么回事？鼻子是圆的，是尖的，那有什么关系？”

“这你就错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你知道帕斯卡尔说过这样的话吗？”

“说过什么？”

“他说，假如克里奥帕特拉女王的鼻子稍微短那么点儿，整个世界的历史就得重写了。”

“原来如此。”

“所以，你那么轻视鼻子的作用，可不行。”

“那好吧，今后我一定重视鼻子，还不行吗？暂且不谈这个了，我今天来，是有点要紧的事和你商量一下。那位你曾经教过的学生，叫做什么水岛——咦，水鸟——咦，怎么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经常到你这儿来吧？”

“你是说寒月？”

“不错，不错，就是寒月，就是寒月。关于他，我有些问题想问你。”

“是不是婚姻问题？”

“哦，大概是这一类的问题。我今天到金田先生那里……”

“前些日子，那个鼻子夫人倒是亲自来过一趟。”

“是吗？不错，不错，金田太太也这么说过。她说，本来是向苦沙弥兄请教，亲自跑来，没想到碰巧迷亭也在座，他老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开玩笑打岔……”

“首先，带着那么个大鼻子来，这是她的不是！”

“你说到哪儿去了，她并没有怪你。因为迷亭在这儿说东西的，不好详细地问你，很遗憾，所以托我来跑一趟，仔细地问一下。”

“那真是辛苦你了。”主人很冷淡地回答。但转念一想，还是把问题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为好，到底还是男女之间的事嘛！“他家的女儿愿意嫁给寒月吗？金田和鼻子的意思不去管他，她女儿自己的意见呢？”

“那个嘛，那，怎么说好呢，不管怎样吧，嗯，大概是愿意嫁给寒月吧。”回答是含含糊糊的，油滑的铃木先生好像有点狼狈，“据说还常常咒骂寒月先生呢。”

“这是什么意思。”主人感到莫名其妙。

“问题就在这儿呀。男女之间的情感是非常微妙的，有时越是爱一个人，就越是骂那个人，骂得厉害呢！”铃木先生突然机智起来说。

“这也太傻了吧！”主人听了这种精辟的话，可一点也不懂其中的意思。

“那样的傻东西世界上太多了。金田太太也是这么说的，她说她的女儿常常咒骂寒月先生是个傻头傻脑平庸的人，因此，她在心里一定是爱寒月的了。”

主人听了这个奇妙的解释，如坠五里云雾，只是瞪大了两只眼睛，像马路上的算命先生一样死死盯着铃木先生的面孔。铃木先生心想，这家伙，要照这样闹下去的话，没准这一趟又要白跑了，于是把话头引到主人能理解的这个方面来：

“你想一想不就明白了。人家有那么多的财产，又有那么好的姿色，不论到哪儿都可以嫁到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寒月先生也许了不起，但从身份上说——啊，这么说也许太不礼貌。——就

从财产上说吧，寒月先生是配不上人家的。”铃木先生看了主人一眼，觉得他快要说服主人了，将话题更进一步，想尽早完成自己的使命，“人家竟然托我来走一趟，还不是因为有意思吗？当然，金田先生并不考虑什么金钱啦，财产啦，只希望寒月先生能获得个博士学位。只要寒月先生本人愿意去挣一个博士之类的头衔，那么女方在社会上也就有面子，有光彩了。其实，按金田一家的意思，是博士还是学士倒不重要，就因为如今这个社会，就不能那么简单了。”

主人是一个单纯正直的人，几乎要被铃木这套美丽的说辞打动了。“既然是这样，下次寒月来的时候，我就劝他写一篇博士论文吧。不过，他不想不想娶金田家的女儿，我还得查问一下。”

“‘查问’什么呀，要这样郑重其事的，事情就办不好了；还是在闲谈的时候不露声色地试探一下他的心，这才是个好办法呢！”

“试探他的心？”

“唔，说‘试心’好像是个病句——当然，不试也不要紧，谈着谈着自然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不明白，我要是不问清楚，一辈子也不会明白。”

“不明白的话，唉，也没什么关系。不过，像迷亭先生那样，狗逮耗子似的乱搅和，我总觉得有些不妥。”铃木先生正在一个劲儿讨好主人，斥责迷亭先生的时候，正如俗语所说“说曹操，曹操就到”，迷亭先生像平常一样，从主人家后门进来了，还是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连门都不敲一下。

“哎呀，真是稀客稀客。瞧瞧这点心，到底和往常不一样呵！”迷亭先生一面说，一面把藤村点心铺买来的栗子粉糕一个劲儿往嘴里塞。

铃木先生瞠目结舌地愣住了。主人却嘻嘻地笑个没完。迷亭先生只顾巴答巴答地嚼着点心。我从走廊上望着这一刻的情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觉得好像是又一幕哑剧上演了。

“我还以为你这一辈子都在奔跑，什么时候又跑回来了。多活几年是挺要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碰上个好运气呢。”迷亭先生一开始就跟铃木先生这么说话，就像跟主人说话一样，根本不讲什么客套，尽管他们从前都是同吃同睡的朋友，到底有十年不见了，按说应该庄重一点，迷亭先生却对这一套不理不睬。

铃木先生有些不安，说不出话来，只是神经质地捻着那条金链。

“铃木兄，你坐过电车吗？”主人突然向铃木先生问了个奇怪的问题。

“嗨，今天我好像是专门来叫你们戏弄的。我再是个乡巴佬，可也还有电车公司的三十股股票呢。”铃木先生又气恼又得意地回答。

“那可不能小看您老兄了。我记得我原来有八百八十八股半股票。可惜给虫子咬坏了，如今手里只剩半股。要是老兄早一点来东京，我肯定已经把虫子还没来得及咬坏的那十股送给老兄了，实在是抱歉！”迷亭先生用作弄人的口吻说。

“还是那么耍贫嘴！不过，玩笑归玩笑，你要是手里真有那种股票，是决不会赔本的。”铃木先生又谈起了自己的生意经。

“别去管什么股票了。我真想让曾吕崎坐一下电车，就是一次也成呀。”主人望着栗子粉糕上面的牙印，伤心地说。

“这个‘天然居士’要坐电车的话，一定会舍不得下车了。”迷亭先生说。

“听说他已经死了，真可怜。那么聪明的一个人，真可惜！”铃木先生话音刚落，迷亭先生马上接着说：

“脑子是很灵光，做饭就不行了。每次轮到他值日的时候，我总是跑到外面去吃面条。”

“不错，不错，曾吕崎煮的饭总是夹生的，工也不喜欢吃。

而且，他一做菜，就准是冷豆腐，简直冷得不能进嘴！”铃木先生也从记忆的深渊里，翻起了十年前的牢骚话。

“苦沙弥兄从那时起就和曾吕崎成了亲密的朋友，每天晚上，总是一道出去吃汤元，就因为汤元吃多了，现在患上了慢性胃病，痛苦不堪。老实说，苦沙弥汤元吃得比曾吕崎多，照道理，应该死在曾吕崎前面才是。”迷亭先生恶作剧地说。

“哪有这种道理！你只记得我吃汤元，就忘了自己的丑事？”主人不示弱，也揭起迷亭先生的老底来，“迷亭从那会儿就爱说大话。约好的事情，从来就不履行。你要责问他，他就一个劲儿搪塞，推托责任，死也不肯认错。记得那年庙里的紫薇花开放的时候，他对我说，要赶在花儿凋谢之前，完成一部美学概论。我说不可能吧，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写成。于是，迷亭怎么说来着：别瞧我这个样子，我可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你说怎么啦，迷亭先生一点也没有动手写书的样子，七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还是一页也没有写出来。后来紫薇花渐渐凋谢了，直到枝头上一朵花也不剩的时候，迷亭依旧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又扯了个什么理由懵人吧？”铃木先生插嘴问。

“他是个脸皮厚的家伙。他居然还说：我虽没别的本领，可在意志方面还是比你强。”

“真是一页也没写？”迷亭先生忍不住了，质问主人说。

“可不是，最后还是一页也没有写。”主人肯定地说。

“这就是迷亭兄的特色，真有意思，真有趣！”铃木先生不知为什么对这种事感兴趣起来，而且说话的语气，和迷亭先生不在座的时候大不相同。这大概是聪明人的特色吧。

“有什么意思呀！”主人仿佛直到今天还在生气地说。

“那件事实在对不起你了。为了补偿你在当时的损失，我一直在尽力地张罗孔雀的舌头之类款待你。请你再也别生气了，就耐心等着我的好消息吧，不过，谈到写书，我今天可带来了一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奇闻呢！”迷亭先生说。

“你每次都说是新闻，我可不上你的当了。”主人说。“不过，今天带来的奇闻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奇闻，一个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奇闻。”迷亭先生使劲地强调，生怕别人不相信的样子，“你知道寒月近来在干什么吗？在起草博士论文呢。我还以为像寒月这种自夸有见识的人，决不会干这种事，挖空心思去写什么博士论文这么无聊的东西，真是可笑，这不是很可笑吗？你无论如何得通知鼻子夫人一声，说不定她近来做梦都梦见博士呢！”

铃木先生一听还有这种事，马上精神百倍，使劲向主人挤眉弄眼，意思是说：“可不能说呀！可不能说呀！”可是，笨拙的主人却一点也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刚才一见到铃木先生的时候，听了他的甜言蜜语，只觉得金田小姐也够可怜的；这会儿听到迷亭先生提起鼻子夫人来，又想起了前些日子那场不愉快的争吵。然而，不管怎么说，寒月起草博士论文，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奇闻。原来在主人看来，寒月娶不娶金田小姐根本无关紧要，但寒月要能成为一个博士，总是一件好事情，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寒月真开始写博士论文了？”主人对铃木先生的暗示置之不理，热心地问迷亭先生。

“你总是不相信别人说的话！不过，论文的题目究竟是关于橡树果子还是吊颈的力学，我还不得而知。总之，这是寒月的事情，说出去一定会让鼻子夫人吃惊的。”

从刚才迷亭先生乱喊鼻子鼻子的时候起，铃木先生就显得很不安。但是，迷亭先生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他仍旧滔滔不绝地往下说：

“后来我对鼻子又进行了研究，发现金田鼻子夫人的鼻子是很了不起的，几乎称得上是永垂不朽的，可惜没有人注意到这么个鼻子，以至于在那张脸上默默无闻地长着，真是可悲可叹呀！下次她再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画画她的鼻子，作为一个标本，供

美学研究时参考。”

“可是，我听说那个姑娘很有意思，要嫁给寒月呢。”主人把刚才从铃木先生嘴里听来的话，不假思索地重复了一遍。铃木先生一听，神色更加忐忑不安了，脸上的神色很不好，好像在说：这下全完了。他接二连三地向主人眨眼睛，递信号，想让主人住嘴；然而，主人还是无法理会到。主人就像绝缘体一样，始终没有感受到铃木先生电流的刺激。

“这事就怪了。那种女人养出来的姑娘也懂得爱情？不过我想，如果她懂得爱，也没有什么，恐怕也不过是一种鼻爱罢了。”迷亭先生怪声怪气地说。

“什么鼻爱嘴爱的，寒月娶了她也还行。”

“也还行？你是这么说的。前几天你不是大加反对吗？怎么今天又软化了，真是鬼迷心窍！”

“不是软化，他也不是鬼迷心窍了。可是……”主人说。

“可是，总有些不对劲儿吧。铃木兄，你也算是个小资本家了，我跟你谈谈，你给评评理。那个叫金田什么的，把他家的姑娘，硬是要提拔为天才的水岛寒月先生的夫人，这两个人简直有天壤之别，我们做朋友的怎么能对这件事置之不理呢？你虽然是个小资本家，也不会同意他们两个结合吧。”

“不错，不错，真是妙极了。迷亭兄豪侠气仍不减当年，真是了不起！”铃木先生不想争辩，一心想糊弄过去。

“承蒙你的夸奖，我索性把我的博学多才拿出来给你们看看。从前，希腊人非常注意体育，他们设了许多重赏，奖励那些在竞技上获胜的英雄。然而，奇怪的是，历史书上却没有看见他们表彰有知识学问的学者，我一直非常诧异，百思不得其解。”

“那确实有点奇怪。”铃木先生一听迷亭先生不再提及寒月了，松了口气，于是，随声附和地说。

“但是，就在两三天前，我在研究美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其中的奥妙，多年的疑团一下子消失了，这个痛快劲儿就别提了。”

迷亭先生说话很擅于夸张，这连本来也很擅长此道的铃木先生也禁不住闭上了嘴，一言不发。主人低着头，用假象牙筷子叮叮咣咣地敲着点心碟子的边儿，仿佛在说：“话匣子又打开了！”迷亭先生哪管这些，依旧口若悬河：

“你们猜猜，是谁把我们从这团迷雾中救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最了不起的学者——古希腊哲学家、逍遥派的祖师爷亚里士多德。他是怎么解释的呢？——喂！别敲碟子啦，好好儿听着！——原来呀，希腊人在体育竞赛中获得的奖品，比竞技本身更加贵重。因为更加贵重，所以才成为一种表扬，成为一种奖赏。然而，知识这种东西怎么样呢？假如对于知识也有什么报酬的话，那这种报酬非要比知识更贵重不可。更何况，世界上哪有比知识更贵重的东西呢？没有，根本就没有！如果用比不上知识的东西来酬报知识，那岂不是损害了知识的尊严。你们懂这个道理吗？”

迷亭先生察觉主人和铃木先生有点冷淡，于是停了一会儿，但还是按自己的兴致接着说：

“因为希腊人懂得，不管是多少金银财宝，哪怕堆得像奥林匹斯山那么高呢，还是配不上知识，因此，干脆就不给知识任何报酬了。基于这个事实，我们已经明白，黄金白银是无法与知识匹敌的。既然我们已懂得这个道理，就来谈谈眼前遇到的问题。金田某某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把鼻子眼睛都钉在钞票里的家伙吗？打个比方说，他这个人不就是一张活动钞票吗？！活动钞票养出来的女儿，最好也不过是一种活动邮票而已吧。再来看看寒月先生的情况？他是日本最高学府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虽然因为他自己的一时冲动，发生过吾妻桥投水失败的事情，然而那也是有激情的青年人经常干的事情，丝毫也不会损害他渊博的学问。

寒月和那种活动邮票相比，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他要是和金田的女儿结合，就好像百兽中最聪明的大象，跟最贪婪的小猪结婚一样荒唐。你说对不对，苦沙弥兄？”迷亭先生发表完议论之后，想征求一下主人的意见，没想到主人又默默地在那里敲起了点心碟子。

铃木先生满脸沮丧，无可奈何地说道：“不至于那样吧！”他刚才在主人面前说了迷亭许多坏话，现在要是再说点什么不太对头的话，恐怕愣头愣脑的主人揭发出来，那就更糟了。所以，他只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铃木先生的确是一个聪明透顶的人，他懂得尽力地避免不必要的抵抗，这才是识时务的英雄；而且他还明白，多余的争辩是封建时代的遗物，人生的目的不是清谈而是行动；事情只要按照自己的意图一步一步地实现，那就算达到人生的目的了。没想到正当他快要说服苦沙弥时，突然跑出个迷亭这样的怪人，竟然使他手足无措，异常窘迫。

“你因为不明白实情，所以能说什么‘不至于那样’，摆出一副高雅的样子。但是，你要亲眼见到那位鼻子夫人蛮横不讲理的模样，就算你再怎么拥护资本家，也一定受不了。是不是，苦沙弥兄？那时你不是同鼻子夫人狠狠地斗了一场吗？”迷亭先生说。

“虽然如此，对我的批评可没有对你那样可怕！”主人又争辩说。

“哈哈……你真是个自信的家伙！我的意志比谁都强，但脸皮却没有你那样厚，佩服，佩服！”

主人和迷亭先生你一言我一句地争吵起来。铃木先生看见话题终于离开了金田老爷的问题，一颗心这才放下来，说道：“迷亭兄依旧这么天真烂漫，这么有趣！我们老朋友见面，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真是痛快之致。今天没想到在苦沙弥兄家遇到迷亭兄，非常高兴！不过，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办，只好失陪了。”说完，铃木先生站起身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迷亭先生不想再与主人纠缠下去，也站起身来，说：“我也要走了。这会儿，我非得到日本桥的‘曲艺矫风会’去赴一个约会不可，这样吧，铃木兄，我们一起走到日本桥再分手。”

“不错，不错，好极了，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散步了。”铃木先生说。于是两个人拉着手离开了。

五

铃木先生和迷亭先生回去之后，主人家里非常安静，静得像下了一场大雪的冬夜。

主人还像往常一样，一头钻进书房里去了。两个大孩子并排躺在六张席子的小屋里睡觉。在隔着一层纸墙壁的那间朝南小房子里，女主人躺着，给那个叫绵子的三岁小孩子喂奶。屋外夜色一片朦胧，从邻街的公寓里不时传来轻微的笛声，使人昏昏欲睡。

我的晚餐只是一点汤和几片蛤蜊肉，吃完以后我直犯困。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钻进孩子们的被窝里，舒舒服服地躺下了。……我沉沉地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晨，屋外红日高照，初春的天空一片晴朗。这时，我看见主人夫妇俩在后门口和一名巡警谈话，气氛庄严肃穆，看样子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于是我一边用前脚洗脸，一边仔细地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那末，就是打从这儿进去，绕到卧室那边去的啰。您夫妻睡得很沉，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巡警问。

“嗯！”主人似乎有点害臊地回答。

“那末，估计小偷是在夜里几点钟来作案的呢？”巡警问了这么个荒唐的问题，如果知道是几点钟，早就抓到小偷了。

“那，到底是在几点钟呢？”主人还傻乎乎地与女主人商量。

“让我想想看……”女主人说。仿佛只要想一想就明白了似

的。

“昨晚你是几点钟睡的？”女主人反过来问主人。“我当然比你晚睡了。”主人回答。

“是呀，我是比你先上床。”女主人说。

“那你早晨几点钟醒的？”主人又问。

“大概是七点半吧。”女主人答道。

“那末小偷是几点钟进来的呢？”主人又追问了一句。

“那大概是在半夜里吧。”女主人答。

“半夜当然是半夜，我问的是几点钟！”主人有些生气地说。

“究竟是几点钟，不好好想一想怎么知道呢？”女主人还想仔细地回忆一下。其实，巡警是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他根本就不关心小偷进来的确切时间，没想到主人夫妇偏要商量个没完。警察听着听着就不耐烦了，说：

“那末，你们不清楚盗窃发生的具体时间啰？”

主人马上用他一惯的腔调说：

“哦，可不是吗？”

巡警又正襟危色地说：

“那末这样吧，请你写一个失窃的诉状，就这么写：明治三十八年某月某日，在关着门睡觉的时候，有贼撬开某处某处的门，偷偷溜进了某处某处房间，偷走什么什么物品多少件，特此上诉。——听好了，这是诉状，而不是报告。”

“物品要一件一件都写上吗？”主人问。

“是的。比方褂子几件，价值多少等等，列出一个清单就行了。——我就不进门查看了，既然偷窃案已经发生，以后把诉状交过来就行了。”巡警满不在乎地把话说完，一转身就回去了。

巡警刚走，主人就拿着笔和纸来到客厅，并且把女主人叫到跟前，像逼供似地说：

“我要写诉状了，把被偷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报上来，快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哟，倒霉鬼，什么‘快报’呀，你怎么这么横，我才不报呢！”女主人只系了一条细腰带，坐下来。

“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妓女！为什么不把大腰带系上？”

“被贼偷走了。”

“连你的大腰带都给偷了？太可恶了！”主人嘴里嘟囔着“大腰带，大腰带”，写在纸上，又接着问：“值多少钱？”

“六元钱左右吧。”

“用这么贵的带子，太浪费了！以后买一元五角左右的。”

“哪有那么便宜的带子！所以说你一点也不懂人情世故。”

“唉，得啦得啦。还有什么？”

“缎子褂一件。那可是婶婶留下来的纪念品，意义非同一般……”

“别啰里啰索的。价钱是多少？”

“十五元。”

“居然穿十五元钱一件的褂子，不太符合自己的身份吧。”

“有什么不好，反正不是你花钱买的。”“还有什么？”

“黑袜一双。”

“谁的？”

“你的呀。二角七分。”

“还有别的东西吗？”

“山药一箱。”

“连山药都拿走了？是打算煮了吃呢，还是熬汤喝？”

“谁知道他想怎么吗。你去问那个小偷好了！”

“报多少钱好？”

“山药的价钱我可不知道。”

“那就写十二元五角吧。”

“瞎说，值这个价吗？”

“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归不知道，可是十二元五角什么的，也太不合实际了。”

“一会儿说你不知道，一会儿又说我没谱儿，那简直不合逻辑！所以说你是奥坦京·巴莱奥罗加斯嘛！”

“是什么？”

“奥坦京·巴莱奥罗加斯呗！”

“这是啥东西呀？”

“什么都行。还有什么？我的那些衣服怎么不报上来？”

“先给我讲明白奥坦京·巴莱奥罗加斯是什么意思，我才报！”

“没意思。”

“你太欺负人了！明明知道我不懂英语，还故意用英语骂人。”

“别说傻话了。快报，要不赶紧东西就追不回来了。”

“反正是来不及了，倒不如请你把奥坦京·巴莱奥罗加斯的意思讲给我听听。”

“真顽固！不报就不报，诉状我也不写了。算了算了！”主人说完，突然站起身来，进了书房。女主人从客厅气恼地走进了饭厅。两人一个在书房，一个在饭厅，僵持了长达十分钟之久。

正在这时，多多良三平先生来势凶猛地打开大门，进来了。多多良三平先生原来也是主人的学生，现在已从法科大学毕业，在某公司的矿山部工作，也是一个资本家的苗子，铃木藤十郎的后辈。三平先生常常到老师的破房子来访问，主人家那箱被偷走的山药就是他送来的。

三平先生二话没说，就在榻榻米上一屁股坐下来。用唐津地方的土话说：“师母，今天好个天气喏！”

“哎呀，是多多良先生！”女主人像是突然清醒过来似的，急忙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到啥子地方去了？”

“哪也没去，在书房里。”“小姑娘们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话音刚落，就看见敦子和骏子俩从隔壁屋子里飞跑了出来。

姐姐敦子一见多多良先生，就想起以前的约定，催问道：“多多良先生，今天带鱼饭卷来了吗？”

多多良先生一面搔着头一面说：“你的记性真好喏。今天我又忘了，下次一定带来。”

姐姐说：“讨——厌！”妹妹也学她说道：“讨——厌！”

“鱼饭卷虽然没有带来，前些天可送了山药来喏。还没吃吗？快让妈妈煮给你们吃！”

“多多良先生，真是多谢您了！”女主人微笑着说。

“怎么样？好吃吗？唐津的山药可比东京的好吃多了，我还特地为它们做了个箱子，没有折断吧？”

“真让你费心了，昨天夜里那箱山药被贼偷走了！”

“被贼偷了？该死的东西！竟然还有那么爱吃山药的人！”三平先生十分感动地说。

“妈妈，那个贼长得什么样儿？”妹妹骏子提了个怪问题。

“嘿，很可怕的脸儿！”女主人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说完，望了望多多良先生。

“可怕的脸儿，像多多良先生的这种脸儿吗？”姐姐敦子好奇地问。

“快别胡说！”女主人制止说。

“哈哈……我的脸这么可怕吗？真糟糕！”多多良先生又搔着头说。他的头后面有一个直径大约一寸的秃块。第一个看到这个秃块的是姐姐敦子，她嚷道：“哎呀，多多良先生的头，和妈妈的一样发亮哩！”

“妈妈，昨天晚上那个贼的头也发光吗？”妹妹骏子马上抢着问。

女主人和多多良先生都禁不住笑起来。为了跟多多良先生谈点正事，女主人把孩子们打发走了。

“多多良先生的头怎么啦？”女主人很诚恳地问。

“被虫子咬了，真不容易好喏，师母也是被虫子咬的吗？”

“真难听！女人要梳个髻吊着，都有点儿秃吧！”“秃都是细菌弄出来的喏。”

“我这可不是细菌弄的。——可是，多多良先生，你知道英国话‘秃’怎么说来着？”

“叫‘包尔德’吧？”

“不像是这么说的，很长的一个名字呢！”

“你问问先生不就行了。”

“他哪肯告诉我，所以才问你呀。是不是什么‘奥坦京·巴莱奥罗加斯’的？大概‘奥坦京’是‘秃’，‘巴莱奥罗加斯’是‘头’的意思吧。”

“可能是那个意思吧。我马上到先生的书房里去查查韦氏大辞典。可是，先生也太怪喏，这么好的天气，老呆在屋子里——师母，这样他的胃痛怎么能好呢，请您劝他去欣赏一下上野的樱花吧。”

“你去说吧，先生从来不听我们女人的话。”

“可是，我还得问问您，小偷除了偷走了山药，还偷了别的什么吗？”

“要是只偷走了山药，倒也没什么；该死的，把先生的衣裳也偷走了不少。”

“哎呀，这就不妙了，得借钱再买一些啦！这只猫要是一条狗就好了。师母，无论如何还是养一条狗吧。猫不中用，只知道吃喏，捉老鼠吗？”

“一只也没有捉过。”

“嗨，养着它干吗喏，干脆让我煮了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哎呀，多多良先生还吃猫肉？”

“吃过，吃过。可鲜啦！”

“真有本事。”

从前我就听说过，有些下流的书生，就是吃猫肉的野蛮人，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像多多良先生这种人，竟然也是他们一类人！看来，人类中假仁慈的人太多了。

主人到多多良先生想吃猫肉，从书房里冲了出来。他满脸沮丧的神情，好像胃病又发作了似的。但对我来说，主人仿佛救星一般，把我从多多良先生的魔爪中拯救了出来。主人来到饭厅说：

“别谈猫儿啦。衣服被偷走了，我可被冻死了！”

看那样子，主人也的确是很冷的，昨天他还穿了两件棉衣，今天却只穿了一件夹袄和一件短袖衬衫。

“先生，当教师到底不行喏，一遇上小偷搞一下，马上就受不了啦。为什么不换个职业，也去当个资本家去？”

“先生生来就讨厌资本家，说了也没有用。”女主人在一边帮脸道。她一直希望主人成为一个资本家。

“我最讨厌的还是你！”主人粗暴地对女主人说。

“您连活在世上也都讨厌吧。”女主人打算痛痛快快地把主人挖苦一顿。

“的确不太喜欢。”主人出人意外地回答了一句，那副从容的样子，让女主人也奈何不了他。

“先生，您要是整天闷在书房里，不出去活动活动散散步啥子的，身体会搞坏喏！——您还是当个资本家吧，要说赚钱，可真是什么力气也不费喏！”多多良先生说。

“你不也没赚到钱吗？”

“看您老人家说的，我去年才进公司。就是这样，但是和先生比起来，也还是有点储蓄的喏。”

“你攒了多少呀？”女主人热心地问。

“已经有五十元了。”

“那，你每个月的薪水有多少呢？”女主人又询问。

“三十元喏。每个月存五元在公司里，到有啥急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师母，您没买电车公司属下的股票吗？今天买上，再过三四个月，就会翻两倍了。真是喏，只要有点钱，马上就会两倍三倍滚起来的。”

“要有些钱存着，在遭了贼偷之后也不至于这么为难了。”女主人嘟哝着说。

“所以说，只有当资本家喏！——先生，您认识那位铃木藤十郎先生吗？”

“嗯，他昨天才来过。”主人有气无力地说。

“是吗？前些日子，在一个宴会上，我遇到他，他还提到过先生呢！”

“听说他近来调到东京总公司来工作了。”

“是的。这个人很有才干，把我也看作他的朋友喏。——先生，您猜猜他每月赚多少钱？”

“不知道。”

“月薪是二百五十元，年中年尾还有分成，平均总有四五百元喏。像他那样的人收入那么多，而先生呢，教了十年的专业英语，却还是这么个破落相，真有点傻喏！”

“是太傻了！”主人说。大概因为太贫穷了，比一般人更向往金钱，才这么骂自己傻的。

多多良先生竭力鼓吹了一通当资本家的好处后，觉得再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了，于是换了个话题说：“师母，有个叫水岛寒月的人，经常来看先生吗？”

“怎么不来呢，一有空他就来。”

“是个啥样子的人物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听说是一位挺有学问的人哩！”

“还是一位美男子吧？”

“嗬嗬嗬……，跟多多良先生长得差不多吧。”

“是吗？跟我差不多？”多多良先生受宠若惊地说。

“你怎么也知道寒月的名字？”主人突然问多多良先生。

“那，寒月先生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就不能知道他的名字喏？”多多良先生有些不服地回答。

“比你不知要强多少倍！”主人说。

“是吗？”多多良先生既不发笑，也不发怒地说。这一点倒是他的特色。“他最近是在读的读博士吗？”

“听说正在着手写论文。我想大概快了。”主人说。

“依我看喏，也不过是个糊涂虫。写博士论文啥子的，有什么出息呢？”

“你一向见识高明。”女主人笑眯眯地说，不知道是在嘲笑多多良先生，还是在夸奖多多良先生。

“有人拜托我了解一下寒月先生，说啥子他要是成了博士，就可以把谁家的姑娘嫁给他。我对那个人说喏，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傻人呢？与其嫁给一个为了娶人家的姑娘而做博士的人，倒不如嫁给我呢！”

“那是谁说的？”

“那个拜托我了解寒月的人喏。”

“是不是铃木？”

“不是，要是铃木先生，我还不说得这么直接。那人是我的上司喏。”

“多多良先生看来也只是一个在背后耍威风的人，到我们家来派头十足的，一见了铃木什么的，腰部直不起来了。”女主人说。

“可不是喏，要伸直腰，不就危险啦！”

“多多良，咱们出去散散步，好不好？”主人突然心血来潮似地说。

主人破天荒提出离开书房出去散散步什么的，大概是因为他一直穿着一件夹袄，冷得受不了了，心想出去走动走动，也许会暖和点儿。善于随机应变的多多良先生，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去吧。是到上野去看樱花呢，还是到芋坂去吃汤元？先生，您吃过那里的汤元没有？师母您也去尝尝吧，又软又便宜喏。而且还请喝酒呢！”多多良先生又是语无伦次地乱扯了一通。这时主人早已带上帽子，到换鞋的台阶那里去了。

至于主人和多多良先生在上野公园干了些什么把戏，又在芋坂吃了多少盘汤元，我实在是不想去侦察。我感到累了，得好好休养一下。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直到春天的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我终于朦朦胧胧地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我生活在庸人的包围之中，我也就不得不降下自己的身份，做一只庸猫了。要想做一只庸猫，就必须捉老鼠。再说，前几天我就听说，日本正在和俄国打仗，我是一只日本猫，自然得热爱祖国了。我甚至想组织一个猫儿作战队，上前线去用爪子抓俄国兵。既然这么斗志昂扬我想闭着眼睛也能捉到老鼠的。听说从前有一个人，他问当时的一位有名的禅师：“怎样才能悟禅呀？”禅师不假思索就回答他：“做到猫捉老鼠那样就行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干什么事只要像我们猫逮老鼠那样专心致志，就能获得成功。我打定主意今天晚上就开始捉老鼠。

夜深了，四周一片寂静，主人一家和女仆阿三都睡着了，只听见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响。我想，此时正是老鼠出没的高峰，可是，它们会从什么地方出现呢？

我屏住呼吸，静心静气地听着，终于，没过一会儿，就听见厨房里有响动。我急忙蹑手蹑脚走了过去，只见吊桶中间有个尾巴闪了一下，就钻到洗碗池底下，再也看不见了。又过了不一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儿，洗脸架上的刷牙杯子和铜脸盆乒乒乓乓撞在一起乱响，我想，这家伙总算出现了，可是转身一看，瞥见一只长达四五寸的大老鼠，正在那里用刷牙粉刷牙呢。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非要露他一手，让主人家和阿三瞧瞧我的厉害。说时迟，那时快，我纵身一跃，笔直地向那个大块头扑去，——只听得一声巨响，直吓得我魂飞魄散，那只老鼠早趁机溜之大吉了，只见那个铜洗脸盆在地板上滚着，刷牙杯子飞出老远老远，原来呀，我一着急，把洗脸架子给撞翻了，真扫兴！

“有贼！”主人扯着嗓子喊叫着，从卧室里飞奔出来。我只得躺在我吃剩下的那堆蛤蜊壳旁，假装睡着了。这时屋外的月亮已经西沉，一片天昏地暗。

六

时间一晃，火热的夏天再次来到。

老天爷今天是怎么啦，弄得这么热，而且好久也不下一场雨，我是一只猫，都忍受不住了。

我听主人说英国有个叫什么锡德尼·史密斯的人，就抱怨过夏天，他说：“真恨不得刮下皮，挖下肉，就剩下骨头来凉快一下。”在人类眼里，我们猫儿好像一年四季都是一个脸色，穿着同一件皮衣裳，生活悠闲安逸。实际上呢，我们猫儿的感觉可灵敏了。就说我吧，这么热的天，多想洗个澡呵，可我身上这件皮袍，泡了水就不容易晒干，所以我只好忍住一身的汗臭，活到今天还没进过一次澡堂子，虽然我是一只很有修养的猫，懂得如何静心静气对付酷热，但身上到底还穿着皮袍子，不感到热那才怪了。

热成这个样子，我养成的习惯——午睡，也做不到了。那就找点什么事儿做做吧。我已很久没去观察人类社会，我烦透了他

们，不过这会儿我不瞧瞧他们在干什么，还能怎么样。

主人的性格有一点特别像猫，就是非常爱睡午觉，在今天热得烫人的中午，连我都睡不着了，他照样在那里鼾声大作，睡得很熟，所以，要想从主人开始观察，什么也得不到。要是迷亭先生这会儿跑了来，情景肯定就不一样，可迷亭先生偏偏又没来。

正当我想迷亭先生的时候，忽然听到厨房里有浇水的声音，还有人大声说话：“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再来一勺怎么样？”嚷得全家都听见了。

女主人这时正在隔壁房间里，趴在针线箱上睡得正香。听到叫嚷声时，女主人吓了一跳，睡眼惺松地，来到客厅，一看，迷亭先生大模大样地坐在上座，还摇着扇子呢。

“哎呀，您来啦！”女主人有点狼狈，鼻尖上还沾满了滴汗珠。

“我刚到的。刚才阿三在洗脸间给我浇了几勺凉水，总算活过来了。这鬼天气也太热了。”

“可不是吗？”

女主人和迷亭先生把天气骂了一阵，随后，迷亭先生信口开河地说：

“大嫂，昨天我还在屋顶上煎过鸡蛋呢！”

“怎么煎的？”

“我看见屋顶上的瓦片烫极了，觉得空着挺可惜的，就把牛油化开，把鸡蛋打在里面了。”

“哎呀，怪可惜的！”

“可是，太阳却不像女仆那么听话，煎了半天，也只煎了个半熟。”

“哎呀，你总是干些古怪的事。”

“大伏天那么凉快，这几天却热得透不过气来，这才是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事！”迷亭先生说。

“可不是吗？”女主人随便回答了一声，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哎呀，正是吃饭的时候，我怎么忘了呢，实在太粗心了——家里没什么好吃的，就请迷亭先生吃点茶泡饭吧。”

“不必了。刚才我在街上馆子里预定了一点吃的，呆会儿拿过来一块吃吧。”

女主人只是“哎呀”了一声。

正在这时，主人迷迷糊糊地从书房走出来，一面打哈欠，一面皱着眉头，说：“老这么乱吵乱闹的，连个觉也睡不好。”

“哎呀，您醒啦！惊动了您的龙眼，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好了吧，请坐请坐！”迷亭先生喧宾夺主地说。

主人一言不发地坐下来，随手从烟盒里取出一支“朝日”牌香烟慢慢吸起来。不一会儿，阿三从厨房走过来，说客人定的饭送来了，把两笼荞麦包子端进了客厅。

“迷亭，天气这么热，吃包子对身体不好。”主人说。

“你放心，爱吃的东西，吃了不会有坏处。”迷亭先生边说边把蒸笼盖子揭开，接着把调料散在碗里，胡乱搅了一通。

“撒那么多生姜，太辣了吧！”主人有点担心地说。

“这才够味呢！”迷亭先生一边大嚼包子，一边点着头，夸这包子做得地道。没嚼几下，两笼包子和一碗生姜调味汁都下了迷亭先生的肚子，再看时，迷亭先生的两眼中间，有一两滴眼泪从眼角滴到了脸颊上。究竟是因为生姜太辣呢，还是吞包子太辛苦了？我就不清楚了。

“迷亭，你可真了不起，竟然一口就吞下去了！”主人赞不绝口地说。

“真会吃！没噎着吧！”女主人又赞赏又担心地问。

迷亭先生一言不发，放下筷子，拍了拍胸脯，然后才说话：“大嫂，一笼包子一般只许三口半，最多也就四口吃干净，否则

就不香了。”说着说着就用手擦了擦嘴，休息了一下。

正在这时，寒月先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戴了一顶呢帽，大热天里就跑来了。

“哎呀，美男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迷亭先生几乎是跳起身来说。

“寒月，博士论文写完啦？”主人关心地问。

迷亭先生紧接着也说道：“金田小姐等不及了，还是请你赶紧交上去吧。”

寒月先生好像有什么心思，苦笑着说道：“我也想赶紧交出去，让她放心，可博士论文那么简单吗？不下苦功夫研究不行呵。”

“你写的什么论文题目？”主人认真地问。

“题目吗？还挺长的，叫：紫外线对青蛙眼珠电动作用的影响。”

“真不愧是寒月先生！研究起青蛙的眼珠来啦！苦沙弥兄，要不要先把论文题目告诉金田家的鼻子？”迷亭先生向主人提议。

主人没有理解地，继续问寒月先生：“研究起来费劲吗？”

“是够复杂的。首先，青蛙眼珠水晶体的结构，就像个谜语，得做许多实验。得先造一个玻璃珠子，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寒月先生脸露难色地说。

“你做好玻璃球了吗？”主人问。

“哪有那么容易。我一点一点地磨，怎么也磨不出一个圆，不是这里多一点，就是那里少了一点。从一月份到现在，我就磨呀磨的，总算磨了三个，可没一个合格。”寒月先生无可奈何地说。

主人马上严肃地问道：“你每天磨玻璃球自然没错，不过，你究竟什么时候能磨成呢？”

“这个嘛，按目前的情况说，大约需要十年吧。”寒月先生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点泄气地回答。

“十年也太长了一点！能快点吗？”主人急切地问。

“我看十年还算是快的，看情况，也许要花二十年功夫呢！”寒月先生说。

“这么说，你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博士？”主人又问。

“本来想早点拿个博士学位，叫金田小姐放心。可又磨不好玻璃球，重要的实验就没法做了……”寒月先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用安慰别人的口气说，“你们用不着为我担心。金田家已经知道我磨球的事。老实说吧，两三天前，我到他家去过一次，亲自把详细情况告诉他们了。”说话的时候，还一幅得意的样子。

这时，女主人奇怪地问道：“可是在一个月前，金田老爷一家子不是都到大矶海滨避暑去了吗？”

寒月先生一听，有点狼狈，但却故意装出又呆又傻的样子：“那就怪了，是怎么回事？”

凡是谈话接不上茬的时候，迷亭先生准有那么一手，打破僵局，使大家皆大欢喜。他说：“上个月就到海滨去了，两三天前在东京相遇，这种事情既神秘，又有意思，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心灵感应”吧！在两个人情深意切的时候，这种现象是常常发生的。乍一听，仿佛是痴人说梦，但这个梦却比现实更真实。”

“哎哟，看您胡说些什么呀！”女主人不解地说。这时，格子门上的门铃响起来了，女主人说：“哎呀，又来客人啦？”忙起身回饭厅里去了。

紧跟着走进客厅里来的，原来是越智东风先生。

只要东风来到了主人家，那就是说经常出入主人家的怪物都到齐了，不会使我觉得寂寞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还感到不满意，那就太没良心了。我在纸门后静静地观察他们，看这些先生们要表演什么节目。

“好久没来请教了，真的好久了。”东风先生一边施礼，一边说。奇怪的是，我觉得东风先生是个天生的演员，这是我从他一样梳得光溜溜的头上判断出来的。

“哎呀，天这么热，还劳你大驾光临。请靠这边坐吧！”迷亭先生好像在他自己家里一样招呼道。

“好久也没有见到迷亭先生了。”东风先生说。

“可不是吗，记得还是今年春天在朗诵会上见过一面。最近那个朗诵会还热闹吗？”迷亭先生说。

“托您的福，还一直在搞呢！”东风先生欠了欠身子说。

“下次朗诵会什么时候举行？”主人问。

“七、八两个月休息，九月里打算再热热闹闹地举行一次，您有什么朗诵的好材料吗？”东风先生回答说。

“这个——”主人有点心不在焉，只说了半句。

“东风兄，朗诵我的作品怎么样？”寒月先生把话题接过来。

“是什么作品？一定很有趣吧？”东风先生问。

“是一个剧本！”寒月先生陡然提高了声音说，果然在场的三个人都像触了电似的，不约而同地瞧着他。

“剧本很好。请问是喜剧还是悲剧？”东风先生接着问。

“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近来什么旧剧新剧搞得很热闹，我就别出心裁地，试写了一种诗剧。”寒月先生仍然镇静自若地说。

“诗剧？这是个什么玩艺儿？”东风先生不明白，于是追问一句。

“诗剧吗，就是把‘具有十七字诗趣味的剧本’这句话简化为‘诗剧’两个字得来的。”寒月先生回答说。

主人和迷亭先生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我还是不明白。”东风先生呆头呆脑地说。

“因为‘诗剧’具有十七字诗的趣味，所以不能太长太拖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所以我编的是一个独幕剧。”寒月先生说。

“是这样，是这样！”东风先生假装懂了。

“那我先谈谈道具吧。既然是‘诗剧’，道具也得简单点儿，舞台正中间插一棵大柳树，树干上伸出一根枝条，枝条上停着一只乌鸦，这就行了。”

“那只乌鸦能老老实实在那里吗？”主人担心地问。

“没问题。把乌鸦的脚用绳子绑在树上就行了。

然后，在树底下放一个洗澡盆，有一位美人侧身坐在盆里用毛巾洗澡。”寒月先生继续说。

“有点颓废色彩！谁愿去扮演那个女的呢？”迷亭先生说。

“这好办，雇个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就可以。”寒月先生胸有成竹地回答。

“后来再怎么样？”东风先生一个劲儿询问剧情。

“然后，十七字诗的著名诗人高滨虚子先生，拄着手杖，戴着白草帽，穿着薄纱袍，脚登帆布鞋，渐渐走上舞台。从服装上看，他很像一个军火承包商人，不过，到底是个诗人，所以一定要装出一副推敲诗句的样子，悠闲自得地漫步。这样，当他快走到舞台正中心的时候，忽然停下来，看见了那棵大柳树，柳荫下还有一个皮肤白皙的女子在沐浴。等他吃惊地朝树上看过去，只见一只乌鸦停在柳枝上，偷看那个女子洗澡。于是虚子先生诗兴大发，不到五十秒钟，就高声吟唱出一句十七字诗：‘被入浴美女陶醉得停在枝头的一只鸦呀！’这时，拍板一敲，幕布立刻落下来。——情节大概就是这样。”寒月先生说完，好像在等待大家为他喝彩。

“以我看，情节似乎太简单，要是能再加上一些无足轻重的细节，就可以上演了。”东风先生认真地说，看样子他不满意。

迷亭先生也忍不住了，于是说：“说句不客气的话，你这玩意儿也太消极了。寒月呀，你还是钻进实验室去磨你的球吧。像

诗剧什么的，就算你写上一百两百个，也还是些靡靡之音，祸国殃民。”

“我的本意可是积极的！比方说，虚子先生在念完‘被入浴美女陶醉得停在枝头上的一只鸦呀’这句诗之后，就一把逮住那只乌鸦，不让它再如此陶醉下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很有积极意义的！”寒月先生充满激情地说。

“这倒是一种新的说法，请解释解释！”迷亭先生愣了一下说。

“从心理方面分析一下就很清楚了。实际上，陶醉不陶醉，是存在于诗人身上的一种感情，与乌鸦毫不相干。很明显，虚子先生撞见美女在洗澡，他本人一下子就深深地陶醉了。在陶醉之后，抬起恍恍惚惚的眼睛，看到停在枝头一动不动的乌鸦正朝树底下看着，于是就出现了错觉，以为那家伙是和我一样被迷得神魂颠倒了。把只是自己所感到的事物，大胆地扩展到乌鸦身上，而自己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能说没有积极意义吗？”寒月先生滔滔不绝地说。

“高明，高明。虚子先生要听见，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不过，观众恐怕还会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东风，你说对不对？”迷亭先生说。

“对，对，我也认为太消极了。”东风先生严肃地回答。

主人一心想转移个话题，于是问东风先生：“东风，你最后有什么新作出炉？”

“哦，有点东西，想请先生指教。”东风先生说着，就从怀里抽出一大迭诗稿出来。

主人拿起诗稿一看，第一页上写着两行字：

“不要和庸俗的人那样。请温柔地阅读！

呈献在富子小姐的梳妆台上。”

因为主人神秘地把第一页默读了好一会儿，所以迷亭先生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凑过来看，说：“哎呀，还是献诗！东风，你真有两下子。”

主人很奇怪地问道：“这个富子小姐，真有这么个人吗？”

“是的，她就在附近住。本来我想请她看看我这部稿子，才到这边来的。真不凑巧，她上个月就到大矶海滨避暑去了，没在家。”东风先生回答，一副怅惘的样子。

“这些诗我怎么一首都看不懂。”主人翻了翻书稿，稍微看了一下。

“先生看不懂这种诗，也不足为怪，因为今天的诗坛和十年前大不一样了。今天的诗，要是躺在床上或站在车站牌下读，是读不懂这些的。就是作者本人，你要问他写了些什么，他也往往答不上来。”东风先生为自己的诗辩护。

“这也太莫名其妙了！”主人抱怨了一句。刚说完，主人像是猛然想起了什么，突然跑到书房里去，没过多久就拿出一张小纸条来，郑重其是地说：

“东风的诗，刚才我已经读了，现在我想念一篇自己的小文章，请各位指教。”

“很长吧？”寒月先生问。

“不长，六十多个字而已。”于是苦沙弥先生读起了他的大作：

“日本人像肺病患者似地咳嗽，大喊道：大和魂！报贩子喊道：大和魂！小偷喊道：大和魂！大和魂飞越了海洋，在英国演说，在德国上演戏剧。”

“好，好，这篇比天然居士那个好多了。”迷亭先生忍不住插嘴说。

“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鱼店老板阿银也有大和魂。骗子、拐子，杀人犯都有大和魂！”主人继续念他的文章。

“先生，请加上一句：寒月也有大和魂。”寒月先生一本正经地说。

“大和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回答是：就是大和魂呗！”主人继续念他的文章。

“真有文采！”迷亭先生赞叹地说。

“大和魂是三角形的吗？大和魂是四角形的吗？因为是魂，所以大和魂永远是虚无飘渺的。”主人继续念他的文章。

“先生，大和魂这几个字，是不是用得太多了？”东风先生提醒主人说。

“我同意东风的意见。”迷亭先生说。

“大家都在说大和魂，却没有人亲眼见过大和魂。大和魂大概是一只天上的狗吧！”主人继续念他的文章。

几位先生等了一会儿，主人却没有继续念下去。最后寒月先生问：“完了？”

“嗯！”主人意味深长地答应了一声。

奇怪的是，一向喜欢评头论足的迷亭先生这次说得不多，他只是随便问了一句：“你想把这篇文章献给谁呢？”

“那就给你吧！”主人随口说道。

“不敢当！”迷亭先生连忙摆摆手说。

“你真认识那位金田小姐？”寒月先生突然向东风先生发问。

“真认识，而且关系也很密切。这个袋子里爱情诗很多，没有她我是写不出来的。你没听说，从古代以来，如果没有红颜知己，男人是写不出好诗来的。”

“可不是吗！”寒月先生苦笑着回答。

谈了这么多话，先生们似乎都累了，我也觉得听累了，于是跑到院子里，寻找螳螂玩儿。天气更加闷热，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晚上可能会下大雨。

七

最近，我开始做运动了。

谈到运动，也许有人会对我嗤之以鼻，说什么“猫也谈得上运动”之类的话。我可不管，尽管运动我自己的。

那我究竟搞了些什么运动呢？让我一一告诉你。

大家都知道，我的双手是用来行走的，所以不能像人那样打球握球拍子，再说我也买不起，我根本没钱。另外，我不管怎么运动，拼上老命地干，也得不到任何奖赏，这样我宁愿进行一些有技巧的运动，消磨消磨时光而已。我想了许多花样玩儿：从厨房的屋檐跳到屋顶上去呀，四只脚同时站立在屋顶梅花形的瓦上呀，在晒衣服的竹竿上走呀——但因为竹竿太滑，经常掉下来。再就是从孩子们身后突然扑上去，吓她们一下，不过，我也因此挨了不少的打骂。另外，我还经常把纸口袋套在头上运动，这项运动吃力不讨好，经常把我憋得半死。用爪子撕主人的书皮也是我的一项运动，但这也是一种很危险的活动。主人一旦发现，我就免不了挨一顿毒打。总之，这些运动对我是没多大好处的，属于我的旧式运动。

我已满一周岁了，完全有能力进行了一些新奇有趣的运动。捉螳螂就是我的新式运动中的第一项。

捉螳螂既不是逮老鼠那样大的运动，也没那么大的危险。所以，从盛夏到初秋，在我的游戏中这是最好的一种。捉螳螂必须要到院子里去，运气好的话，一天捉一两只还是容易做到的。先找到一只螳螂，然后像一阵旋风般跑到它旁边，于是这位小朋友就全身紧张起来，高高举起它的大镰刀。可别小看螳螂，它是非常英勇的家伙，有趣的是，它总是全力抵抗，直到力气使尽为止。我在跟螳螂战斗的时候，还发现它的翅膀虽然配合它的身体

一起作战，长得又细又长，但据说仅仅是一种装饰品，就像人们说英语、德语、法语一样，一点实用价值也没有。我经常跟螳螂一搏斗起来，就是半个小时以上，直到用尽了各种招术，才征服它，然后跟这只死螳螂玩一阵。等玩儿腻了，就一口吞下肚子。不过，螳螂的味道并不怎么鲜美，恐怕也没有什么营养。

除了捉螳螂，我的另一项运动是逮知了。说起知了，也叫“蝉”，种类可多了。正像人类有叫什么吱吱婆、喋喋婆、知了知了婆的名字一样，蝉鸟也会为吱吱蝉、喋喋蝉、知了知了蝉等类。吱吱蝉全身漆黑，看了叫人恶心；喋喋蝉太霸道，不好逮；知了知了蝉，捉起来却是很有意思的。知了知了蝉总是要到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才出现，秋风使劲地吹，知了知了蝉就使劲地叫，它们叫得可真厉害。逮知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它能飞，还住在树上，稍不留神就被吓跑了，所以我在从事这项运动时总是尽量少呼吸，蹑手蹑脚地爬到树上，在它叫得正欢的时候，如饿虎扑食一般，用前腿死死压住它。这时，知了高声悲鸣，薄薄的、透明的翅膀颤抖着，那么快速，又那么美丽，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最后一项运动就是巡墙了。我主人家的院子是用竹篱笆圈成的，我的巡墙运动，就是在这个竹篱笆的围墙上绕行一周，中间不可以下地。虽然中途失败的事情常常发生，然而每当我成功地行走完一周，我还是感到无比愉快。竹篱笆的竹子中间夹了许多圆柱子，这样我就可以在上面小憩一下。今天我的巡墙成绩很好，从早晨到晌午，已成功地走过三圈了，因此我的兴致很浓。正当我要走第四圈的时候，突然从邻居家房顶上飞来三只乌鸦，落到前面的篱笆墙上，挡住了我的去路，这真让我扫兴！我高声喊道：“喂！我要过去，赶快让开！”听到我的叫喊，最前面的一只乌鸦望望我，只是咧着大嘴朝我笑笑，并没有飞走的意思；第二只乌鸦压根儿不朝我看，眼睛注视着主人的院子；第三只在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头上抹着嘴，大概是刚偷吃了别人家的东西。我一见这种情景，马上怒不可遏，飞冲过去，把它们都给吓跑了。听说人们总叫乌鸦“丧门神”，真说对了。这么一折腾，搞得我一点巡墙的兴致都没有了。正在这时，我看见主人拿着毛巾和肥皂，从门里走出来，大概又是洗什么澡去。

自从出生以来，我还没洗过一次澡呢，真想去试洗一次。于是，我从篱笆上跳下来，走出小胡同，来到澡堂。澡堂的正门把守很严，我只得从旁门偷偷地走了进去。

我转来转去，觉得这里的東西一切都很新鲜，木柴、煤炭堆得像山似的，还有许多圆木桶，垒成三角形，像座金字塔……。最后，我爬到澡堂顶上的玻璃窗外，朝里面望去，这场景真让我吃了一惊，原来那些总穿着衣服的人们，竟然脱光了身上的衣服，放进衣柜里，肆无忌惮地光着身子，把他们的丑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还那么满不在乎地说说笑笑。这对于我，简直像一片奇异的风景。

浴场乱吵吵的闹成一团。有两个大池子，一个池子里的热水是白颜色的，混沌得好像在里面撒了石灰，而且池子里的水非常油腻，听说这种水一星期才换一次，这种水叫“浴汤”，另一个池子里是混浊的热水，根本见不到池底。

澡堂里的人在我眼里，一个一个像水鬼一样，干着奇怪的事情，看着看着，我都想笑出声来。

主人也泡在浴汤里，水这么热，我真担心他要上火得什么炎症。这时候，主人旁边的一个人皱着眉头说：“这玩艺儿太烫了！”可另一个水鬼却得意地说道：“这才刚够劲儿呢？药水池不热到这种程度就不管用。在我的家乡，得泡比这个热上一倍的池子。”又有一个用毛巾裹着脑袋的家伙向大家请教：“这药汤到底能治什么病？”一个瘦瘦的、脸儿的颜色和形状都像黄瓜的水鬼说：“可了不起啦，听说能治百病！”我想，如果这药汤真灵验，

他肯定比现在胖多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又有一个人尖着嗓子问：“这药水喝了有用吗？”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有人回答说：“等它凉了，喝上一杯再睡觉，保证你晚上不必起来小便。您不妨试试。”

这些就是浴池里的所见所闻。再看看搓洗场上，又是另一番风景。那里的人挤得密密麻麻的，做着各种可笑的姿势，真是千姿百态。剃着光头的搓澡员一会儿给这个人搓搓背，一会儿给那个人敲敲肩膀。还有一个家伙一人独占了三个洗澡桶，向他身边的人说：“你使这块肥皂，使吧使吧！”同时还在长篇大论地作演说。我一听，原来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故事：

“大炮这东西，是人家外国人传进日本的。从前咱们是真刀真枪地砍杀。外国人怕死，所以才造出大炮来。好像不是中国造的，是西洋人造的。郑成功那会儿还没有。——郑成功就是清和源氏。据说源义经的儿子攻打大明国，大明国抗不住了，派使臣到三代将军那里借三千兵马。三代将军扣押了使臣。扣留了两年，那个使臣在长崎跟一个女人结了婚，后来生下一个孩子，那孩子就是郑成功。郑成功后来回国一看，大明国已被大清国灭了。……”简直驴唇不对马嘴，不知道胡说了些什么。

在这个家伙后面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人，脸色阴沉，像是乌云密布的天空一样，他不停地用热水冲自己的腿根，大约是长了什么疮，难受了。他旁边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满嘴“老子我，小子你”地骂个不停，大概是附近中学里的学生。

这时，我发现主人也挤到搓澡场来了，挨近那个中学生站着，一边搓背，一边用雷鸣般的嗓门喊道：“往后退点儿，把你的热水溅到我的水桶里来可不行！”主人这一声怒吼，真叫我大吃一惊，他是不是真的在池子里泡上火了。

“我老早就在这儿了！”那个中学生说。

因为主人早听说这个学生说话低俗，所以成心想教训他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顿。

“混帐东西，噍哩啪啦把脏水溅到别人桶里，成何体统！”主人大喝一声。

我听见主人骂那个中学生，心里感到很痛快，那小子也实在讨人厌。不过，主人身为教师，在这样的公共场所，破口大骂，也不免有点暴躁。

我在窗外又观看了一会儿，终于觉得这场面太乱了，太不成体统了，于是带着一丝为主人感到遗憾的心情，从窗户板上跳下来，溜溜达达地朝回家的路上走。

我一路上都在寻思这个问题：脱掉了裤衩，脱掉了褂子，脱掉了礼服，在赤裸裸的情形下，仍然有各种怪事发生。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彻底的平等、和睦相处呢？看来，像我这样一只猫，怎么也不能进澡堂洗澡了。

回到家里一看，可清静多了。主人已在我之前回家，他刚泡洗过的面孔闪着亮光，比起平时一身的灰，稍微漂亮了点。大概是洗澡洗饿了的缘故，他正在饭厅里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餐。我一看桌上的饭菜，居然摆了好几种花样，和他贫穷的境况很不相称。其中有一条烤鱼，什么鱼我倒不清楚。我趴在饭桌旁边，想趁机要点东西吃。主人看见我，却装着没事地说道：“这猫儿多自在，刚才也不知道跑到哪儿溜达去了。”

主人用筷子捣了捣烤鱼，好像觉得不好吃，就把筷子重重地扔在饭桌上。女主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主人，她大概是在研究主人上上下下运动筷子和嘴巴一张一合的姿势。

主人突然向女主人说：“喂！打它一下！”主人用手指着我的脑袋。

女主人说：“打它干吗？”

“你别管为什么帮我打他一下！”

“这么打行吗？”女主人说着，摊开手心打了一下我的脑袋，

我觉得既不痛也不痒痒。

主人说：“它怎么不叫唤？”

“是呀。”

“那就再打它一下！”

女主人又摊开手心打了我一下，还是不痛不痒的。因此，我仍旧坐着没动。虽然我是一只足智多谋的猫儿，却还是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打我。

主人一见打了第二遍还没达到他的目的，于是有点急躁地说：“喂！打重点儿，要把它打得直叫唤才行！”

女主人有点不耐烦了，说了声“要它叫唤干什么？”又啪地打了我一下。

我一想，主人也太荒谬了，这么大费唇舌，不就是让我叫唤一下吗？我在心里把主人挖苦了一番，然后还是按照他的要求，随随便便地叫了一声。

主人一听我叫唤了，立刻向女主人发问：“刚才它叫的那声‘喵——’，是感叹词呢，还是副词？你知道吗？”

女主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猝不及防，只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我想，主人一定是在澡堂里泡坏了，还没有恢复过来。不过，主人本来就是怪物，在这附近是出了名的，有人甚至敢肯定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精神病患者呢！可是，主人的自信心却异乎寻常的强，总是固执地一口咬定他不是精神病患者，而别人才是真正的疯子。平时，主人说为了公平，附近的人要叫他“狗！狗！”，他就“猪！猪！”地叫那个人，好像这样做就是真的公平了。女主人想了一会儿，仿佛掉进了五里云雾，一个字也回答不上来。

于是主人提高了嗓门力喊：“喂！”

女主人吃了一惊，忙回答说：“咳！”

主人又奇怪地问：“那末，你这个‘咳！’到底是感叹词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是副词？”

女主人这下忍不住了，说：“多无聊呀！你管它是什么？”

“说得倒简单，‘管它是什么呢？’这可是当今语言学家绞尽脑汁思考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主人严肃地说。

“哎呀，不就是一声猫叫吗？多无聊呀！猫叫那么一声，又不是在说日本话。”

“这就对了。所以说，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啦，还有人与动物之间的话比较研究呢！”

女主人到底是个聪明伶俐的女人，她在这种无聊的问题上是毫不固执的。女主人说：“是吗？那么现在弄清楚了吗？到底是哪一种词呢？”

“因为问题太复杂了，一下子还搞不清楚。”主人说着就把刚才剩下的烤鱼，巴答巴答地吃光了。顺手把鱼旁边的那盘猪肉烧土豆也送进嘴里，差不多吃完时，主人才向女主人说：“这也算猪肉！”

女主人说：“是呀，是猪肉。”

主人“哼！”了一声，带着十分轻蔑的表情，把猪肉咽下肚。接着，主人把酒杯送向女主人说：“再给我来一杯酒！”

女主人说：“您今天晚上喝得够多了，脸都红成那样了！”

主人说：“当然得喝，所谓‘醉里乾坤大’嘛！——世界上最长的字是什么，你知道吗？”

女主人说：“是那个前任关白太政大臣吗？”

主人说：“那是人的名字，我问的是最长的字，你知道吗？”

“你说的字，是横着写的外国0字吗？”

“嗯。”

“那我可不知道。酒喝够了您该吃饭了吧？”

“不，还得喝。——我教你世界上最大的字，怎么样？”

“好吧，不过，您说完了就吃饭，好吗？”

“是这么拼的：Archaioemellsidonophrunicherata”。

“是您凭空编造出来的吧。”

“怎么能捏造呢，是个希腊字。”

“用日本话说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这个，我可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知道怎么拼写。你要分开些，可以写到三寸三分长呢！”

这样的话别人喝醉了才说，可我的主人却总是在正儿八经的时候说，所以，这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不过今天晚上，主人酒喝得特别凶，平常只喝两杯就吃饭了，现在他已经喝了四杯，多出了一倍，他的那张脸红得简直像大火烤着的砖块一样，真够他受的了。然而，他还不肯停下来，命令女主人说：“再给我来一杯！”

女主人觉得他太反常了，于是说：“您还是别喝了吧，再喝就难受了。”女主人在说话的时候，自己脸上就是一幅难受的表情。

主人说：“虽然难受，多锻炼锻炼慢慢就适应了。大町桂月说过，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多喝酒。”

“桂月是什么东西？”不可一世、大名鼎鼎的桂月先生，在女主人的眼中，竟然一文不值了。

“桂月是什么东西？你也太放肆了。告诉你，他是当代第一流的批评家。连他都劝人喝酒，肯定不会有错了。”

“他真是胡说八道！不管他是桂月、梅月，喝多了活受罪，总不是好事。”

“桂月先生不但劝人喝酒，还劝人多交际，多玩乐，多旅行呢！你知道吗？”

“那就更不像话了。那种人还算什么第一流的批评家。别听他的，劝有妻子的人出去玩乐什么的！……”

“玩乐有什么错。只要有钱，就算桂月不劝我，我也是要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

“要这样，还是没钱的好。要是你现在总出去玩乐什么的，我可受不了。”

“你要是受不了，也没什么，我尽可以打消玩乐的念头。不过，在家里你就得多照顾我一点儿，晚上多做些好吃的才行。”

“你看桌子上的菜，难道我不是已经费尽心机才给你做出来的吗？”

“也许是吧，那么，玩乐的事等有了钱再说，酒今天晚上就不再喝了。”说着把空饭碗递给女主人，要她盛饭。好像主人又一连吃了三碗茶泡饭，才拍拍肚皮，进书房去了。

这天晚上，我也吃了个咸烤鱼头，三片猪肉。

八

主人家的篱笆墙外，几乎再没有别的人家了。一块空地躺在墙外，空地的尽头有五六棵大柏树，枝叶繁茂，从走廊上望过去，简直像一片森林。

主人虽然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却给人这样一种错觉：这里的主人是一位江湖隐士，住在荒山野岭，和一只无名的猫儿一起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不过，柏树的枝叶虽然很茂密，但并不是一点空隙也没有，透过枝叶，能够望见一家名叫“群鹤馆”的旅店，旅店的名字听起来这么雅致，可从它的屋顶看，实在不怎么样。因此我推断那只是一家廉价的旅社。既然这样的旅店也敢叫“群鹤馆”什么的，那主人的住所就称得上“卧龙窟”这个名字了。好在起个名字并不收税，就别去管它了。

主人院墙外的空地有四五丈宽，东西两面沿着篱笆看更长，尽头处却突然像钩子一样弯过来，恰好把卧龙窟的北面围住了。

这个北面，就是经常发生灾祸的地方。

北面的空地上长着七八棵梧桐树，和南面空地上的柏树遥相呼应。梧桐树已经有一尺多粗了，如果卖给做木屐的商人，会得到相当一大笔钱，可惜主人并不想卖，这就是他的悲哀之处。

梧桐树过去不远，有一所私立中学，名叫“落云馆”，听说是专门培养“君子”的学校，有八百名现在还不是君子的学生。可是单从“落云馆”的字面意思看，就认为那里面都是风流儒雅的君子，那可就上当了。

主人把家安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空地上还没有垒墙，所以落云馆的君子们就和车夫家的老黑一样，经常大摆大摇地走到梧桐树林来谈话、吃饭，在小竹丛里打滚，总而言之他们是无所不为。主人倒意外地镇静，装着没看见。

可是，落云馆的君子们受到的教育越多，越是为非作歹。最近他们开始从北向南蚕食主人家的领土。过了几天，他们见主人没提出任何抗议，就更加大胆了。教育的作用是多么可怕呵！他们不但离主人家的客厅越来越近，而且还大声地唱歌，歌词越唱越下流。

很快我和主人都感到大事不妙。有一天，主人不得不从书房奔出来，对他们说：“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请出去，给我出去！”说话的口气跟在澡堂里一模一样。不过，那帮君子到底是正在受教育的，主人撵了三四次都没成功，他们还是在那里“你活该……你小子……”的又唱又说。我听说这种语言修辞，在明治维新之前是轿夫、跟班和搓澡夫一类人的口头禅，没想到直到如今，还得到这帮君子的青睐。主人直奔到他们中间，捉住一个最擅长君子腔的家伙，责问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吵闹，那个小君子忽然忘记了“小子”、“活该”之类的“高尚”语言，用卑鄙的腔调说：“我还以为这是我们学校的植物园呢！”主人警告了他几句就放他走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事情越来越糟。有一次，只听得大门猛然一响，主人以为是客人来了，正要命令阿三去开门，却听见梧桐林里君子们在哈哈大笑。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了，倒霉的主人认为这帮家伙实在无可救药，于是钻进书房，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封信，送给落云馆中学校长，请求学校加强管制。校长先生很快就给主人回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说决定修筑一道围墙，请主人不必烦恼。不久，果然来了两三个工人，没到半天时间，就在主人的屋界和落云馆中间，编了一道一米高的方格竹篱笆墙。

主人非常高兴，以为从今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是，从篱笆墙筑成的第二天起，就和没筑篱笆一样，学生们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腾腾腾地跳过来了，只是不再来乱敲主人家的门。为了避免被主人抓获的危险，他们分散活动，在四周游荡。当他们侦察到主人在书房里的时候，就大声嚷嚷个没完，其中有些话是嘲笑主人的；当主人上厕所的时候，他们就故意在梧桐树林里溜达，让主人看见；当主人从厕所里走出来，嘴里大声怒骂他们时，他们就轻松愉快地跳过篱笆墙，回到他们的根据地去。

自从他们运用这种游击战术以后，主人就手忙脚乱地经常扑空，简直是“疲于奔命”。看见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主人终于上火了。人一上火，就像疯了似的，主人当然也不例外。

聚集在落云馆里的“敌军”，最近发明了一种子弹，叫“达姆弹”。在课间休息十分钟和放学以后，他们就猛烈地攻击北边的空地。达姆弹虽然厉害，但从落云馆的运动场上发射过来，当然不会击中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的主人。敌人为什么不走近点儿直接射击主人呢？原来，这是一种战术，叫做“间接射击”。每当一粒达姆弹发射的时候，那帮家伙就一齐喊叫、喝彩。主人感到很恐慌，结果通向手脚的血管就不得不收缩起来；恐慌到极点的时候，各种找不到出路的血液就不得不逆流而上。主人自然就上

火了。敌人的战术真是巧妙极了。

主人要是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这么上火，我真担心他的脑袋营养不足，最后也像女主人一样，成了秃顶什么的。

有一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走廊里睡午觉。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老虎。我对主人说：“拿鸡肉来！”主人吓得全身颤抖，战战兢兢地把鸡肉送给我。这时迷亭先生正好来了，我马上对他说我想吃大雁的肉，叫他去铺子里弄些来。迷亭先生还跟我说谎，吱吱唔唔的，我大吼一声：“快去！”于是他脸色苍白地说：“山脚下的雁肉店停业了，怎么办呢？”我说，“牛肉也凑和着能吃。要不赶快去办，我先吃了你。”只见迷亭先生撩起裤管，就飞奔下山去了。我在走廊里躺着，等迷亭先生送牛肉来，谁想到正在此时一声巨响震撼了整座房子，好好儿的牛肉没吃上，却被从梦中惊醒了。我从一只威风凛凛的大老虎又变成了一只可怜巴巴的小猫。

主人听到响声，从厕所里直冲出来，狠狠地照我的肚皮踢了一脚，然后飞也似地往落云馆方向跑去。我猜主人一定是去与敌人作战，于是忍住疼痛，也跟着冲了出去。出了旁门，立即听见主人怒吼道：“强盗！”前面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正要翻过竹篱笆墙回自己的根据地。强盗虽然已经凯旋而归，主人仍然高喊着强盗强盗地在后面紧追不舍。主人很快就追到了篱笆墙前，正在他准备翻过墙头的一刹那，忽然一位有气无力、长着几根胡须的将官从敌军阵地里走了过来。于是，那个将官和主人隔着篱笆，开始谈判。

“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学生？那干吗么入民宅？”

“不。因为球跑进去了。”

“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再进来捡？”

“以后一定叫他们先打招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才像话。”

主人本来就不想实战，所以一听到这种话，就心满意足地回书房去了。

第二天，终于发生了一件大事。

落云馆刚一放学，全校八百个学生哄的一声都飞奔出来，好像一个巨大的马蜂窝被捅开了，马蜂们乱哄哄地从窗口、教室门里争先恐后地往外钻。大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马蜂的阵容虽然非常庞大，但不一会儿就在篱笆墙的落云馆一边排成了一个整齐的纵队。这支队伍似乎想把主人引透到战斗圈里来。他们七嘴八舌地嚷着：“还不屈服吗？”“不，就不！”“糟了糟了！”“不出来应战了！”“叫叫看”“汪汪！”

“汪汪汪！”纵队全体成员发出一阵狗叫。这时，炮队也已经布置停当，在纵队右边的运动场上选择一个地形，布置了一个阵地。有一个将官手里还举着一根擀面杖似的棒子，准备发射达姆弹。听说这种运动也叫做打棒球。炮手周围聚集着许多士兵，每发射一颗达姆弹，就呜哩哇啦地喝彩助威：“打中了！”“还不害怕吗？”“投降吧！”

正当炮队乱轰轰地喝彩时，一颗达姆弹穿过方格篱笆墙，打在主人家的竹子墙上，发出“轰”的一声巨响。战局已发展到这个地步，主人再不想实战，也不得不出来对付一下。他猛然跑到门外，看见一个敌人正弯下身在捡那颗击中目标的达姆弹，于是一个箭步，冲上去活捉了这个敌人。

这时，敌人一看自己的同伙被主人俘虏，纷纷跨过篱笆墙，站成一圈围住主人。他们都没有穿袜子，而且不约而同地把裤腿卷得高高的，摆出一副马上就要出发去救火的样子。

两军稍稍安静了一会儿，主人开始质问了：“你们是强盗吗？”主人因为上了火，气势汹汹的。

“不是什么强盗，我们是落云馆中学的学生。”

“胡说！落云馆的学生有这么下流吗？”

“我们的帽子上有学校的徽章可以说明！”

“是你们假造的吧。要是落云馆的学生，为什么乱闯进来？”

“球飞到这儿了。”

“球为什么飞进来了？”

“就这么飞到这儿了。”

“混蛋！真是岂有此理！”

“以后我们一定小心，请饶了他吧。”

“来历不明的东西，怎么能随便饶了呢？”

“可我们的确是落云馆的学生呀。”

“那，你们是几年级的？”

“三年级。”

“喂，这儿来一下！”主人脸朝屋里喊了一声。

阿三打开门，露出她的脑袋，极不情愿地答应了一声。

主人吩咐：“到落云馆去带一个人来！”

阿三问：“带哪一位好呢？”

主人急切地说：“谁都行，快去带一个来！”

阿三又问：“听差的行吗？”说完就忍不住笑了。

主人一听更加上火了，说：“胡说八道，听差的有个屁用！快去叫个人来！”

阿三硬着头皮又应了一声，抬腿就向落云馆跑去。没过一会儿，落云馆中学一位教道德课的教师从正门闯了进来。主人把他带到客厅，等他坐稳以后，就开始了新一轮谈判。

“这些鬼东西，的确是贵校的学生吗？”主人既粗鲁又文雅地问。

“不错，都是敝校的学生。”道德教师随随便便地扫视了一遍排列在院子里的小勇士们，又轻描淡写地说：“刚才，我还在训导他们，要讲公德，不许出现这类行为。……这些学生真是没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法！没治了！”

“既然学校就在隔壁，那么球滚过来也是很平常的……不过，这帮东西也太放肆了！”主人开始打退堂鼓地说。

“您说得一点没错。我们要训导，不断地训导，无奈人数太多……我们非得严加管教不可。……请您多多包涵。”道德教师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哪里哪里，事情说清楚就行了。那末，您就费心把学生带回去吧！实在抱歉，还劳您跑了一趟。”主人彻底地偃旗息鼓。

道德教师与主人告辞完毕，就像大王一样，率领那帮勇士回落云馆中学去了。

也许有人会讥笑我，说：“这也算大事？”不过我的意思是，在别人看来是叫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主人看来就是件大事了。这正是我主人的一大特色。

可是，这件大事还没有完全了结呢！下面就是这件大事留下来的一些小小余波。

第二天，我想到外面散散步，就走出大门。刚走到前面的横巷，我马上就看见金田老爷和铃木先生站在金田家门口，窃窃私语不知在说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就慢慢走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听他们谈话。

铃木先生低头施礼，然后很谦卑地说：“刚刚到府上拜访去了。碰巧在门口遇到了您！”

“哦，你来得正是时候，最近我也想见见你。”

“是吗？这就巧了，您有什么吩咐？”

“嗯，也不是什么非常要紧的事，不过，您去办最合适。”

“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办。是什么事情呢？”

金田老爷思索着说：“哦，这个嘛……”

“那，您看哪天方便，我再过来领教。不知道您哪天方便？”

“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你既然这么有诚意，我就直说了吧。”

“请不必客气。”

“那个怪物，就是你的那个老同学，名字是不是叫苦沙弥？”

“没错。他又怎么了？”

“不，并没什么。自从夫人在他家碰壁之后，我心里就一直不痛快。”

“苦沙弥这家伙也太傲慢了。……他要是能考虑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好了。他对世事简直一窍不通，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似的。”

“对，对。什么不向金钱低头啦，什么资本家算个啥啦——狂妄自大。所以我想让他瞧瞧资本家的手腕，给这个冥顽不化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这几天，他好像软了点儿。”

“苦沙弥这家伙因为缺乏利害得失观念，所以才这么无可救药。”

“哈哈哈哈哈！的确是无可救药。我收买了各种各样的人，使用各种各样的招法整治他，都收效不大。最后，我还叫学校里的学生去教训他。”

“这真是太妙了！效果一定不错吧？”

“这家伙好像苦恼极了，听说因为太苦恼，都快变成秃顶了。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投降的。”

“好极啦！”

“不过，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儿，我还想清你去亲眼看一看，我在家等着你的消息。有劳你大驾了！”

“可以，可以，一点也不费事，我马上就回来向您汇报情况。”

哎呀，真不妙呵！原来资本家的势力这么了不起，我家主人怎么斗得过他呢？主人如果再那样顽固不化，他是宝贵的生命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怕都要遭到威胁了。别看我只是一只猫，对主人的事，我总是非常关心。我立即离开铃木先生，抢先一步回到了家里。

铃木先生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今天在主人面前，也是一个字儿不提到什么金田，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闲话。他问主人：“你脸色不好，身体不舒服吗？”

主人回答：“没什么不舒服！”

“可你脸色很苍白，得注意点儿才是。晚上睡得怎么样？”

“嗯。”

“你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吗？只要我帮得上忙，就请你不必客气，直说好了。”

“我愁什么？！”

“别发火呀！要没有就更好啦！我的意思是说，烦恼是最伤身的东西。你看起来很郁闷。”

“笑也会伤身体。狂笑还会笑死人呢，你知道吗？”

“别开玩笑。俗话说得好：笑门开，幸福来。”

“从前希腊有个哲学家叫库里西帕斯，你知道吗？”

“不知道。他怎么了？”

“他就因为止不住地大笑，最后笑死了。”

“那可真新鲜，不过那是古代的事情……”

“古代和现代有什么不同？——库里西帕斯看见一头驴吃银碗里的无花果，就狂笑起来，结果怎么也停不下来，所以他笑死了。”

“呵呵，呵呵，笑得适当点儿，还是能使人心旷神怡的！”

当铃木先生这样不停地试探主人的时候，主人家的大门吱的一声开了。我还以为有客人来呢，其实并没有客人来。

“球又飞进来了，让我们去捡一下。”一个学生说。

女仆阿三答应了一声“嗯”，学生就绕到屋后捡球去了。

铃木先生莫明其妙，问主人这是怎么回事。主人说：“是屋

后中学的学生。”

铃木先生问：“屋后还有学生？”

“是一所叫落云馆中学里的。”

“是吗？吵死人了！”

“岂止吵人，简直什么都干不了！我要是教育部长，早就宣布查封那个学校了！”

“嘿嘿，生这么大的气！难道还有什么让你生气的事吗？”

“简直从早到晚，不得安宁；我不动火还能怎么办？”

“都是些孩子，不理他们不就完了。”

“你也许可以，我可做不到。”

这时，大门又打开了。一个学生探头探脑地说：“球又飞进来了，让我们去捡一下。”

铃木先生问：“怎么回事，捡个球总来打招呼？”

主人回答：“是谈判好的，要从前门进来捡球。今天已经来十六次了。”

“我说，这算什么事。想个法子别让他们过来了，不行吗？”
“说得好听，叫他们别来！他们就要来，有什么办法。”

“实在没办法，就只好算了。不过，何必那么顽固呢？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世界，怎么能事事如意呢？苦沙弥兄，人的棱角多了，在社会上混就很费劲。你想想，一个圆圆的东西滚起来不是非常轻松吗？然而，一个有棱有角的东西就不那么容易滚动了，弄不好这儿碰一下，那儿撞一下，是很痛的？你要这么任性地对抗下去，既妨碍做学问，又白费你许多时间和精力，何苦呢！”

铃木先生正在向主人灌输他的一套世俗哲学，正说着，门口又传来了“对不起，球又飞进来了……”的声音。

铃木先生笑眯眯地说：“哎呀呀，又来捡球了！”

主人觉得很不好意思，喘着粗气说：“真是岂有此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听到主人这么气急败坏地说话，铃木先生觉得访问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马上起身告辞，去金田老爷家汇报情况。

铃木先生刚走，甘木医生就来了。

甘木医生一进门，就嘻嘻哈哈地问主人：“怎么样啦？”对那种动不动就问“怎么样啦！”的医生一直不信任。

主人说：“大夫，效果很不好！”

甘木大夫说：“不会吧？”

主人抱怨地回答：“您开的药根本不管事！”

甘木大夫大吃一惊。不过，他到底是个温厚的老人，并不怎么激动。他平静地说：“不会吧！”

“可我的胃痛，吃了怎么还没用？”

“不会吧！”

“那好点儿吗？”主人竟然问别人自己的胃病好点儿吗，真糊涂！“哪能说好就好啦？慢慢儿来。据我看，你的病好点儿了。”

“真的？”主人拿不准地问。

“还有肝火吗？”

“怎么没有？做梦的时候都能见到肝火往上冒。”

“那就运动运动吧，也许会好些。”

“那行吗？好像我一运动，肝火就冒得更凶了。”

甘木大夫愣了愣，马上又说：“那我再给你瞧瞧。”开始诊查起来。刚查完，已经等得不耐烦的主人突然大声说：“大夫，前几天我读了一本关于催眠术的书。书里面说用催眠术，可以治疗偷窃习惯和许多别的病症，是不是这样？”

“嗯，有这种疗法。”

“你也给我试一下，行吗？”

“嗯。”

“施催眠术，挺麻烦吧？”

“不，一点也不麻烦。我常干。”

“你也会？”

“怎么会？！只要你高兴，我就给你催眠。”

“不过，要醒不过来就可怕了！”

“没那种危险。咱们来吧！”

于是，甘木大夫开始给主人催眠，我兴奋的在一旁旁观着。

大夫先从主人的眼部下手，从上向下使劲揉主人的上眼皮，还一边问：“眼睛是不是感到沉重起来了？”主人回答：“果然沉重起来了。”

又揉了几分钟之后，最后甘木大夫说：“好了，眼睛睁不开了。”

主人问：“再也睁不开了吗？”

甘木大夫说：“是的，再也睁不开了。”

主人用力地闭着眼睛，我还以为他真变成了瞎子。没一会儿，大夫又说：“要不你睁开试试。”

主人说：“是吗？”——话音刚落，他的眼睛已瞪得圆圆的，比没催眠时还要大。主人接着笑嘻嘻地说：“没催好吧？”

甘木大夫也笑嘻嘻地说：“是的，没催好。”

催眠术终于失败了。甘木大夫也回去了。

几分钟之后，主人家又来了一位客人。这个人我以前没见过，叫不上名字。他的脸长长的，留着山羊胡须，年龄大约有四十岁。正如迷亭先生是一个美学家，我想把这位先生叫做哲学家。看上去他也是主人的老同学，两个人谈起来很投机，也可以说是臭气相投。

哲学家说：“什么，迷亭吗？这家伙轻飘飘的，没一点儿份量，像喂金鱼的麦皮。听说前不久，他和一个朋友逛大街，路过一个贵族的家门口，他也并不认识这个贵族，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那个朋友，说要进去喝一杯茶什么的。简直什么都不在乎。”

主人问：“后来怎么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哲学家说：“这就知道了。——嗨，反正是个怪物。铃木吗？——嘿！那家伙很圆滑，而且俗不可耐，不过一点都不懂人情世故。这种人其实并不懂什么是圆滑的真正含义。所以，如果把迷亭比作喂金鱼的麦皮，他只好算作用草包的凉粉了——滑是滑，但也仅仅是在那里乱颤动而已。”

主人听见这样的真知灼见，非常佩服，放声大笑起来。我好久没听到他这样大笑了。主人笑完了，问：“那你又是什么呢？”

“我吗，怎么说呢？我呀，就好像那野生的山药，虽然长大了，还埋在泥土里。”

“你总是这么洒脱，我真羡慕你！”

“哪里，哪里！”

“你近来收入不错吧？”

“只是混口饭吃，这就可以了。”

“我可是活得不痛快，肝火越来越旺，真让人受不了，而且看什么都生气！”

“生气没什么。生气的时候，想一想生完气以后心情总会愉快的，就好了。本来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就拿我来说吧，自己的面包还是按自己的意图爱怎么切就怎么切，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不过，社会就不同了。社会就像一件做工精巧的服装，要是穿着合适当然不错，要是不合身，非得穿一阵子后才合适。如果天生的不能适应社会，那也只好自认倒霉了。”

“真让人伤心，我是不指望适应这个社会了。”

“不合身的衣服硬穿是会被撑破的。因此，经常出现斗争啦、自杀啦之类的乱子。你好像只是心情有点不好。”

“你哪知道，我每天都在斗争。虽然对手不出来，我一个人动火也算斗争吧。”

“这么说，苦沙弥兄是在进行‘自我斗争’了。依我看，这种斗争你爱怎么斗就怎么斗好了。”

“我可斗腻啦！”

“那就别斗了。”

“不斗还不行，好像这并不是我能决定的。”

“那末，你为什么还要愤愤不平呢？”

于是，主人就从落云馆的事件说起，把金田家的大鼻子、以及其他的事件全部告诉了哲学家。哲学家静静地听着，最后才滔滔不绝地对主人发表了一大段议论：

“别人怎么说，那都是无聊的话，你就别去管了，那对你有什么损害？——那末，你争吵一通，谈判一番，麻烦就消除了吗？没有！我认为，古代日本人在这一点上要比西洋人聪明多了。西洋人的办法是所谓积极的、入世的，近来十分流行。看人不顺眼就斗争，看见对方不服气，就把人告上法院；直到死的一天，还不得安宁。寡头政治不好，采取议会政治；议会政治不好，说不定又要搞什么新名堂。河太霸道了，就修上桥梁；山太可恶了，就挖通隧道。就这样还是不满足。西洋的文明也许是积极进取的，然而这种文明，实质上是由那些一生都不会满足的人制造出来的文明。日本的文明则截然不同。日本的文明是从‘周围环境根本上是不可能变动的’这一思想发展起来的。所以，不论自己有多了不起，这个世界还是不可能由自己来摆布。你不能使落日重新升起，不能使江河倒流。重要的是修身养性，把握住自己的心，做到‘心外无物’。这样一来，不管落云馆的学生怎么捣蛋起哄，你想平静下来就平静下来了。传说从前有个和尚，人家在砍他的头时，嘴里还吟唱着‘电光影里斩春风’这样的诗句，如此洒脱！像你这样又穷又酸，而且势单力薄，还想积极斗争，是不会有有什么好下场的。你明白了吗？”

主人认真地听着，既不表示自己明白，又不说不明白。哲学家侃了这一通玄妙的哲学观点后，说了声“打扰打扰！”，就告辞走了。主人钻进书房，把想看的书扔在一边，陷入了沉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铃木先生教导主人要服从金钱和大众；甘木大夫想用催眠术来为主人镇定神经；而哲学家的说法是：在消极的内心修养上下功夫，以求得心境平静，心如止水。

主人究竟选择谁的做法，这当然是主人的自由；不过，如果哪一种方法都不选择，那是绝对不行的。

九

我家主人长着一张麻子脸。

听说在明治维新以前，麻子是很流行的，现在可不流行了，尤其日本和英国结成盟国以后，麻子脸就显得尤为不合时宜。我不知道地球上一共有多少张麻子脸，但在和我来往的人和猫中，只有主人长着这张又丑又可恨的麻子脸。他的鼻子和脸颊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麻子，看上去很脏的样子。

麻子一旦在脸上形成了，就再也去不掉。主人自从懂事以后，就一直为他的麻子感到不安，而且想方设法想除掉它们，遗憾的是没有如愿以偿。于是，他只好带着这一脸的麻子，生活到今天。有趣的是，主人每次上街，总是一边走一边计算今天他又遇到了几张麻子脸，是男的还是女的，在什么地点遇到的，回家就把这些情况记在日记本里。

我的主人非常自信，他认为长麻子的人在知识方面要高人一等。前几天他的一个朋友刚从西洋回来拜访他，他问那个朋友：“西洋有没有人长麻子？”那个朋友歪着脑袋想了好半天，才说：“这个嘛，好像不多。”主人又追问了一句：“都是些什么人长麻子？”那个朋友随口回答：“在有教养的人中间，好像没有人长那玩艺儿，乞丐和卖苦力的倒是有人长。”主人沉思了一下说：“是吗？有点不同于日本的情况。”

主人已有五六天不和我玩耍了。他遵照哲学家的意见，不再

跟落云馆的学生斗争，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在苦思冥想些什么。也许他想从今以后努力修身养性，做个崇高的人吧。不过我想，像主人这种胸怀狭小的怪物，不管在书房里呆坐多久，也坐不出什么名堂。

可不，到了第七天，主人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过他没有思索问题，而是在那里照镜子。主人为什么要把洗脸间的镜子拿来照个没完呢？难道这也是一种修炼吗？

事情越来越有趣了。于是，我悄悄地走到主人身旁，想看个仔细。

主人并不知道我在观察他，仍旧专心致志地盯着镜子。镜子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记得我第一次被这家的小姐用镜子照住的时候，就吓了一大跳，绕着屋子跑了三大圈。虽然这会儿是大白天，像主人那样死死地盯着镜子看，恐怕也会对自己的脸产生恐惧的，因为主人的那张脸，哪怕随便看一眼，也不会让人产生好感，更何况这么使劲盯着看呢？

照了一会儿，主人自言自语地说：“这张脸果然不怎么干净！”说完，呼呼地把脸颊吹得鼓鼓的，还摊开手掌在脸上打了两下，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脸皮要是绷紧些就看不出麻子了。”

这时，他又转过脸，让光线只照着他的半张脸，对着镜子说：“这样就更显眼了，还是正冲着阳光不容易看见，这玩意儿真奇妙！”这样，主人颠来倒去地在镜子前乱折腾，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这就好了！”“这样可不行！”折腾了老半天，还是不满意。

终于研究完了麻子，我想该看看书了吧。主人可不这么想，又认真地捻弄起他的胡须来。主人的胡须长得很不整齐，东倒西歪地扎在嘴巴附近。主人想把它们安排得利索点儿，于是用手使劲捻，企图让它们朝主人满意的方向长。他尤其想长出一副德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志皇帝陛下那种充满向上意志的胡须，因此不管是横着长的还是往下长的，只要揪住一把胡子，就拼命地往上拎。胡须们一定感到很痛苦，其实，苦沙弥先生理应更疼一些。然而，主人就是这种怪物，喜欢以苦为乐，像是在跟别人赌气似的。

主人正在满腔热情训练胡须的时候，阿三拿着信件，突然伸进一只通红的手。主人仍然右手捻着胡须，左手拿着镜子，把头转过去望着门口。阿三一看主人的胡子一根根都向上翘起，就扔下信，飞快地跑回厨房，趴在锅盖上格格格地笑个不停。主人却满不在乎，慢慢悠悠地放下镜子，用左手拿起信件。第一封信是铅印的，内容很严肃，文诌诌的：

谨启者：近安！回顾日俄战争，日本国连战连捷。我忠勇义烈之将士，多半已凯旋而归，万民欢呼。而部队之复员，至本月已渐近完毕。本会代表本区人民，于二十五日开一盛大之祝贺会，欢迎本区凯旋将士，兼以慰问阵亡军人之遗属。如蒙各位支援，本会实感荣幸。尚希惠赐赞助，义捐钱物，不胜翘盼之至。敬具。

落款是一个贵族的名字。主人默读了一遍后，立刻把信纸塞进了信封，装出一副根本没看过信的样子。什么“义捐”？前几天，主人出了两三元钱，捐助“东风凶灾”，后来一个地跟人说他被人勒索了。这次，他看来是不想再捐钱了，欢迎的事情就让那些有钱的贵族老爷们去办吧。主人又拿起第二封信，说：“嘿！这也是铅印的！”信是这样写的：

时值秋寒，谨祝全家康健。鄙校即将印行《裁缝秘术纲要》一书。本书为鄙人根据工艺学方面之原理，多年苦心研究所得，诚呕心沥血之著述也。盼能购读。不胜惶恐待命之至。匆匆敬具。

落款是“大日本女子裁缝最高院校长逢田针作九拜”。主人刚刚读完，就冷淡地把这封恳切的信揉成一团，扔到了废纸篓

里。接着又拿起第三封信，开始读起来：

如果以我作为主体来谈天地，一口可以吞尽西江水；以天地作为主体来看我，我不过是小路上的一粒尘土。……至于苦沙弥先生，则只知道葫芦瓢中的酸酱味道，不能称作“天下之士”。

好朋友会出卖你，父母会任意处置你，妻子也会弃你于不顾。富贵当然没你的份，藏在你头脑里的学问，将要发霉。油干灯自灭，破产之后还能留下什么？清茶一杯，苦沙弥先生呜乎哀哉！……

到了不把人当人时就无所谓惧了。在我把人当人而别人不把我当我的时候，于是突然有打道不平的人降世。这个突然，就叫“革命”。革命并不是深感不平的人发起的，而是权贵显达的家伙一高兴制造出来的。

朝鲜有很多人参。先生为何不买一些来吃呢？

于巢鸭天道公平再拜

针作校长先生是“九拜”，而在巢鸭的天道公平先生却只“再拜”。我想主人肯定会把这封信撕得粉碎，然后狠狠扔进废纸篓，没想到他竟然读了一遍又读一遍，一连读了十多遍，揣摩来揣摩去的，好像终于弄明白了这封信的意义，赞赏地说：“多意味深长呵！这个人一定是研究哲理的，他的见识真了不起！”

正在这当儿，忽然有人在门口大声咋呼道：“借光，借光！”听声音肯定是迷亭先生，可这礼数周全的样子，却又不像迷亭先生。其实，主人在书房里早就听见了，可他仍然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客人一听没有人答话，就自己就闯了进来，踢踢踏踏地朝书房这边走来。

“哎呀，原来是你呀！”主人装着很客气地说。

“你既然在屋子里，怎么也不答应一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哦，我正在思考问题。”

“思考问题？说声‘进来’也没什么吧。”

“那倒是。”

“你倒变得有涵养了！”

“本来嘛！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努力从事精神修养。”

“多新鲜！修炼到连招呼也不打了？实说了吧，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了一位贵客来拜访你，就请出去见一见吧！”

“谁？”

“出去见一见不就知道了。他好几次都想来拜访您。”

“到底是谁？”

“起来起来，见见就知道了吗！”

主人有气无力地站起来，一边说着“又在骗人吧！”一边走过走廊，大步走进了客厅。

一看，有一位老人神态庄严地端坐在壁龛正对面。主人吃了一惊，扑通一下跪在花纸子旁。这样一来，他和老人的方向都朝两边，俩人都没法施礼了，而古板的老人在礼仪上一点儿也不想马虎。

老人说：“请那边上座！”指着壁龛那边，催着主人换位子。我听说，客厅里的壁龛是以“贵宾席”演变过来的，不懂礼节的主人恐怕还不明白呢！

主人借用老人的话回答说：“您请那边上座！”

老人说：“不，那样不好施礼，还请那边坐吧！”

主人又模仿老人的话说：“不，……还请那边坐吧！”

老人说：“这么谦让，实在不敢当。还请不要客气，往那边坐！”老人又指了一下壁龛。

主人脸涨得通红，也结结巴巴说：“这么谦让……真是不敢当……”看样子，主人的精神修养并没有什么效果。

迷亭先生一直在旁边咧着嘴笑，这时从后面推着主人的屁股

说：“别客气，往前边去！往前边去！”主人推脱不过，只好在上座落坐。

迷亭先生这才开始介绍：“苦沙弥兄，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谈到的我的伯父，老人家住在静冈县。伯父，这位就是苦沙弥先生。”

老人马上说：“第一次拜见尊颜！听迷亭说他常来打扰，我总想专程来拜访，领教领教！今天，我恰巧路过尊府附近，所以特地登门请教并且致谢。还请不要见外，以后多多关照为盼！”老人就这样滔滔不绝地先来了一套古色古香的道白。

主人本来就是一个交际不广、口笨舌拙的人，刚才就有些胆怯，再受了这么一大套客气话，早把什么“义捐”、“九拜”、“再拜”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主人竭力想回答得漂亮些，可还是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也……我也……打算去拜访您。……务请多多关照！”低着头说完，就把头稍稍抬起来，一看，老人还趴在席子上行礼呢，主人又是大吃一惊，也咕咚一声拜倒了。

老人大概觉得礼节已做到了，于是抬起脑袋说：“我从前也住在这一带，江户幕府瓦解的时候才搬到静冈去住，以后再也没有出来过。现在来东京一看，简直连方向都辨认不清了，要不是迷亭陪着我，实在什么事也做不了。所谓‘沧海变桑田’，我从前……”看来老人又要回忆往事了。

迷亭先生有些不耐烦，说：“伯父，从前您很风光，可现在明治圣代也很好呀，从前不是没有什么红十字会吗？”

老人说：“可不是吗！我也幸亏因为长寿，才能够像今天这样出席红十字总会的大会，而且亲耳听到了爵爷的发言现在我死也瞑目了！”

迷亭先生说：“苦沙弥兄，我伯父是为了来参加红十字总会的会议，特地从静冈赶来的。你看，他今天穿的大礼服，还是我前些时候给他在白木屋定做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主人仔细观察了一下老人，发现老人头上还留着发髻，手拿一把铁扇子。主人为不避免失礼，于是问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出席会议的人很多吧！”

老人回答：“嚯！多极了，而且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近来的人，从前的人从来不这样。”

主人连忙说：“可不是吗！从前可不这样！”竟然也像一个老人在说话。

老人说：“而且，大家还目不转睛地看我这把‘斩盔’呢！”

主人问：“这把铁扇很沉吧？”

迷亭先生又说话了：“伯父，您也让他掂掂，可沉呢！”

老人说了声“对不起！”把他的“斩盔”也就是铁扇子递给主人。苦沙弥先生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接过来，掂了掂说：“果然很重，好一把铁扇子！”说完又把它递给了老人。

老人说：“其实，它的名字叫‘斩盔’，跟铁扇完全是两回事！这可是建武时代的铁铸造的，品质十分纯正！”

迷亭先生说：“铁总归是铁。要是拿给寒月去……”

老人不让迷亭先生说下去，说：“你说的寒月，就是那个磨玻璃球的小伙子吧？那么年轻，整天磨球，真可惜呀！”

迷亭先生说：“人家那是在搞研究，只要把球磨好了，就能成为了不起的学者呢！”

老人不屑一顾地说：“要是磨磨球儿就能成为大学者，谁都能做学者。在中国，管干这一行当的人叫‘玉匠’，身份十分低下，是下九流！”

主人唯唯喏喏地说：“可不是吗！”

老人接着说：“现在的学问，都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粗看起来也还像个样子，可一遇到人生的紧要关头就没法应付了。从前可不是这样。从前武士的事业是赌性命的，因为平时精神修养到家，遇到危急存亡的时刻，也能作到临危不惧。哪像磨磨玻

璃、搓搓铅丝一类的勾当。”

主人又说了一句：“可不是！”

老人接着又是背诵又是教训地说了一大堆有关精神修养的话。主人则一个劲儿说：“可不是吗！”

迷亭先生终于忍无可忍，说：“行了行了，伯父，苦沙弥都懂了。近来他每天都关在书房里搞精神修养，来了客人都不打招呼。”

老人赞赏地说：“嚯，那可真了不起——迷亭哪，你也要跟他一起修养修养。”

迷亭先生说：“嘿嘿，我可没有那么多空闲。伯父因为自己没事干，所以总以为我整天都在玩儿。”

老人说：“你难道不是整天在玩儿吗？”

迷亭先生想避开正面交锋，于是说：“伯父，您好久没吃鲭鱼了，去尝尝吧！我请客。”

老人说：“吃鲭鱼倒是个好主意。不过，我已经跟杉原先生约好，去他家用餐，所以不能奉陪了！”

迷亭先生说：“您这就去那位杉原先生家吃饭了？真糟糕！”

老人说：“有什么糟糕，你要不愿意去也行，我一个人去好了。”

迷亭先生问：“您一个人行吗？您可从来没坐过电车那玩意儿。”

老人说：“给我雇一辆车就行了。”

主人遵命，马上叫来阿三，命令她赶紧到车铺子租一辆车。老人说了一大堆客套话，等车来了，才把大礼帽戴在发髻上，坐上车离开了。迷亭先生留了下来。

主人问：“这位老人真是你的伯父？”

迷亭先生回答：“那还有错！”

“可不是吗！”主人重新坐到座垫上，重新陷入沉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哈，了不起吧？你看他那个样子，是不是吓了一跳？”
迷亭先生很得意。

“那倒没有。”

“你居然没吓着，倒真有些胆量。”

“然而老先生主张精神修养什么的，可敬可佩！”

“要这样，说不定你到了六十岁，也会和我伯父一样，变成个老古董。会一个个成为落伍于时代的人，可得当心啦！”

“你不知道，有时候做个落伍者才伟大呢。现在的学问，根本没有止境，所以人永远不满足。相反，日本的学问因为是消极的，就更加情趣深厚了。日本学问讲究修养精神。”主人把前几天从哲学家那里学到的话，当作自己的观点发表了。

“你怎么也变得伟大了！这些话简直跟杉杨独仙说的一模一样。”

主人一听见“杉杨独仙”这个名字，大吃一惊。原来那位哲学家正是杉杨独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主人跟着问了一句：“我说，你听过独仙的演讲吗？”

“他十年前就这么说了。”

“本来真理这东西，就是永远不会改变，也永远不会过时的。”

“就因为有人支持他，独仙才能站稳脚跟。记得有一次他来拜访我，也是大谈他那套‘消极的修养’，翻来覆去，没一点儿新鲜的东西。我说我可想睡了，叫他也睡。你说怎么着，他还在那里‘修养修养’的说个没完。好不容易哄他躺下来谁会料到就在那天晚上，有只老鼠出来把独仙的鼻子咬了一下，半夜三更地，他嗷嗷嗷地又叫个没完。虽然他装出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对性命却是宝贝得不得了，说什么如果老鼠毒蔓延到全身，就不是闹着玩儿的啦，要我赶紧想想办法。搞得我走投无路，只好跑到厨房找了些米粒儿，糊弄糊弄他了事。”

“你是怎么糊弄的？”

“我跟他说，这可是德国名医新发明的药膏，印度人什么的被毒蛇咬了，贴上一张，就没事了。”

“原来你从那时候起就善于糊弄人了。”

“也不知道谁糊弄谁。因为独仙的缘故，现在已经有两个人变成疯子了。”

“都是谁？”

“一个叫李枝然。他托独仙的福，坚决要到镰仓的圆觉寺去学禅，终于在外面发了疯。另一个是马尚岛梅，这位老兄也是受了独仙的诱惑，成天说些鳝鱼升天的怪话，终于现出了自己的原形。”

“这是什么意思？”

“鳝鱼升了天，猪仔终于成了仙呗！”

“那是怎么回事？”

“杉杨要是独仙的话，岛梅只好算猪仙了。当岛梅终于成了猪仙，被送到巢鸭的疯人院去了。”

“哦，那他现在还在巢鸭吗？”

“怎么不在。而且听说他越来越嚣张了，还把‘马尚岛梅’这个名字改了，现在叫什么‘天道公平’，以天道的化身自居呢！你不妨去看看他。”

“这么说，寄给我的信是岛梅写的。”

“也给你来信了？真有意思，信封也是红的吧？”

“嗯，正中是红的，两边是白的，有点与众不同。”

“听说还是从中国订购的呢！”

迷亭先生说完，哈哈大笑。主人却显得很不安，当时他怀着崇敬的心情读了一遍又一遍的信竟然是个疯子写的。

正在这当儿，大门被粗暴地推开了。只听得沉重的皮靴在门口响了两下，就有人用大嗓门喊：“有人吗！有人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迷亭先生嘴里嚷了一声“进来吧！”主人仍一动不动地把屁股钉在座垫子上。迷亭先生仿佛是这家的主人跳到门口，叽叽咕咕不知道跟人家谈些什么。

过了一会，迷亭先生朝客厅喊道：“喂！劳主人大驾出来一下，要不出来，问题没法儿解决。”到这时候，才见主人摇摇晃晃地走出来。

迷亭先生说：“喂！这位是警察，偷你家山药的小偷逮住了，想叫你去结一下案子。”

主人这才明白，连忙恭恭敬敬地行礼。

警察觉得很可笑，笑嘻嘻地说：“明天早晨九点钟之前请到日本堤的警察分署来。——你都丢了些什么！”

“这个，这个……”主人一时想不起来，大概是忘了。想了好半天，仿佛回忆起来了，终于斩钉截铁地说：“是一箱山药！”

当时，小偷就站在警察旁边，手上带着手铐，主人因为很紧张，一直没能认出来。

迷亭先生哈哈大笑，说：“敢情就舍不得那一箱山药！”

警察却出人意外地严肃起来，说：“好像没有破获山药，其他的物品差不多都找回来了，你去一去就知道了，别忘了带图章。——九点前不到可不成。是日本堤的分署。——浅草区警察署管辖的日本堤分署。——再见！”说完，就带着小偷一溜烟走了。主人虽然恭恭敬敬地听着，这时却似乎有点愤愤不平，紧绷着麻子脸，“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哈哈，苦沙弥兄，你对法警可真尊敬。”

“人家也是好心好意的跑了一趟吗！”

“那是他的职业，用一般的礼节接待也就行了。”

“可不是普通的职业。”

“不过，你尊敬法警也还可以原谅；尊敬小偷，可就让我难理解了。”

“谁尊敬小偷来着？”

“你呀。”

“什么时候？”

“刚才，你不是向小偷行礼来着，而且那么低三下四的。”

“胡说八道：那是法警！”

“法警怎么会是那么打扮的？”

“因为是法警，才那身打扮呀！”

“真顽固！”

“你才顽固呢！”

“嗨！法警到这儿来，哪里有交叉着手呆呆站着的？”

“法警就不能呆立着不动吗？”

“这么强词夺理，我还能说什么。你弯腰行礼的时候，他不也是直直地一动不动吗？”

“因为是法警，没准儿就这样。”

“真是个自信的家伙，怎么也说服不了你！”

“当然不服了！小偷来偷东西的时候，你又没看见，怎么就认定那是小偷呢？真是强词夺理！”

迷亭先生似乎觉得主人的确是无可救药的，所以死了心，不再争辩下去。而主人却非常得意，认为他终于把迷亭先生说服了一次。迷亭先生的看法是：主人因为太顽固有失身份；主人的看法却是：正因为自己的坚持原先的看法，所以比迷亭先生高明。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牛头不对马嘴！

“总之，明天你打算去日本堤吗？”迷亭先生问主人。

“当然去。我明天一早八点动身。”

“学校怎么办？”

“不去了，学校什么的。”

“好大的气派，作为一个教师，能随随便便就不去学校吗？”

“当然能。我们学校的工资是按月发的，从来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是说，你要去的话，认识路吗？”

“那倒不认识，雇辆车不就行了。”

“日本堤分署可不是个寻常之地。”

“什么？”

“是吉原呢！”

“就是那个有妓院的吉原？”

“可不是，东京不就一个吉原吗？怎么样，还打算去吗？”迷亭先生又开起了主人的玩笑。

主人一听说去吉原，似乎犹豫起来。但又一想也没什么，于是说：“管它吉原也好，妓院也好，我说过答应了，就一定要去！”

迷亭先生说：“去看看吧，说不定很有意思。”

直到天快黑了，迷亭先生才说太晚了，恐怕他的伯父要发怒，就告辞走了。主人匆匆忙忙吃完晚饭，又进了书房。不过，主人还是没有看书，不知道趴在书桌上想什么。

我想，别看主人留着凯撒式的八字胡子，实际上却是连一个疯子和一个正常的人都分不清的凡夫俗子。虽然他一经思考就得出结论，但是他从来没有彻底地思考过一个问题，总是到“……究竟是什么，我就不明白了”就呼呼大睡起来。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就像他鼻孔里喷出来的“朝日”牌香烟的烟雾一样，飘渺得让人无法捉摸。

主人就是这么个怪物。今天晚上他也是思考着思考着就呼呼睡着了。

十

主人准备一大早就去吉原，认领被盗窃的物品。可是已经七点了，他还在床上呼呼大睡。

女主人怕他迟到，隔着纸门叫了一声：“喂，该起床了，都七点了，还懒在床上。”

主人一听，似乎睡得更香了，哼都不哼一声。女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拿着扫帚和鸡毛掸子，去书房打扫卫生，这好像是说：迟到了可不是我的责任。

我和主人可不一样，总是起得很早，所以这时候已经饿了。不过一家人都没有用早餐，作为一只猫，我就更别想吃到什么东西了。

这时，洗脸间里热热闹闹的，我走进去一看，只见主人家的三个女孩子都在那里洗脸。最小的那个女孩，从水桶里捞起抹布在脸上乱擦；大姐姐敦子一看，赶紧扔掉手里的刷牙杯子，夺过小妹妹手里的抹布，训斥说：“娃娃，那是抹布呀！”娃娃也是一位十足的自信将军，哪肯听从姐姐的训导，一边嚷着：“用不着你——管，嘎嘎。”一边抢回了抹布。我常常听见娃娃嚷着“嘎嘎”这两个字，但是从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姐姐敦子见抹布上的水巴达巴达往下滴，弄湿了娃娃的袜子，于是关心地说：“娃娃，别闹了，你看，花褂褂都被弄湿了。”原来这位大姐姐直到现在还发音不清楚，把“花袜袜”说成了“花褂褂”。

娃娃——她自己不说娃娃而是说嘎嘎——看见自己的“花褂褂”湿了就哭起来，说：“花褂褂凉了！”“花褂褂”凉了可不得了，阿三赶紧从厨房里跑出来，拿起抹布来给她擦衣服。二小姐澄子比较安静，在那里忙着化妆，脸上弄得花花绿绿的，阿三一看，顺手把澄子的脸也擦了，澄子一脸不高兴。

女主人打扫完书房，又来到卧室的纸门外边，我也跟着来到卧室。女主人说：“还没有起来？”说完，从门口跨进了卧室，一面用扫帚扫着席子，一面大声说：“你还不起来吗？”主人在被窝里听得很清楚，知道这下是逃不了啦，才轻轻地回答了一声：“嗯！”说着又呼呼地睡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女主人知道这种时候绝对不能放任她不管，又催促了一声：“你快起来呀！”

主人很不高兴，一脚踢开被子，瞪大了两只眼睛说：“吵死了，讨厌！”

“谁讨厌？你才讨厌呢！”女主人威风凛凛地说完，把扫帚把子竖在枕头上了。这时候，车夫家的孩子阿八在屋后哇地一声哭起来。

主人听到阿八的哭声，大清早的就动了肝火，突然腾地一下翻起来坐在被窝上。这样一来，什么精神修养，什么杉杨独仙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主人装出一副清静无为的样子吃完了早饭，然后穿上西装，要坐车到日本堤分署去。推开二门的格子门，主人问车夫：“你知道日本堤在哪儿吧？”

车夫笑嘻嘻地反问了一句：“你是说有妓院的吉原附近的那个日本堤吗？”样子很滑稽。

主人出门以后，女主人吃完早饭，督促孩子们赶紧去上学。

孩子们不慌不忙地说：“今天学校放假。”

女主人斥责说：“怎么会放假，快去快去！”姐姐敦子一动不动，说：“是昨天老师说的，今天放假。”

女主人觉得有些奇怪，于是从壁橱里拿出黄历来一查，果然是红字印着放假。女主人吃了一惊，说：“那你们乖乖地在家玩，别淘气！”

半小时以后，主人家来了一位女客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主人的侄女。这位姑娘的名字很好听，叫什么“雪江”，不过她的相貌平平，到处都能见到。

雪江小姐旁若无人地走进饭厅，一屁股坐在女主人的针线箱旁，说：“婶婶好！”

“哎呀，这么早就……”

“因为是大节日，所以八点半钟就匆忙地从家里起程了。”

“是吗，有什么急事吗？”

“没有，只是好长时间没有看望了。叔叔不在家吗？真难得！”

“……上警察署去了，很奇怪吧？”

“哟，去干什么？”

“说是今年春天的那个小偷已经逮住了。”

“就为这事去作证吗？真麻烦呀。”

“昨天警察来了，叫去领东西……”

“要是阿叔在银行存了钱，就不必要那些破东西了。”

“他哪有什么存钱呢！”

“以我看，和阿叔来往的人没有一个像阿叔这样的。”

“世界上就剩下他这一个怪人！又穷又古板。”

“托托铃木先生，叫他劝导劝导阿叔。像人家那样精通世故，日子过得多么舒适惬意。”

“可是你阿叔并不喜欢铃木先生这种人。”

“那末，那一位总可以吧，——那位，斯斯文文的——”

“是杉杨先生吗？”

“就是他。”

“杉杨先生是有点特别，好像劝服了你叔叔，不过……杉杨先生是你的老师吗？”

“不是。有一次我们贤德妇女会开会，请他来作过一次演讲。”

“都讲了些什么？”

“其实没什么意思，就因为杉杨先生的脸很长，像个天神，才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听他讲。”

三个孩子听到雪江小姐的声音，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两个大孩子高兴得直嚷嚷：“啊，雪江姐姐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女主人命令说：“都不要吵，安安静静地坐下来，雪江姐姐要讲很多很多故事呢。”

雪江小姐开始讲起来：“杉杨先生说：从前有一个十字路口，正中间蹲着一尊很大的地藏菩萨石像。那里正是车水马龙的繁华地带，所以对交通很不利。街道上的人们集合起来讨论，都认为必须想个办法，把地藏的石像移到路角去。”

“这是真事吗？”

“杉杨先生没说是真是假。——大家争了好长时间，一个力气大的人出来说，这个不难，看我的！他一个人走到十字路口，卷起衣袖，使劲拉那个地藏，弄得汗流浹背，地藏还是一动不动的。”

“敢情那个石地藏沉着呢！”

“是呀，那个大力士累得精疲力竭，就回家睡觉了。人们又商量起来，这次有一个最聪明的人出来说：让我来试试。他在饭盒里满满地装上豆沙包，对着地藏面叫道：请到这边来，我给你豆包吃。谁知道那个石地藏仍然一动不动。聪明人又倒了一壶酒，端到地藏面前说：喂，你不想喝吗？想喝请到这边来！据说逗了三个小时，石地藏依然不动！”

敦子问：“雪江姐姐，地藏菩萨肚子不饿吗？”

“聪明人失败了两次，还不死心；后来他又造了许多假钞票，想把地藏引到路角来。可据说这也不灵。这地藏爷真是顽固透顶了。”

“这倒有点像你的阿叔。”

“唉，真是太像了。几年过去了，人们想尽了办法也没有移走那个地藏菩萨。当时，街上有一个叫做胡图崇的大傻瓜，平时谁都不搭理他。傻瓜看见这场混乱，出来说话了：你们这些东西乱闹些什么，难道好几年也动不了一个地藏吗？真可怜！”

“一个傻瓜，竟然有这么大的口气！”

“大家听了胡图崇的话，心想反正没什么希望了，就让他试试。胡图崇一点也不感到为难，飘然来到地藏菩萨面前，老老实实地说：地藏菩萨，街道上的人都希望您让开，您就不能让一让吗？地藏菩萨一听，立刻说道：是吗？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据说地藏菩萨说完就自己走到路角去了。”

“真有意思！”

“随后杉杨先生就开始演讲了。”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是的。后来杉杨先生说：‘今天是妇女聚合，我刚才讲的故事是有一些特别意义的。请你们原谅我的失礼，妇女们总有一个缺点，就是做事爱转弯抹角，绕许多弯路。各位女士一定要记住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办事的时候尽量地按照胡图崇那种直接的作风去做。一般来说，女性大多比男性不幸，这是由于女性计谋太多的缘故。无论如何学学胡图崇吧。’他就是这么说的。”

“哦，雪江小姐打算以胡图崇为榜样吗？”

“呸，我才不学呢！像金田富子小姐，听了就非常生气。”

“你说的金田富子，是住在前头横胡同里的那个富家小姐吗？”

“是呀，可时髦啦！”

“听说长得很漂亮，是吗？”

“也不过如此。要像她那样打扮起来，谁都会美起来。”

“那末说，雪江小姐要像她那样打扮一番，肯定比金田小姐漂亮一倍吧。”

“哟，讨厌死啦，我不知道！不过，她行事也太做作了，尽管家里很有钱——”

“总还是有钱好吧。”

“她那副傲慢无礼的样子！听说最近有个什么诗人，献给她一本新诗集，她到处张扬个没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概就是东风先生吧。”

“哟，真会凑热闹。寒月先生还不知道吧？下次他要来，你就把这些告诉他。”

“嗯，寒月先生在学校里整天磨球，恐怕一点儿也不知道。”

“寒月先生是真心想娶金田小姐吗？怪可怜的！”

“你说什么呀。有了钱，碰到难事也不用犯愁了，不是挺好的吗？”

“婶婶怎么动不动就是钱呀钱的，多不雅气呀！爱情不是比金钱更宝贵吗？要是没有爱情，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能长久地保持下去了！”

“是吗？那末说，雪江小姐将来准备挑个什么样的丈夫呢？”

“我还没想好呢！谁知道呢！”

这当儿门口有车子停下来的声音。阿三在门口大声说：“您回来了！”接过车夫手里的一个大包裹，主人踱着方步进饭厅。

主人向雪江小姐打招呼：“嚯，来了？”一边把手里拎着的酒瓶一样的玩艺儿扔在桌子上。

雪江小姐问：“好奇怪的酒瓶，是你从警察署带回来的吗？”

主人望着雪江小姐的脸，得意地说：“怎么样？式样不错吧？”

“我看不怎么样。您干吗这么老远的要个油瓶来？”

“谁说是油瓶？你根本不知道鉴赏，真是一窍不通。”

“那，是什么呢？”

“是个花瓶。”

“大肚子，小口子，也算花瓶吧？这也算花瓶！”

“美就美在这里，你太缺乏鉴赏力了。简直跟你婶婶一样无知，真糟糕！”主人说着，自个儿欣赏起来。

“总之是缺乏鉴赏力。可我们总不会跑到警察署去要这么个油瓶回来。婶婶，你说对不对？”

女主人像是没听见似的，眼睛通红地打开包裹，在那里检查失窃的物品，说：“真想不到，小偷也进步了，全都帮我拆洗干净了。你来看看！”

“谁说是从警察那儿要来的！因为等得不耐烦了，在那一带闲逛的时候发现的，你们大概是不懂的，这玩艺儿可是个珍品！”

“就算这玩艺儿稀罕，那阿叔都逛了哪些地方？”

“这个吗？在日本堤附近。吉原也进去看了一下，那地方真热闹。”

“阿叔是个教师，竟然去那个下贱女人呆的地方，真让人不可思议！是不是呀，阿婶，阿婶？”

“谁说不是呀。——怎么这些东西好像不够数？都领回来了吗？”

“就缺一箱山药。——本来叫我九点以前到，可我一直等到十一点钟。真正岂有此理！所以说日本的警察办事还不行。”

“要说日本的警察不行，到吉原去闲逛就更不行了。那种事情要让学校知道了，你一定要被解雇的。是不是呀，阿婶？阿婶！”

“谁说不是。——怎么？我的腰带衬里子不见了，难怪我总觉得不够数！”

“算了吧，算了吧！我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浪费了我半天宝贵时间。”主人说着，换上了和服，悠然自得地坐下，目不转睛地看他的花瓶。

两个女人在那里说说笑笑，不停地讽刺主人。主人虽然很不高兴，但还是尽量不说话，以免破坏了鉴赏的好心情。

正当这时，阿三在门口行礼说：“有客人来啦！”阿三的双手仍然是红红的。

主人抬起头问：“是谁来了？”

“是您学校里的学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主人起身去客厅了。

我的好奇心一直很强，为了探听消息，更好地研究人类，我悄悄地尾随主人来到了客厅。来客究竟是什么心？

我一看，原来是一位和雪江小姐不相上下，年龄也是十七八岁的男学生。他的头很大，头发剃得非常短，能清晰地看见头皮，鼻子像元宵似的，蹲在脸中央。

主人向前推了推座垫：“请坐请坐！”

大头先生却呆呆地站着没有反应，嘴里“嗯”了一声，好像老老实实的。

主人受不了这种沉默，问：“你叫什么名字？”

“古井……”

“古井？古井什么？名字呢？”

“古井武右卫门。”

“古井武右卫门——哦，这名字好长哟！这不像现在人的名字，倒像是个老年人的。是四年级的学生吗？”

“不是。”

“三年级的？”

“不，是二年级的。”

“是甲班的？”

“不，是乙班的。”

“乙班？我可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呵。”主人若有所思地说。

事实上主人并非不认识这个大头，但因为他刚逛了一趟吉原，心里不坦然，万一这个学生是来请自己辞职的，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所以主人有些不踏实。

主人觉得已经躲不开了，只好试探着问：“你是来玩玩的？”

“不是的。”

“是学校里有事？”

“嗯，只是想跟您说一下……”

“哦，什么事？就请说吧。”

可是，武右卫门仍然低着头，什么也不说。

本来武右卫门是中学二年级学生里能说会道的一个，虽然智力没有大头那么发达，但在乙班里，口才的确是呱呱叫的。前几天在班上，他问主人：“哥伦布这个人用日本话怎么说呢？”主人回答不上来，被武右卫门弄得目瞪口呆。今天，这个武右卫门说话吞吞吐吐的，主人觉得其中必定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有些难说……”

武右卫门仍然耷拉着他的大脑袋。主人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事，只好温和地说：“反正没别人在场，说出来没有关系。”

“真不要紧吗？”武右卫门还有些犹豫地问。

主人轻率地表示：“没事儿，你就说吧。”

“那我就说了。”大头抬起头看了主人一眼，这时我发现大头有一双三角眼。

主人鼓起腮帮子，嘴里一直往外吐朝日牌香烟。

“实在是……弄糟了！……”

“怎么回事！”

“因为我太着急了，所以来见您。”

“所以问你为什么着急呀！”

“本来我不想做的，可是滨田说就借用一下。……”

“你说的滨田，是滨田平助吗？”

“是的。”

“他向你借了什么东西？”

“不是东西，是我的名字！”

“滨田为什么要借你的名字？”

“送情书。”

“送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说别用我的名字，我可以替他去送信，他不同意，仍要借我的名字用一下。”

“真把我搞糊涂了。到底是哪些人干了哪些事？”

“送去了一封情书。”

“送情书？给谁的？”

“我说不出口。”

“谁去送的情书？”

“我不知道谁去送的，只是情书上署了我的名字。”

“乱七八糟，我一点儿也没听明白。情书到底是送给谁了？”

“就是……就是住在前面横胡同里的那个叫金田的小姐。”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金田小姐太时髦太自以为是了，所以送情书给她。——滨田说情书上没有名字不好，我就说署他的名儿，他说他的名儿不好听，说是古井武右卫门的名儿好——所以，我就让他借用了我的名字。”

“哦，你和她很熟吗？”

“我从没有见过她。”

“简直是胡闹！”

“大伙儿都说她十分傲慢，目中无人，想跟她开个玩笑……”

“荒唐！信里写上我们文明中学的名字了吗？”

“没有。”

“总算好了。要是写上学校的名字可就糟了，那可是关系学校名誉的事情。”

“老师，您说学校会开除我吗？”

“这个嘛！”

“老师，我爸对我很厉害，我妈是个后妈，万一我被开除，就……”

“我看，就别那么胡闹！”

“本来是无意的。终于干出来了。会不会开除我呢？”武右卫门说着说着都快哭出声来了了。

女主人和雪江小姐早就在纸门背后听见了他们的谈话，这时禁不住格格地笑起来。主人却始终保持严肃的表情：“这个嘛！”“这个嘛！”真有趣。

正在这个时候，我听到格子门又响起来了，二门的纸门背后突然露出半个脑袋，叫道：“先生在家吗？”

主人正在对武右卫门反复说着：“这个嘛！”他想，到底是谁在那叫“先生”呢，他一看那不讲礼貌露出半张脸的正是寒月先生。主人坐着说：“是你呀，进来吧！”

寒月先生仍然只露出半个脸：“有客人吗？”

“没关系，进来吧！”

“我今天来，是想约先生一道出去走走。”

“去哪儿？赤坂吗？要是还去那儿，我可不奉陪了。上次算是走苦了，两条腿累得像棍子一样麻。”

“这次您放心吧！好几天没出去散步了，还是出去走走吧！”

“到底上哪儿？请进来说。”

“想去上野公园听老虎的啸声。”

寒月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武右卫门是给他未来的夫人寄情书的情敌，他向武右卫门先生欠了欠身，算是行了礼，然后在靠近走廊的地方坐下来。

“你说去听什么老虎叫，那多没意思！”

“现在去当然没什么意思。咱们先到别的地方走走，到夜里十一点钟左右，再去上野。”

“嚯！”

“那会儿公园里古树森森，不会很凄凉阴森吗？”

“比大白天要阴森可怕些。”

“于是，再选择树木多、白天也人迹罕见的地方溜达，不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觉会产生这样的心情，仿佛远离了尘嚣，迷失在深山野林里。”

“干吧要有那样的心情？”

“在那种心情之下，动物园里的老虎就突然吼叫起来了。”

“会有那么凑巧的事情吗？”

“准没错！去冒一下险怎么样？保证有意思。我认为，如果不是在半夜听到虎叫，就算不上听到了虎叫。”

“这个嘛！”——主人还是很冷淡。

一直在旁边羡慕地听着谈虎的武右卫门，一听到主人说“这个嘛”，立即想起了自己的事情，催问主人：“老师，我很着急，怎么办才好呢？”

寒月先生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头。

这时候，我离开客厅绕到饭厅里，想看看女主人她们在干什么。

饭厅里的气氛十分欢乐，女主人还在格格地笑着，一边在茶碗里倒上茶，说：“对不起，雪江小姐替我给他们上茶吧。”

“我？不去！”

“怎么啦？”女主人大吃一惊，突然敛住了笑容。

“不怎么？”雪江小姐做出一副厌恶的样子回答说。

“哎，你这孩子真怪！是寒月先生，你怕什么？”

“反正，我不想去！”

“你还害羞呀！”女主人笑着说，把茶盘推向雪江小姐那边。

“讨厌死啦！”雪江小姐边说边用手去推，一不小心把茶盘碰翻了。

女主人叫了一声：“你看你！”

雪江小姐马上喊道：“哎呀，真糟糕！”

我觉得这很有趣，像一场戏！

寒月先生不知道这事，还在客厅里说些怪话：“先生的纸门好像是新糊的，是哪位糊的？”

“是女人们糊的，不错吧？”

“好极了。是常来拜访的那位小姐糊的吗？”

“嗯，她也帮忙来着。她还自夸说，能糊这么好的纸门，有资格出嫁了吧！”

“是吗？”寒月先生仔细观察着纸门，说：“这个边挺平的，可右角上纸太大了，鼓出来了。”

“那是刚开始时糊的，后来糊的不是越来越好吧？”

“可不是嘛，技术上还是不太到家。那角上弯弯的曲线，用普通的方程式是无法表现出来的。”

主人敷衍了一句：“这个嘛。”

武右卫门看这情形，心里想再请求也不会有什么用。所以，他把他的大头贴在席面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就告辞走了。

“先生，那个是您的学生吗？”寒月先生问。

“嗯。”主人随便应了一声。

“好大的一个脑袋呀。挺有学问的吧？”

“哎，傻透了。竟然写了一封情书给那个金田家的姑娘。”

“哦！这倒真有些令人意想不到。”

“你大概有点不放心了吧……”

“没有。我倒是觉得很有趣！”

“简直荒唐透顶！”

“没事儿。先生是怎么教训他的，能说给我听听吗？”

“他说他最担心的是被学校开除。”

“是吗？别看他脑袋大，倒是一幅忠厚老实的样子。鼻子害怕得一扇一扇的，挺可怜。”

“你也像迷亭，尽说些风凉话。”

“这是时代潮流。先生就因为太古板了，什么事都过份认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简直是捣乱起哄，跟人家都没见过面就送情书，这还不傻吗？”

“还是救救他吧。如果把这个孩子开除，那些真正的坏蛋却被留在学校里，太不公平了。”

“这么说倒也有些道理。”

“那末，到上野去听虎啸吧？”

“老虎嘛！”

“去吧去吧。我最近不能陪你去别的地方散步，过两天我有要紧的事非得回故乡去走一趟，所以我想今天无论如何要跟先生一块儿散散步。”

“你要回家？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是的，有点事非去办一下不可。——总之咱们出去走走吧？”

“哦，那就出去吧？”

“那走吧，今天我请你。”

于是两个人一块去听老虎叫了。女主人和雪江小姐在也在家里咯咯地大笑了一番。

十一

今天主人家有个大聚会。客厅里坐满了人，迷亭先生和杉杨独仙先生在壁龛前下围棋；主人、寒月先生和东风先生则围坐在一起闲谈。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下围棋，所以特别好奇。棋盘上密密麻麻画了许多方格，只见迷亭先生和独仙先生一个执黑，一个执白，横七竖八地在格子上乱摆，还喊着什么赢了输了死了活了的，我根本不懂，但觉得人的确是个古怪的动物，就喜欢没事找事，自找苦吃。

“迷亭！你简直是乱下一气，竟敢往我的地盘进子！”富有禅机的独仙先生严厉地说。

“和尚下棋不会这样，我才不管这一套呢！”一向无忧无虑的迷亭先生为自己辩解。

“必死无疑！”

“死而后已。来这么一子！”

……。

迷亭先生和独仙先生你来我往，到了兴致很高的地步，而且互不相让，直吵得面红耳赤。我在一旁看着，觉得这两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真可笑。

这时候，寒月先生从怀里拿出三条光秃秃的干鱼，摆在榻榻米上。主人和东风先生盯着那几条干鱼垂涎欲滴。

过了一会儿，寒月先生说：“四天前，我才从故乡回来，这是一点土特产。”

主人拿起那条最大的鱼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特产？东京好像也不少。”

“您吃吃就知道了，可棒了！”

“吃是肯定要吃的。——唉，鱼头上怎么缺了一点？”

“上船的那天晚上，被老鼠咬的。该死的东西，竟然把我心爱的小提琴当作干鱼，也咬了一块！”

“真是一只大胆的老鼠！……你怎么不抱着小提琴睡觉？”

“太大了，根据不可能抱着睡。这鱼用盐水泡一泡还是能吃的……”

迷亭先生一看自己又要输棋了，忙扯着大嗓门跟这边搭起话来：“怎么，抱着小提琴睡觉？太浪漫了。东风！你应该把这种情调写进你的新诗？”

东风先生认真地说：“新诗这东西不像旧诗，不能随随便便就写出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独仙先生生气地说：“迷亭！该你下了。”

“你下了吗？”

“当然了，我在这儿又下了一个白子。”

“可不是——吗。那我就——我就——休矣，随便做个眼吧。”

“哪有这种棋？你简直是瞎蒙！”

这时候，东风先生钦佩地问寒月先生：“你是什么时候学拉小提琴的？我总想学，可听说这个东西很难学。”

“如果随便拉拉，谁都能学会；要想精通，可就不容易了。”

“那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

“在中学时代。——先生，我跟您提过吗？”

主人回答：“没有。”

东风先生问：“你跟哪位先生学的？”

寒月先生说：“没跟谁学，我是自学的。”

东风先生赞叹地说：“真是天才！”

寒月先生一本正经地说：“谈不上，谈不上！”

“我很想听听你是怎么自学的，谈谈吧，请不要再谦虚。”

“谈就谈。我可以谈吗，先生？”

主人说：“好，你谈吧。”

于是寒月先生开始谈起来：“当时，我还在乡下上学，穿着普通的草鞋，可见贫困、质朴到了什么程度，中学生里头根本找不到一个学西洋乐器的……”

迷亭先生插嘴道：“哟！在谈有趣的事了，独仙兄，咱们胡乱结束这一盘，怎么样？”

独仙先生说什么也不同意。迷亭先生讥讽地说：“这么呆板，哪像参禅的人。好，咱们来个一气呵成吧。——寒月，你上的那个中学，听说学生们都打着赤脚，是吗？”

寒月先生驳斥说：“没有的事儿！”

独仙先生还死死地盯着围棋，说：“这儿我非得补上一个子不可。”

迷亭先生说：“补、补、补，现在该完事了吧？——寒月，你在那种地方能学小提琴，真让人佩服——怎么，独仙兄，还要算输赢？你这个人真死板！我不是明摆着输了吗？”

独仙先生用手捏着他的山羊胡子：“不数数，怎么看得出来呢？……”

迷亭先生抢着说：“那就请你数吧，我可不干这种傻事。”说着离开座位，向寒月先生这么凑过来。独仙先生嘴里叽里咕啷在那里数着棋子。

寒月先生继续讲他的故事：“那个地方已经够糟的了，可那些人就更厉害了。”

迷亭先生说：“而且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海风的关系，那儿的人脸都是黑黑的。男人黑一点也就算了，可女人那么黑，怎么嫁得出去呢？”

寒月先生说：“那有什么办法？”

主人叹息了一声，说：“其实还是黑黑的好，白了就总是照镜子。总之拿女人没办法！女人是一种多余的东西！”

独仙先生和东风先生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寒月先生继续讲他的故事：“从我刚才所谈的情况看，你们完全可以猜想，我开始学小提琴是多么不容易。首先，买一把小提琴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东风先生同情地说：“那当然。那地方怎么会有小提琴呢？”

寒月先生说：“有倒是有的，钱也早已凑齐了，可就是不能去买。”

东风先生不解地问：“为什么？”

寒月先生说：“就因为那个地方太小，没见过世面。要是别人发现我煞有介事地买了一把小提琴，一定会对我群起而攻之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东风先生感慨万千地说：“真是自古天才多薄命呵！”

寒月先生说：“请你别再叫我天才啦！——于是乎，每当我路过小提琴店，心里就想：要是能买下来就太好了，把它抱在手里该是什么滋味呵！啊，想买；啊，想买！”

迷亭先生忍不住评论了一句：“还真热情！”

主人说：“真是太执着了！”

东风先生又是敬佩地说：“真不愧是个天才！”

只有独仙先生一言不发，用手轻柔地摸着他的山羊胡子。

寒月先生继续说：“想来想去。——先生！后来我终于一咬牙，买了！”

主人问：“怎么买的？”

寒月先生说：“有一天，村里的人都到温泉去游览、洗澡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假装有病在床。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今天晚上一定要去买心爱的小提琴。”

迷亭先生说：“这种做法也太天才了！”

寒月先生说：“我从被窝里伸出头来一看，离黄昏还早着呢！于是闭上眼睛又等了好长时间，睁开眼睛一看，还是阳光高照，而且纸门上有一条细长的影子晃来晃去的……”

主人急忙问：“是什么玩艺儿？”

寒月先生说：“是吊在屋檐底下剥了皮的柿子。”

主人问：“哦，后来呢？”

寒月先生说：“我只好起床，拿了一个柿子吃下去了。”

东风先生马上说：“柿子的事以后再说吧！”

寒月先生说：“后来我又上了床，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盼望天早点儿黑下来，可睁开眼睛一看，还是阳光高照，有一条细长的影子在那里晃来晃去的……”

主人性急地说：“又来了。”

寒月先生说：“先生别着急呀！我吃了一个柿子以后又上了

床，不一会儿又出来吃一个柿子。总之，到最后，我把屋檐上吊着的那串柿子干吃了个光。”

主人说：“这下总能够撑到天黑了吧？”

寒月先生说：“可是，天还是不黑，我……”

主人再也不耐烦了，大声说：“天要再不黑，我劝你还是干脆别再说了！”

寒月先生说：“要不讲，我会难受的。马上就要讲到精彩的地方了。”

主人说：“既然如此，你就讲吧！不过得让天色早暗下来。”

寒月先生没办法，只好做出了让步。他说：“好不容易到了黑夜，我离开住处，在南乡街上走了两百步左右，从鹰台街进了市区，穿过古城街，拐过仙石街，依次走过通街的一条胡同、二条胡同、三条胡同，然后是尾张街、名古屋街……”

主人问：“这么啰嗦，你到底买不买小提琴了？”

“那家卖乐器的金善商店，离这儿还很远呢！”

“总之你还是早点买吧！”

“遵命遵命。后来我走到了金善商店，看见店里店外一片灯光辉煌……”

迷亭先生问：“怎么了？”

“嚯，那把使人望断秋水的小提琴映现在朦胧的灯光里，圆圆的琴身，带着一种冷光，只有紧绷的琴弦上反射着刺眼的白色，映进我的眼帘……”

东风先生称赞道：“多美丽的叙述！”

“就是它！突然之间我全身颤抖，激动得两脚都站立不稳了！”

独仙先生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

寒月先生继续说：“我情不自禁地飞奔进去，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五元的钞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主人问：“终于买下来了？”

“且慢！这可是紧要关头。天刚刚黑下来，来来往往的络绎不绝。”

“还是没买。你爽快点儿行吗？”

“不，买还是买了。不过，事情总是不如人意，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主人听得不耐烦了，进书房拿了一本旧书出来，一个人在那里读了起来；独仙先生一声不响，自己跟自己下棋，把白子黑子摆满了大半个棋盘。

寒月先生说：“我因为怕被人发现，所以，我用一条头巾把脸给包严实了。我不顾一切闯进店里，说：我要买小提琴，店里的小伙计们吃了一惊，停下他们的谈话，不约而同地看着我的脸。我不禁举起右手，猛然把头巾拉了拉，把脸遮得更严实了。一个坐在最前面，瞪着眼睛注视我的小伙计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一声，站起身一下子拿下了吊在那里的三四把琴。我问多少钱一把，回答是五元二角。”

迷亭先生发现有些不对劲儿，马上问：“这么便宜！是小孩儿玩具吧？”

“我问他们价格是不是都一样，回答是都一样，每把琴都是精制而成的。于是我付了钱，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口袋包好小提琴，硬塞在我的外套里面。离开商店的时候，伙计们一齐高喊‘谢谢！’吓了我一大跳。走到街上一望，四周好像没有什么人影，但走了将近一百步，前面来了两三个家伙，嘴里吟唱着中国古诗，声如洪钟。这还了得，我赶紧拐进了另一条街道，沿着河堤走出药王师街，经过榛木村到庚申山脚，才回到自己的寓所。一看，已经是深夜一点五十分！”

东风先生又同情地说：“真是辛苦了！”

迷亭先生则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终于结束了！简直跟

唐三藏取经一样艰难！”

寒月先生却说：“这才刚开个头呢！”

迷亭先生问：“底下还有？”

“刚刚讲到最精彩的地方，让我再讲几句吧。”

东风先生说：“先生！您也来听听吧？小提琴已经买下了。”

主人问：“下面要讲卖小提琴吧？要这样，就没什么好听的了。”

东风先生回答：“刚买来怎么就卖呢？”

主人说：“要是不卖，就更没什么好听的了。”

寒月先生说：“真糟糕！东风，看来只有你愿听了。怪扫兴的！没办法，我赶紧把故事讲完吧。”

东风先生却说：“没关系，慢慢讲吧，挺有意思的。”

寒月先生说：“小提琴终于买到了手。可又遇上了麻烦……”

东风先生问：“是不是人太多，没地方拉？”

寒月先生说：“正是。但既然买来了，不拉手也怪痒痒的。于是，有一天晚上，我把小提琴夹在胳肢窝里，出了头，趿拉着草鞋刚走了两三步，一想且慢……”

迷亭先生问：“哟，又出什么毛病了？”

主人提醒了一句：“这次回去可没有柿子干吃了！”

寒月先生说：“请各位先生不要乱插嘴，对不起了！——东风兄，我走出门两三步又折了回去，把从老家带来的一块红毛毯包在头上……”

主人问：“你到底要上哪儿呀？”

寒月先生说：“请您认真听好吗？我又走出大门，已经是九点钟了。漫长的秋夜，我一个顺着庚申山道的羊肠小路往上走，来到一个叫‘大平’的地方。——所谓大平，在庚申山的南面，是一块六十丈见方的地方，正中有一块巨大的平坦的石头。因为四周都是崇山峻岭，只有一户采樟脑的人家住在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最后我来到了大平石上面，把毛毯铺开，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四周一片死寂，夜气蒸腾，我突然感到有点恐惧。”

独仙先生却说：“好一个太平的人间仙境！”似乎被吸引住了。

东风先生问：“难道那里还有什么狐狸精之类的？”

寒月先生说：“我迷迷糊糊地坐了二十分钟，这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声惊叫……”

东风先生“哎呀”了一声。

寒月先生说：“遥远的地方响起了长长的回声，回声和着秋风，穿过满山深秋的树梢。我受了惊的魂魄好半天才定下来……”

迷亭先生装模作样地捂着胸口道：“我的妈呀，怪吓人的！”

独仙先生向他使了一个眼色说：“这才叫‘大死一番天地新’呢！”

然而寒月先生毫不理解，继续往下说：“我定下神来，向四周望去，庚申山寂静如初。我想真奇怪，刚才是什么东西在叫呢？人的声音没那么尖锐，鸟叫没那么响，要说是猴子，——那一带没猴子。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脑子里乱作一团，毛孔突然都张开了，全身一会儿火辣辣的，一会儿冷飕飕的，两腿像牵风筝的线一样颤个没完。这可实在受不了。我猛地又重新蒙上了毛毯，又夹起小提琴，一溜烟跑到山脚下，刚到宿舍，就钻进被窝睡觉了。——现在回忆起来，东风兄，那真是狼狈不堪！”东风先生问：“后来呢？”

寒月先生回答：“故事说完了。”

“小提琴没有拉吗？”

“唉，都让那声惨叫给破坏了，想拉也拉不下去了。”

“可我总觉得这故事还没有着落似的。”

“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也没办法。”

迷亭先生笑着说：“你可真会编故事呀！”

主人却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句：“总而言之，到山上去拉什么小提琴，简直是鬼使神差！”

紧接着，独仙先生叹息说：“真可惜，只有一条好汉在那个仙境里谋生！”这句话，恐怕谁都理解不了。

停了一会儿，迷亭先生改变了话题：“寒月兄，你近来还是一天到晚磨球吗？”

寒月先生说：“不，最近我回了一趟家。我算是腻了磨球了话儿，以后也不想干了。”

主人皱了一下眉头问：“怎么？你不想当博士了？”

寒月先生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博士吗？喔喔！当不当无所谓。”

主人问：“那你跟金田家的姑娘怎么结婚？”

寒月先生说：“结婚？咦！”

主人说：“咦什么，不是都订婚了吗？”

寒月先生说：“我可没有跟金田家订婚，他们到处宣扬，那是他们的自由。”

主人说：“这可太荒唐了！”

寒月先生忍不住笑起来：“嘻嘻嘻，我已没必要当博士啦！”

迷亭先生惊奇地问：“为什么？”

寒月先生平静地回答：“不为什么。我已经讨老婆了。”

迷亭先生叫道：“哎呀，这可真伟大，居然秘密结婚了。苦沙弥兄，你听到了吧？”

主人就像审判官在审犯人似地问：“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结婚的？”

寒月先生回答：“就是这次回家办的。”

主人又问：“这么说，你老婆的脸也是黑黑的？”

“是的，漆黑漆黑，正好和我是一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你打算怎么跟金田家说呢？”

“没什么好说的。”

“有些不合情理吧？”

“我从来没向她家提过求婚的话，所以不声不响的也没关系。再说，我虽然不去说，恐怕人家收买的暗探，早把各种情节毫无遗漏地听去回报了！”

主人一听到“暗探”二字，脸立刻变了色，大概又想起了以前那些不愉快的事，于是嘱咐寒月先生：“哼！说得对，别跟金田家说了。”

接着，几位先生把话题一转，谈到“死”这个永恒的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独仙先生最有发言权，他慷慨激昂地说：“自古以来，才子死于才，智者毁于智；像苦沙弥兄这样的急躁症患者，只要敌人善于利用他急躁的弱点，引诱他冲出来，很容易中敌人的诡计……”

迷亭先生拍手叫“好！好！”然后又问：“那末，金田那样的家伙死于什么呢？”独仙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大概金田的老婆要死于鼻子，金田这家伙死于罪恶，他手下的人死于暗探。”

迷亭先生又问：“金田家的小姐呢？”

独仙先生回答：“小姐嘛？——我从未见过那位小姐，大概是穿死、吃死，要不就是喝死之类吧。反正她不会为了恋爱而死亡。”

东风先生因为向那位小姐献过诗，所以提出了抗议：“你说话太过尖刻了吧！”

独仙先生玄妙地说：“所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达不到这种境界，的确是‘苦海无边’。”

主人说：“总而言之，像这样文明下去，我可实在活不下去了！”

迷亭先生单刀直入地说：“那就请你死吧！”

主人又固执起来：“不想活，就更不想死了！”

谈来谈去，无非是人生苦短的无聊言语，我都听腻了。大概几位先生也谈腻了，于是又骂起了女人，还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话，说什么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最可怕，第一是火，第二是水，第三就是女人。

不过，寒月先生因为刚结婚，并不赞成这种观点，所以他说话不多。迷亭先生则因为没结过婚，对女人了解不多，也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于是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看还是适可而止吧，嫂夫人也该回来了。”

迷亭先生话音刚落，就听到从饭厅里传来了女主人喊女仆的声音：“阿三！阿三！”

迷亭先生说：“这下可糟了，喂，嫂夫人一直呆家里！”

主人笑呵呵地说：“那有什么！”

迷亭先生叫了起来：“大嫂，大嫂！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饭厅里静悄悄地，没人答话。

“大嫂，您听到刚才我们说的话了吗？喂！”

仍然没有人回答。

迷亭先生想推托责任：“刚才那些话都是人家外国人说的，苦沙弥兄并没有那个意思，请您放心吧！”

女主人从远处抛过一句简单的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

迷亭先生马上说：“我也是因为不知道，才那么说的，太对不起了！”说完放声大笑起来。

正当这时，二门咔嚓一声打开了，紧接着一个人咚咚咚地走进了客厅，我一看，是多多良三平先生。主人家这下真是群英荟萃了。

多多良先生今天和往常不一样，竟然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外套是一件黑礼服，西装革履的，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且他还拎来了四瓶啤酒。他把酒放在寒月先生拿来的干鱼旁边，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就“扑通”一声，盘腿而坐。这样子像个地地道道的武士。等坐定了，多多良先生才开口说：“先生，您的胃病近来好些了吗？总这样呆在家里不太好吧！”

主人说：“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这样了。”

多多良先生说：“脸色可不太好喏。先生的面色焦黄。这可是钓鱼的好时节。从品川租上一条船喏——上个礼拜天我就去过一次。”

主人问：“钓到鱼了吗？”

多多良先生回答：“什么都没钓着喏。”

主人说：“那还有什么意思。”

多多良先生说：“‘养浩然之气’喏！怎么样，先生？”接着又对各位先生说：“你们去钓过鱼吗？可有意思喏！驾着一艘小船，在大海上飘来飘去。”

迷亭先生接过话头说：“我倒想坐一条大船在小海上来来回回地乱荡。”

寒月先生是这样回答的：“既然钓鱼，要钓不到几条鲸鱼或者美人鱼，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多多良先生说：“那能钓得着吗？文学家就是这么没有常识！……”

寒月先生说：“我可不是什么文学家。”

多多良先生开始卖弄起来：“是吗？那您是什么家喏？反正，像我们这种在公司做职员的人最要紧的就是常识喏。——先生，近来我的常识可是丰富起来了。所谓‘近朱者赤’喏，到了那样的地方，自然就变得那样了。”

主人问：“哪样了？”

多多良先生说：“比方说抽烟喏。要是抽‘朝日’牌‘敷岛’牌的就掉价喏！”一边说一边就掏出进口的埃及烟，自得其乐地

抽了起来。

主人问：“你有那么多钱挥霍吗？”

多多良先生回答：“钱还没有喏，反正早晚总会有的。要是抽这种烟，威信就大大的不同喏！”迷亭先生对寒月先生说：“这比寒月先生磨球的话儿轻松多了。”

还没等寒月先生开口，多多良先生抢着说：“您就是寒月先生喏？您最后还是没当博士吗？就因为您不想当博士，所以我要了。”

主人问：“要了什么？”

多多良先生得意地说：“要了金田家的小姐呗！说起来真有些对不起喏，可人家追着我说娶了吧娶了吧，最后我只好答应下来了。真有点对不起寒月先生喏！”

寒月先生体面地答了一句：“请不必介意。”

主人则含含糊糊地说：“愿意要就要，没什么吧。”

迷亭先生却兴高采烈地说：“刚才我就说过准有人要，可不，——东风兄，你又有东西可写了！”

多多良先生说：“您就是东风先生吗？我结婚的时候，请您写点东西吧？我们一定铅印出来分发到各处去喏，还希望您投到《太阳》杂志去。”

东风先生问：“您什么时候要呢？”

多多良先生说：“什么时候都行。不白请帮忙的，婚礼时一定会请你参加的。——您喝过香槟酒吗？味道美极喏。——先生，我还准备请个乐队，在座的先生有擅长音乐的吗？”

迷亭先生替主人说：“落选的寒月先生是小提琴高手。只是，用香槟酒恐怕是请不动他的。”

多多良先生说：“要说香槟喏，四五元一瓶的可不行。我要请，就决不是那种便宜货喏。你就替东风先生的作品谱曲吧？”

寒月先生说：“一定作！不请喝香槟也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多良先生说：“但是一定要答谢的呀。用这个答谢好不好？”说着，就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七八张照片来，有半身的，有全身的，个个都是妙龄女郎。

多多良先生指着照片说：“漂亮吧，先生，我可以把她们作为谢礼，介绍给寒月先生和东风先生喏。”说着，硬把一张照片塞给寒月先生。

寒月先生说：“好漂亮好漂亮，一定求你给我介绍介绍。”

多多良先生又塞过去一张问：“这个怎么样喏？”

寒月先生说：“这个也漂亮极了，再给我介绍介绍！”

多多良先生问：“介绍哪一位？”

寒月先生回答：“都给我介绍介绍！”

多多良先生说：“你真多情喏！——先生，这一位是博士的侄女儿！”

主人瞪大眼睛问：“是吗？”

多多良先生兴致更高了：“这一位的性情直介没得说，别看只有十七岁喏。——要这一位，有一千元的赔嫁喏！——这一位是县长的千金……”

寒月先生急不可待地说：“我都要了，行不行？”

多多良先生觉得寒月先生太缺乏常识了，于是说：“难道你是一夫多妻主义者吗？”

寒月先生却调侃地说：“多妻主义倒不是，我是一个肉食主义者。”

主人一看话题又扯远了，下了一道命令：“赶快收起那些玩意儿。”

多多良先生好像还不死心，又追问了一句：“那末说，是一个也不要喏？”很不情愿地把照片一张一张收进了口袋。

主人问：“你拿啤酒来是怎么回事？”

多多良先生说：“这是一点礼物。请先生品尝品尝。”

主人拍手叫女仆来，把瓶塞打开了。这样，主人、迷亭、独仙、寒月、东风五位先生恭敬地举起酒杯，共同祝福多多良先生的桃花运。

多多良先生非常愉快，说：“我邀请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参加我的婚礼。都愿意出席吗？肯定都愿意的喏！”

主人煞风景地回答：“我不太愿意。”

多多良先生说：“为什么喏？那是我的终身大事喏。先生，你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哟！”

主人说：“我就不去！”

多多良先生说：“您是不是没衣服穿喏？先生，我会想办法给您买礼服喏。去吧，我会介绍一些名人给你认识的。”

主人推托说：“你就别费心了！”

多多良先生问：“您的胃病不是快好了吗？”

主人说：“不好也没关系。”

多多良先生无可奈何，只好说：“您非要这么固执的话我也没办法。——您怎么样？”

迷亭先生说：“我吗，当然去啦！铃木先生是你的媒人吧？太遗憾了！”

多多良先生又问：“您想说什么？”

独仙先生说：“一竿风月闲生计，人钓白苹红蓼间。”

多多良先生问：“这是什么喏？是唐诗吗？”

独仙先生回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多多良先生说：“不知道？真糟糕喏！——寒月先生和东风先生一定出席喏？”

两位先生满口答应“一定一定！”

这时，多多良先生显得春风得意，说话也更加流利了：“这才叫人生的快事呵！先生，有生以来我还没这么愉快过呢！再来一杯！”说着，自个儿喝起来了，结果用自己买来的酒把自己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满脸通红。

秋天的白昼很短，这时已近黄昏了。火盆里的烟蒂简直是不可计数，而火盆里的火却早已熄灭。虽然这帮人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此时此刻也已觉得兴味索然了。独仙先生首先站起来说：“不早啦，该回去了。”其余的人也都跟着说“该回去了”一个接一个走出了客厅。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仿佛一场杂耍戏刚刚演完的样子。主人吃完晚饭，又钻进了书房。天气渐冷，女主人扣紧了衬衫的领子，在饭厅里缝补衣服。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女仆阿三出门洗澡去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生活了两年，我已经成为一只见多识广的猫了。我懂得的东西越多，就越觉得人类的可悲。比如独仙先生，虽然他做出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其实仍然是一个凡人，不能从地面上飞起来。迷亭先生也许无忧无虑，然而他的世界与别人的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不能自在地生活在一幅图画里。至于寒月先生，最后还是停止做博士梦，去家乡娶了一个黑老婆。东风先生恐怕在十年后，才能明白他向人乱献诗歌是可笑的。铃木先生永远是个滚来滚去的人，滚来滚去肯定会沾上灰尘，但愿他的运气不错。而多多良先生，只要他一生都能请人喝香槟酒，就是他的最大幸福了。秋天的落叶已经覆盖了大地。我是一只猫，也懂得万物不免一死这个道理。主人迟早会因为胃病死去；金田老爷贪婪而且凶狠，已快性命难保了……。我们猫儿要是不多加小心，肯定也会死去。多可怕呀！想到这里，我感到非常郁闷。那我干吗不喝点多多良先生的啤酒，轻松一下呢！

我绕到厨房。寒冷的月光此时正照着那两杯液体，我不顾一切地把舌头伸进杯子里，巴答巴答地舔起来，好苦呵！

正当我想把舌头缩回来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良药苦口”这句话。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又把舌头伸进杯子里。睁着眼睛不太舒服，我索性闭上眼睛，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了。

第一杯将尽的时候出现了奇迹，奇迹出现了：我的舌头不发麻了，而且心里再也没有任何痛苦。我毫不犹豫地又喝完了第二杯，顺便把撒在盘子里的啤酒用舌头收进了我的肚子，干净得像用抹布擦过一样。

然后，我在桌子上坐了一会儿。渐渐地一阵暖意遍布了我的全身，我的头开始晕眩起来。我直想唱歌、跳舞，想骂主人，想用爪子抓金田老头儿，想咬金田老婆的大鼻子。我摇摇晃晃地走到外面，又想跟月亮姐姐交谈，多高兴呵！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无所畏惧，什么都挡不住我的脚步。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扑通”一声，哎呀！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失去了知觉……

等知觉恢复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发现我掉在一只大水缸里了。我浮在水面上，浑身酸软无力。我挣扎着，竭尽全力想爬出去。可是，缸壁太滑了，看来我是爬不出去了，只能永远漂在水上了。

渐渐地我又觉得自己飞起来了，一直朝遥远的星空飞翔，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愤恨，像一只色彩斑斓的大鸟飞进了那不可思议的太平世界。

我死了。

我一直连名字都没有。